萬古的呼喚—金剛經妙義

目次

6 **前　言**

《緒論》

12 **序**
發大乘心，自然相應 / 開發內心的金剛 / 建設祖師禪林的真實義

24 **釋《金剛經》經題及其精神**
神變莫測，金剛大用 / 實證般若，當下彼岸

32 **《金剛經》譯者及背景簡介**
優美流暢的譯文 / 佛儒的生命落實

《上卷》

46 **法會因由分第一**
念佛恩德，善體佛意 / 平實生活的不思議 / 智照生命的圓實

60 **善現啟請分第二**
佛陀的護念 / 承擔佛陀的付囑 / 云何降伏其心？ / 著相即非

78 **大乘正宗分第三**
眾生無邊誓願度 / 心光恆久遠，此願永不變 / 不可著相發心

90 **妙行無住分第四**
無住妙行 / 三輪體空行六度

98 **如理實見分第五**
不沾一塵，不捨一行 / 穢土成佛 / 著相非淨土

110 正信希有分第六
力行生正信 / 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 / 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
十年磨一劍 / 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 / 既渡捨舟

128 無得無說分第七
說聞俱寂 / 無證無得 / 賢聖以無為法而有差別

136 依法出生分第八
無為法的深度與廣度 / 隨拈一法，皆四句偈 / 無相布施

144 一相無相分第九
無智亦無得 / 阿蘭那行

152 莊嚴淨土分第十
日新又新 / 劉邦的「無我」 / 嚴淨國土，成熟眾生
造神運動 / 念念清淨心 / 熱殺閻梨，冷殺閻梨

174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
真大吉祥 / 不落有為，不落無為 / 文化遺寶

184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
第一希有 / 生命塔廟 / 汝即金剛

《中卷》

200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
依教奉行 / 好甜的波羅蜜 / 朝禮祖庭 / 實相無相無不相

216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
空生淚泣 / 信心清淨 / 第一波羅蜜 / 無住生心 / 涓滴成河

236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
沙彌前行 / 持經功德 / 流通普及 / 功德不竭

254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
為人輕賤 / 改過遷善

266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
燃燈授記 / 將頭臨白刃 / 尺短寸長

280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
五眼無眼 / 三心無心

《下卷》

290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
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

296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
妙色無相 / 見佛見鬼

304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
真語非語

310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
無欲則剛 / 當下空寂

320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
平等差別 / 執善非善 / 善來比丘！

330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
自家珍寶

334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
願力無窮

342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
是人行邪道

348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
執空執有

356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
畢竟空寂 / 趙州行腳

364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
唯人自鬧 / 西天取經

372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
妙合無合 / 法界一心

382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
還諸天地

390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
皆大歡喜 / 夢幻泡影 / 一朝風月

《附記》

406 許老夫人的佛事

前言

這本《金剛經》講記，是在許美真居士的勸請下，於二〇一二年元月九日至十六日，以八天的時間，講完於祖師禪林。在此之前，我雖也講過《金剛經》等經典，但都沒有整理成書，迄至今日為止，所出版的都是關於參禪念佛或祖師語錄的開示。因此，這本經典講錄的出版，也就格外具有意義了。

太虛大師曾經指出，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。我也常說，漢傳禪法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，純粹而直截，並以大悲願，興起如幻的度生事業，最能代表大乘佛法的精神，也正是佛陀行化人間的本懷。回溯中國禪宗的興起，又與《金剛經》最有淵源，因為六祖惠能，便是聽人誦讀《金剛經》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法句，而豁悟本性的，而其所說之無念、無相、無住的頓教法門，也都是以《金剛經》為根本。

禪宗在六祖之後，一花開五葉，形成五宗七派，在唐宋

時代盛極一時，至於明清、民國，漸趨衰微，代代相傳的漢傳禪宗法脈，幾乎斷絕。幸而近幾十年來，在幾位佛教大德堅苦卓絕之努力下，稍見復興之跡象。家師聖嚴法師更創立「中華禪法鼓宗」，提倡「從禪出教，藉教悟宗」，觀念與方法雙管齊下，期能重現漢傳佛法及禪法的活潑生機。儘管如此，世人對祖師禪法此一先人之寶貴精神遺產，知之者仍相當有限，更談不上深入的了解與運用，漢傳頓教禪法的命脈，仍然不絕如縷。因此，凡是關心漢傳佛教及普世人類命運之人，都應該深刻警惕。

「藉教悟宗」中的「教」理，便是觀念的指導。我個人相信，《金剛經》在教理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，尤其在禪法的體系內。家師原來的農禪寺新近改建落成之水月道場，更以鏤刻方式於整排牆面上，呈現出整部《金剛經》的內容，氣勢恢宏，足見他想藉此引起大眾對《金剛經》的重視，並傳遞一個重要的訊息，即真正的佛法與禪法之修行，

必須以《金剛經》為根本依據。那麼《金剛經》究竟蘊含什麼真實義呢？這便是我在講述此經時所力求呈現的。

實際上，《華嚴經》中記載佛陀證得菩提後，所說的第一句話便是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 ...」。可見眾生心性，原來與佛一樣圓滿清淨，其所有的問題，都來自於自我的妄想執著，以致於身心無法安頓，而有生死、煩惱等種種障礙。佛陀在《金剛經》裡的諄諄教導，便是在層層破除我們的種種執著，破一切相，破一切執。五祖弘忍也說，修行人必須「識自本心、見自本性」，又說「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！」

在此姑且不論學術研究者的問題。一般而言，已進入佛門、對三寶有信仰者，甚或已開始修行者，問題仍然甚多，可說是「不執有、即執空」，大抵皆流於著相修行，甚至於盲修瞎練，所以多年努力，徒勞而無功，總是在原地打

轉，虛度人生。所謂「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」，今雖有幸已得、已聞，卻無法真正從佛法受益，殊為可歎可惜！

《金剛經》說，必須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以無相行於布施、忍辱及種種善行，才能與般若智慧相應，證得無上菩提。經中並以無量恆河沙等譬喻，來較量有相善行與無相清淨行的功德，說唯有後者，才有無量無邊的功德。所以我在這本書中，也處處指出，《金剛經》的宗旨，在幫助大家證得般若智慧，悟入諸法緣起性空，相應於無為的實相，以及自己本有的清淨心。我希望真正修行參禪的人，不只是在身心上用功，一直掉落在相上，而能直指心源。

《金剛經》主要也是在指導菩薩如何行菩薩行。菩薩的主要事業在於嚴土熟生，也就是莊嚴國土，成熟眾生，而經中說「滅度無量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，「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」，「莊嚴佛土者，即非

莊嚴，是名莊嚴」，在在都指出中道的究竟實相義，以及空的積極面，也就是由於性空，才能建立一切法，並顯現出種種妙功德、妙作用。經中又說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及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。溪聲山色、一花一葉，無非悟入之處。一旦徹底悟入，心即得自在，便可立處皆真，在生死中隨處作主了。

這本書講述的結構，包括經文之前的〈序〉、〈釋《金剛經》經題及其精神〉、〈譯者及背景簡介〉，以及本文的三十二分。這些章節是南北朝梁昭明太子所分的，頗有提綱挈領、點出各章節重點的作用，便於了解與記憶。我的講述，大體也是從禪法的角度來說明與發揮，文字盡量淺顯，以免以詞而害意，也讓讀者易於掌握《金剛經》之真實意涵，並依教奉行，而在心性上真正獲益，同時也能「為他人說」，分享佛法的真實利益。即使未得慧眼，也能將《金剛經》之正知見當作一根拐杖，在日常生活中隨

時觀照、應用，再輔以祖師禪法的鍛鍊，待機緣成熟，便能相應與契悟。至少在修學過程中，不致於遭遇到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」般的危險了。

《金剛經》內容豐富，智慧之語俯拾皆是，真正是佛陀大乘教法的心髓。至盼真心研經學佛的人，在閱讀本書之餘，勿流於「口說般若，心不行般若」之弊病，能踏出第一步，從自我中心的淡化開始，慢慢消融堅固的我執，發菩提心，不為己求，幫助更多眾生出離苦厄，體認本具之真實生命。願法界眾生，念念不離禪悅，皆大歡喜！

最後，本書從語音檔的聽打，到文稿的整理、潤稿、編輯，經過好幾位居士的盡心合作，我要對他們的辛勤付出，表示由衷的感謝。我也要感恩許美真居士，對此書印刷出版的熱心贊助。她的孝思，也是佛性的自然流露，應可做為普天下為人子女者的模範。

序

發大乘心，自然相應

大家都知道，開悟在《楞嚴》，成佛在《金剛》。自從唐朝五祖以《金剛經》教導眾生修行，禪法遍行全中國後，世人甚至連往生超度的法事上都會誦念《金剛經》，就是認為它有最大的功德，所以我們常說《金剛經》最尊貴、最第一。

許多經典也常讚歎般若是諸佛之母，因為一切諸佛都是從般若而出，所以般若部的經教很多，大概佔了《大藏經》經部的一半以上，《金剛經》只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裡的一卷，其他還有《光讚般若經》、《仁王般若經》、《文殊問般若經》等。

那麼，《金剛經》是講給誰聽的呢？經典裡說是為「發大乘心者」而說的。大乘、小乘有什麼差別？大乘是菩薩道，即認知身心煩惱是任何眾生都具有的，所以不是只希冀自己一個人成佛，而是包括有情、無情，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等所有眾生都能離苦得樂，因此要發廣大心、最深心，以度盡所有的眾生。如果只是像小乘修行者成就時所說的「此生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」，那就不算最深、最廣了。

因此，當我們研讀般若思想時，必須從心裡了解自己是否有這樣發心。若你念念只貪求身心感應或功德，就無法與經中的真實義理相應。小時候我常聽大人說《金剛經》很好，只要持誦就有大功德，一天念上多少遍就有多少功德，念完還要迴向，這樣功德更大！但問他：「為什麼有功德呢？」他只會說：是佛這麼說的。

我們不能說這樣的說法不對，但由於眾生對佛陀所說的道理沒有正確的認知，所以雖然讀《金剛經》，但仍著在身心相上，未能見到真正的實相。

佛法不共世間其他宗教之處，就在於空慧的思想，亦即一切法皆因緣和合，沒有真實不變的存在，但非斷滅、虛無的，而是說因緣和合時，在剎那間能組合成短暫的相，但每個法、每個相在每分每秒的因緣都和前一刻不同，例如我們的身體每分每秒都有千萬億個細胞生、千萬億個細胞死，沒有恆久不變的物相。

這就是佛法說的緣起空，它不同於斷滅或虛無的空，而是指沒有真實的身心或真實的我可執著。當我們認知自己這個生命時，由於多生累劫的習氣，加上第七意識的作用，便妄認有實際的東西存在。

《金剛經》的般若智慧與小乘緣起空的思想雖然相應，但在作為上有很大的不同。小乘修行者認定煩惱為實有、也認為解脫後所證得的了生死的智慧是實有的，這和佛陀究竟的緣起思想相反，因為一切法都是緣起空的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皆是如此，因此稱做色空不二、性相不二，這才是大乘佛法的道理。有這種認知，才算是發大乘心，也才能相應於這本經典。

大多數修行人一直不能證悟的原因，就是認為自己有實有的身心要去修行，有實有的煩惱要去斷除，有實有的證悟、果地要去成就。一直落在這種想法，就無法相應於緣起畢竟空的道理；因畢竟空故，而建立一切諸法。

我們在打坐時，往往只注重坐得好不好、身心變化是否自在安然、這支香煩惱輕或重，或是如何拜懺消業障，再不然就是認為「既然一切是空的，何必去修？」也就是我們所有的作為，都沒有建立在正確的知見上，對於佛法的修證，也沒有依照佛陀所說的去了知，只擷取一點、一面，就以為是全部。

這樣去修，很容易如瞎子摸象一般，以偏概全，所以一頭栽進去修行，有時反而比不精進、不努力的人問題更多。

例如很多人聽到祖師說「一句佛號就一切具足了」，就只專心念佛，而忽視其他一切作為；或者只管打坐，一坐就坐得昏天暗地，以為這樣就能開悟，但問他：「什麼是佛？」他便說不知道，問他：「身心怎麼安定？有什麼體悟？」也說不知道！這就是很大的弊病。

如果在每天的用功裡，無法少分和真實法相應，見不到

內在的美好，也不知道如何去善用佛陀的教法，來得到生命的真實寶藏，那你永遠是最可憐的貧子，因為你的身心常處在煩惱和計較分別裡。

因此，若有機會研讀《金剛經》，就要從自我的內在去真實感受，以明白如何將教理落實於生活中去應用，以提昇生命。因為佛法的修行不離世間一切法，世間法當下就是佛法，差別只在於你能否應用它，亦即你的心是否有所住著。若有所著，即落入世間法、生死法；反之，若能相應於《金剛經》的無相、無住、無念，一切法都是金剛妙法，即是菩提、真如、佛性。

這時，該以哪種智慧、身分度人或處世，就能相應去做，適當善巧的處理及對應。例如祖母看到孫子，就會表現出祖母的關心，講出來的話也會是小孩子最喜歡聽的。亦即在任何時候都能展現真實的智慧。我們之所以沒有這種智慧，就是因為我們展現出來的一切作為，都落在有相可住著，以及有求、有得的心態上。

開發內心的金剛

佛法所講的東西都不會超出我們的理智之外，問題只在

於我們的生命尚未開發，所以還無法相應或理解。若能真正開發出來，就會跟生命與佛法的不可思議相應。

早期我讀經教時，對其中所講的許多東西都覺得太過奇妙、不可思議，但後來跟隨家師聖嚴法師打禪七時，經歷種種體驗與狀況，讓我嚇了一跳，這才知道定慧不二、動靜不二、時空不二、人我不二等意涵，剎那之間，佛法講的很多修行體驗都不必用語言形容，當下就清楚覺察到，更馬上知道要放下它。

有了那些經歷及體驗之後，我對經教所說的東西就不再懷疑，尤其是當自己見到自心體性上的清淨圓滿後，就再也不會顛倒，對佛陀教理中的說法也就沒有疑問了。

很多人以為學習佛法就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所以一學佛就覺得苦不完。雖然佛法告訴我們，求解脫要有迫切的生死心，但你若落在事相上，心中生起種種貪求，就會很苦。

修行不要想著一定要去成就些什麼東西，而是要了解該怎麼出離，所以不要掉在相上的成敗得失去了解。要知道，一切因緣所生的諸法，當下都是如幻如化的流轉不絕，你的努力只是讓每個當下過得很真實，腳踏實地的走，結果如何

並不重要，因為最令人回味無窮的，其實是那段過程。

在我們回憶裡，生命中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的，通常是往日最辛苦的奮鬥過程。尤其到了我們這年齡，對許多失敗的經驗，回想起來刻骨銘心，就如李後主的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」，不論感情、事業、家庭，種種一切，都令我們「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」。

回憶少年的輕狂，中年的滄桑，晚年的悲愴，多少人總是掉落在這些感情的漩渦，痛苦哀怨一生，最後帶著無盡的愛恨情仇，莫可奈何的閉上雙眼。這就是最堪玩味的人生。但學佛後，若也是如此，那就枉為佛弟子，聽法、修行，仍然不能承當自己一切的苦難，內煉蘊化，涵養提昇，開發本有與佛無別的心智，完成菩提道業的修行，人成即佛成。不離世間煩惱，即出離解脫。

曾有一個砍柴的樵夫，在送柴火時，聽到有人誦《金剛經》，霎時如原子彈爆炸般，炸開生命的種種迷惘，並對人生有了真確的認知與抉擇。而我們每天看經誦經，為什麼還是茫然無知？

唐代門第等級森嚴，一個出身貧困的樵夫，既未受教育、

又沒有宗族依傍，只憑一己之力，要改變其命運實屬渺茫。但驚世駭俗的是，這位山林野夫，名不見經傳者，不僅獨力回天，改變其命運，更如麗日皋天，萬人景仰，千秋萬世以下，人人禮敬，實為千古難得一見。其本有的心量、德智究竟如何？究竟是什麼力量，使他在聽聞《金剛經》之後，就能有這般「轟動武林，驚動萬教」，沛然不可禦的聲勢與力量？

由此我們可以了解，佛陀所說的「人人本具如來之智慧德相」，確實是如此。並不是因為你的聰明才智有多高、也不是你了解的經教有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當下跟真實的本心相應！

我們現在所見都是自己的虛妄心。我們必須了解，自己本來具足種種智慧功德，只是沒經過訓練，所以展現不出這樣的能力；而有些人經過後天的努力，不斷去開發，就可以發揮並呈現出生命的不同面向，正如藝術家的作品呈現，就是經過自我磨練，而超出一般未曾受過訓練的人。

但佛法卻不是要你去向外學習、覓取、積累，因為這些都是本來就具有的，只不過我們要經由佛陀的教導來認清自己、並放下種種分別執著，以開發自己的內在，使美好、真

實的東西顯現出來，就像一顆鑽石，雖然本來品質就很好，但還要經過研磨設計，才能呈現出它最令人目眩心動的璀璨。

我們每個人都像佛一樣具足智慧德相，所以不必害怕不能成就，其實你當下就已經是佛，只是沒展現出和佛一樣的智慧功能。你只是顆原鑽。如果不是佛陀告訴你本質如鑽石，你可能棄之如敝屣，反而千辛萬苦向外去尋找本有的寶藏。

後天的努力當然需要，但若沒有先天的本質，則一切都是虛妄的。因此，所有的修行不過是告訴你本自具足，但要放下一切追逐、貪戀、執著。若能了解諸法是無相的，沒有實際旳相可得，知道它是因緣和合而成的，你就不會住著；儘管如此，你還是能珍惜一切因緣如幻的變化，知道每個因緣的可貴，而去把握、成就它，這樣人生就會活得很充實。

生命的內涵不在於一時的激情，但也不要讓它就這樣輕易過去。每一分、每一秒都要珍惜、並用心去經營，才能化平淡為雋永，而在雋永中不失其平實。所以日常普通的人情往來，只要有慈悲心、智慧、真實的關懷，一切就化為菩提道情。在冰天雪地中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進出佛門時，「莫嫌佛門茶水淡，僧情不似俗情濃」，誠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雖看似淡泊，但內含無盡的悲願，故能常以布施、愛語、利

行、同事等四攝法，讚歎關懷，把佛陀溫暖、無私的愛分享給一切眾生。這就是「須菩提問如何發心，佛陀告以：無論卵、胎、濕、化，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的真實義。

我們要把佛法用在真實的生活上，不要認為欲望就是生死苦惱，或者學佛以後感情就要很淡薄。佛法雖告訴我們不能執著於欲望，但若能認清欲望的真相，處處先以欲勾牽，藉此來接引眾生、成就眾生，這就是大乘菩薩不惜以恆沙珍寶、頭目髓腦行布施，而又不住著於功德相。也就是不離般若根本智的觀照，又能以種種方便善巧的後得智，教化眾生，但又能做到無眾生可度、無煩惱可斷、無智果可證。所謂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。亦如虛雲老和尚所說：夢中佛事時時要做，水月道場處處要建。

建設祖師禪林的真實義

我們祖師禪林要做的工作，就是把漢傳佛教的美好推展出去，但不是只在教理的分享，而是要從生命的實踐中去成長和落實。這當然不可離開佛陀寶貴的言教，但也不是做文字上的追求，而是去了解文字的內涵，從而以生命來和它相應，真正受用它。

學佛若能真實體驗到佛法，就會有無盡的願心去關懷眾生。家師常說：「佛法這麼好，知道的人這麼少。」就是因為他自己得到佛法的好處，但知道眾生不清楚，還無法受用；所以如何讓眾生也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就是我們的責任。未來祖師禪林要做的也是如此，但不能只靠我自己，而是要集合大眾的力量來共同成就。

佛陀在經教中給我們的教誡，以及聖嚴師父和我所講的一切，都只是助緣，主因還是在於各位自己的發心，因為法不由人授，端賴自己悟得。所以佛陀說要發最上乘心，就是指要有這樣的心志、有這樣的意願，才會成就。

我們都是佛陀的弟子，也都知道先師的慈悲願力，有責任把漢傳佛法的光榮傳統重現於世上。漢傳佛教的殊勝，確實是第一流的，它把佛法的義理中很多最純粹、真實、美滿的部分，化成生命的實證與生活智慧的運用。但祖師們留下的許多寶藏，我們都不懂得去珍惜活用，反而流於共世間宗教的祈福、消災、滅罪，或身心安定的追求。

一開頭先跟大家談這些，主要是幫助各位建立對佛法的真實信心，如此才能從佛陀給我們的教導中發掘真實的義涵，並相應於自己的生命去落實，否則所學的都只是最淺薄的；

這樣的學佛、修行，產生不了真正的信根。

所謂的信根，是指不動的信心及認知。沒有根，就生不出力量。這麼一來，你雖說自己是佛教徒，也在修學佛法，實際上卻像四處飄蕩的無主孤魂，那就很可憐了。

修行只是讓我們認清自己，讓我們究竟放下自己的妄想執著，使內在的生命能真實顯露。所以無論聽聞任何經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讓自己放下妄想、分別，這樣就能相應於無相、無住。能以無住的心來做事與處世，所表現及散發出來的就是願力，能成就一切功德。

《金剛經》是佛教很重要的寶典，我們研讀它，不要只是研究其皮毛，而要知道如何從中開發自己本具的寶藏，並落實於生命之中，這才是最有價值的！

釋《金剛經》經題及其精神

首先解釋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經題的意義。正如人之面貌，代表一個人的生命內涵及其精神，經題雖短，其作用亦復如是，讓人開門見山，豁然窺見經文的全貌。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，飲一滴而味同全水，所以不可不用心研究。如此一經之宗旨，方可了然於目。

神變莫測，金剛大用

「金剛」是帝釋天王的權杖——金剛杵，用它來形容，是表示此法所蘊含的智慧是無堅不摧的，因為般若就像金剛一樣堅固，而清淨的佛性以及般若的妙用，也如金剛般永遠不變、真實存在，並不會因為凡夫在六道裡輪迴，就減低其作用、或者不存在了。它們頂多只是暫時被掩蓋住而已，只要放下分別執著，體性上如金剛般堅固的妙德妙用，就能顯現。

只要能以般若的空性慧來觀照一切諸法，就不會住著在諸法的假相裡，不起貪瞋癡愛的分別心，煩惱也會因此而消失。因為我們身心的痛苦煩惱往往來自於自己的愚痴、分別、計較，當覺照空性的智慧妙用生起時，所有煩惱就像冰雪遇上太陽，馬上就融化了。因此佛陀用金剛來比喻性體的堅固、以及妙德妙用的功能。

雖然我們現在是凡夫，但體性所含藏的妙智慧、妙功能和佛是無二無別的，所以無論任何人，都要對自己有最大的信心，不要因一時的失敗、落魄就認為自己不行，變得消極頹唐。很多時候只是因緣條件尚未具足，自己要不斷去培養它、改造它，等到有一天外在的因緣具足時，與佛無別的性

體所具足的福德智慧，自然會放光動地！

同樣的，我們也不能看輕別人、不原諒別人的過失或愚痴，因為別人一時的過失或愚痴，只是當時的因緣呈現出來那樣的相而已。他現在展現出來的一切可能不如你，但哪一天因緣時節具足了，可能就會令你刮目相看。

由於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觀念，以前我們常認為，讀書讀到半途輟學的那些人很沒用，都是不良少年，沒有前途可言。但不少像賈伯斯、比爾蓋茲那些在全球科技界最有成就、最富有的人，都是大學的中輟生。這是因為他們不接受制式教學的限制，而且學習的時候並不是向外追逐，只是學他們想學習的、成就自己想成就的。

只要內涵是真實的，則不管從哪個面向進入，都能顯出其光采。但是若能深入真實法，則感受會更真確，所呈現的也會更全面化。就像聲樂家本來只想展現美妙的聲音，在藝術層面表現得更臻理想，但如果他能進入生命內在的實相，歌喉中就能帶有悲天憫人的情懷、蘊含著生命實相的情操，而能更感人，那也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音樂了。

以弘一大師為例，他未出家前溫柔多情，詩詞歌賦婉約

迷人，但出家後所展現的溫柔，不再只是一個對生命傷情的藝術家，反而對所有的眾生，展現出如慈母的春暉、愛妻的體貼，以及無微不至、深邃而又細膩感人的俠骨柔情。其深刻處，往往讓我們低吟徘徊，不由自已，如其毅然斷絕日妻之哀求再見一面；其悲壯處，不僅令我們扼腕落淚，同時蕩氣迴腸，心志為之一振，如其不畏暴力相加，斷然拒絕日人侵華時之媚求，告全國同胞，念佛不忘救國，同心抵抗日寇。

只要你了解、並且修行佛法，展現出來的面向就能相應於真實的生命。當它能相應於身心時，就要繼續發展，以更大的承當、智慧、勇氣、及堅苦卓絕的精神去貫徹，這樣才能成為大菩薩。

大多數人為何無法成就呢？那是因為大家雖然本來就具有種種的妙德和智慧，但往往在開始起步努力的階段，稍有所成就，就得少為足，自以為了不起，比他人所知更多，而不能繼續努力，所以無法如大師般展現生命的光采和熱度，頂多只是迷惑於一時的榮耀。

佛法不離世間萬法，只是，雖然同樣是過日子，但大家都是著相在過，平常吃飯都在起心動念，飯菜是什麼滋味也不曉得，睡覺時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很多東西都丟不下。相

反的，祖師悟到的是真實的本性，不住著於生活中的種種事相、也不刻意遠離，只是隨著因緣盡心去成就，與法相應，在平常生活中，也能顯出生命的真實內涵，肚子餓了就吃飯，累了就躺下睡覺，不會像我們千般計較，萬般思量。

禪宗的修行，不在多講，貴在日常生活中平實的落實；如起心動念，擬有作為，皆與實際相去太遠。所以凡有所說，皆落下乘，與道相違。從禪宗來看，講經也是有為造作，但為什麼仍需要講呢？因為，雖然一切諸法本自如如、本自清淨，但眾生還是不能相應，所以只好從有為的如幻假來修行，這就是「以幻治幻」，否則便悟不了。

實證般若，當下彼岸

我以前每天早上都會計畫當天要讀多少書、做哪些事，按表操課，但後來總是有失落感，因為在追逐的過程中神經緊繃，也會想獲得一些東西，但有時並不如己願；即便能夠獲得，後來也不一定滿足。

佛法的修行，若一開始沒有建立對佛法之真實道理的認知，而自以為很精進，落在相上用功，以有為、有求的心態去努力，可能就會帶來很多失望。縱然有了成就，也會覺得

自己了不起，生起傲慢心，而失去了原本的謙卑。所以佛法常說精進是魔事。精進的動力雖然能幫助我們達到某種成就，但還是落在相上，跟究竟的佛法不相應。

相反的，祖師禪的可貴就在於此。祖師禪的精進不是在求佛道的完成，而是在努力的過程中，善知一切因緣及身心狀況的轉變，不懈怠、不貪求，積極的面對自己，用佛法來轉變自己，但到最後仍然認為自己一無所得。以這種方式來相應於佛法和生命，修行就大不相同了。

通常一般人不管遭受何種打擊或困難，只要生活還有一個奮鬥的目標或有相可追逐，就會覺得生命很踏實。但佛法的東西不同，修行常常要和無我的空慧相應，所以當你越努力、心越安定時，到了某個階段，身心相會漸漸脫落，可是身心脫落後卻沒有生起相應的智慧，還以為這就是無我，就會掉入虛無的境界裡。

這也是般若的可貴之處。「般若」是梵文，翻譯成中文就是「智慧」，但不同於世間的聰明才智。佛法的般若智慧，主要是指了解諸法是由因緣和合而起、空無自性的道理，同時還要了知因緣不可思議，形成諸法的任何因緣當下就是圓滿、美好的，而一切眾生皆具的如來智慧德相，也不會隨因

緣的轉變而消失。

這不只是理解或知識，必須從自己實際的生命中去體證，所以能積極面對一切諸法，能夠去從事它，但又不執著或佔有它。這種智慧的體證及實現就叫做般若，也就是開悟。

每個人都具足般若，只要一念與諸法緣起性空之理相應，就能體悟六祖所說的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的涵義。當我們證悟自心的本性時，同樣也會講出這幾句話，因為這幾句話代表的就是開悟、般若。

六祖並沒有什麼超出我們的地方，和我們一樣都是鼻子在眼睛下面、眉毛在眼睛上面，所以大家不要看輕自己，認為自己毫無可取之處，什麼都不是。其實人人都與佛無二無別，只是我們沒將本性裡智慧妙德的光明顯現出來，所以還需要努力。

在努力的過程中，能使我們遠離生死煩惱，達到生命究竟實相的方法，就叫做「波羅蜜」。「波羅蜜」也是梵語，意思是「到彼岸」。但不要認為有此岸、彼岸的差別。一切諸法當下因緣和合，所謂「此岸是煩惱，彼岸離煩惱」，只

是一種形容詞。只要一念還掉在妄想分別之中、生死不斷，那就是生死煩惱、紅塵萬丈的此岸；反之，若一念相應於智慧，知道因緣當下空寂、諸法本自清淨，而佛性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，那就是到彼岸，也就是波羅蜜。

一切法都叫波羅蜜，但不可認為有波羅蜜這樣的「實法」存在。一旦認為它是實有的，而死命的抓住它去修，那就叫做「死法」。一切法都是因緣生、因緣滅，包括佛陀教導我們的一切教理經典，都並非萬能，都只是某種助緣而已。真正能讓我們成就以及到達佛地的，是我們自己！

這些都得靠自己的努力，然而，沒有助緣也成就不了。我們只須在任何時刻都觀照自己的身心狀況，然後藉著這些法的助緣，幫助我們出離當下的煩惱、分別和執著，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展現出本具的般若正因的妙用。

《金剛經》譯者及背景簡介

《金剛經》的譯者是姚秦的三藏法師鳩摩羅什。經典是佛陀說的，佛陀是印度人，是用當時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講經說法，可能是巴利文或梵文。

早期佛陀講經時並沒有文字記載，是聽講者默背後再口耳相傳。如果是中文就很困難，因為中文是由單音組成，不

利於記誦，而佛陀時代的語言比較像現在的英語或其他西方語言，是用拼音的，所以在音韻上連貫得起來。因此佛陀在講解一段議論後，會用便於記誦的幾句偈頌來串連，幫助總結前面較長的敘述和說明。

印度的《羅摩衍那》是世上最長的史詩故事之一，描寫神猴哈奴曼的故事，也曾拍成電視劇。中國的《西遊記》可能就是它的翻版。那麼長的故事，全靠遊唱詩人背誦記憶，然後到各地講說給大家聽，所以後來內容越來越豐富。

早期佛經也同樣是用記誦的。佛陀入滅後，雖曾集合上座部證果的五百位阿羅漢結集經典，但也不過是請阿難來複誦經與論，又請優波離複誦有關戒律的部分，再請在座的其他四百多人確認內容是否有誤。當時就是以這種方式流傳的。

但時間一久，經過時代的變遷，記誦的內容就難免有些不同，所以在阿難還未入滅之前，聽到年輕出家人複誦的經句已有錯誤，便上前指正，但年輕的出家人不願接受，還說：「這是我師父教的，我要回去問師父！」而他的師父竟說:「阿難年老了，記錯了。我說的才對。」

到了西元一世紀，佛滅後五百年，又有另一次的經典結集，那時開始有文字記載的經典出現，也流傳得更廣，得到利益的人更多，但部派之間流傳出來的經論多多少少有些不同。在經藏方面可能與原始佛教差異不大，但在戒律上的小出入就滿多了，而論藏上的解釋也略有不同。所以後來佛教各個部派林立，就是源自於對經典教理的解釋有差別，有時只是一點很小的不同，就會變成另一個部派。

原本經典的記載都是用印度的文字，所以佛法傳到中國時，並不是中文，而祖師也不是中國人。因此在中國的譯經事業，最早期是由一兩位大師，在殷富人家或皇親貴族的資助下，做小部分經典的翻譯。

優美流暢的譯文

到了姚秦時代，鳩摩羅什之前，在中國已有動用國家經費來組織及成立譯經的活動，因此中國譯經的可靠度、或在文字上的使用，比其他地方流傳的經典更加殊勝。例如經卷由誰來念、由誰翻譯成中文、又如何把它變成可讀性的文字，都有專人負責，分工合作。

羅什大師在逍遙園的譯經活動，除了西域的法師之外，漢地很多優秀的僧眾如僧肇、僧叡等，也有參與。譯經活動，從早期經典傳到中國後，就開始慢慢形成，一直到明朝都還在進行，只是後來的規模沒有早期那麼龐大、頻繁。今天我們還能見到，明朝邀請外國的法師來中國譯經的記錄。

中國的幾位譯經大德，在羅什之前有真諦、安世高等人，在他之後，則有玄奘、實叉難陀等人翻譯大乘的經典，而以羅什及玄奘的成就最大。

羅什在中國譯經史上地位崇高，影響深遠。現在大家最喜歡讀誦的經典，大部分是羅什大師翻譯的，包括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等。一般觀音法會中唸的〈普門品〉，是《法華經》中的一品，流通最廣，也是羅什所譯的版本；至於《金剛經》，在與玄奘大師所翻譯的版本對比之下，大家最後還是選擇羅什的譯本。

又例如羅什大師引進大乘的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等中觀思想，後來演變成中國教門下重要的三論宗，也就是天台、華嚴思想的基礎，乃至於禪宗也受其影響極大。禪宗若沒有立足於緣起空慧的基礎，則其所說的「本具的佛性」，就會變成外道所說的靈魂不滅或神性。所以要了解真

常唯心，或佛性本自具足、清淨如如，都要以緣起空慧為前提，也就是依中道思想來認知，這樣才能了解所謂的佛性本不生滅、本自清淨，與神我思想不同。

羅什的影響，主要在於把大乘般若思想的理論精髓引進中國，而真常唯心系的《法華經》也是他翻譯的，讓中國人愛讀不捨。以淨土法門來說，例如小本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經他翻譯之後，使人對彌陀淨土產生嚮往。

因此，嚴格說起來，中國所有宗門教派的修行，包括淨土念佛或禪宗參禪，都以羅什作為開創者。一般稱印度的龍樹菩薩為「八宗共祖」，羅什在中國也有相同的地位，無論是般若空、勝義有、或唯識思想，他都帶來很重要的影響。

早期中國人從佛法得到的受用，是來自小乘的解脫法，例如五停心觀、四念處，其重點在安定身心以及消災免難。這不是祈求佛的保佑，而是從修行禪坐、數息，以達到安定身心、治病延年的目的，後來甚至演變成咒語，各種修法走上類似道家的畫符或五斗米教的鬼神信仰。

直到羅什來到中國，並帶來龍樹的中觀派的大乘思想，才將中國原本著重身心安定、解脫、除病、或神奇作用的小

乘修法，慢慢轉化成智慧的觀照，讓生命從內在和佛法的緣起空觀相應。其主要的繼承者就是天台的止觀。天台宗根據羅什所翻譯的經教，將它建立成不共於小乘的大乘止觀修行，所以天台宗最早的幾位祖師，都把羅什當作該宗的祖師之一。

佛儒的生命落實

我們要感念祖師大德對經教的翻譯。他們的翻譯，使我們可以按部就班，依教理來轉變自己的分別、我執，並且建立對佛法的正知見，作為身心性命的正行，所以八正道的第一項就叫正見。有了正見、正思惟，身心才能安定。

以儒家思想為例，我們不能說它不好或不對，儒家主要立基於人間的倫理道德和個人的修身，講求從個人的人格修養開始，最後達到內聖外王的境界。然而，真正能夠成就的，人數很有限，因為儒家所說的道理只是一個輪廓和理想、以及一些條目，並沒有很精闢的說明應該如何從人格上去完成。

但佛教不同，它告訴我們該如何從身口意去修行人天功德，甚至成就出世間的解脫；而對生滅來去的轉變、身心體證的變化，都有完整的教理說明、以及修行方法和修證內涵，同時也有許多人親身經歷和體證過。這就是佛教最難得之處。

所以在隋唐時代，佛教的禪宗很興盛，主因就是來自祖師大德對於經教的了解。當祖師們了解經教之後，便將畢竟空、勝義有的般若中道義，轉化成與實際生活相應的智慧，而能與生命契合，演變成漢傳祖師禪獨具的特色！

早期達摩祖師來到中國時，曾說要找個不受人惑、不陷於佛陀所說的經典文字迷障者來傳法。為什麼？因為以《金剛經》為例來說，其中講了很多般若的空慧，但都只是經教義理，你若仍向外追逐，以為有佛果要成就、有解脫要得、有涅槃要證，就還是無法與其中的義理相應，頂多只有在思想上認為確是如此，但無法以身心體悟何謂「離三十二相」、何謂不能「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」。

當禪宗的祖師們熟讀這些經教之後，便加以落實應用到身心上，化成生命的實證。因此，當你問他：「什麼是自在解脫、圓滿的真實生命？」或「什麼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清淨心？」他不是用經典文字來解釋，而是簡單的告訴你：「喝茶去！」或者「吃飽了嗎？洗碗去！」

從這些祖師大德的表現，我們就可以了解，經教不是用來讓我們讀誦的，而是讓我們了解，已證悟者的身心境界有怎樣的內涵。所以經教不是要向大家介紹西方淨土有多好、

或成佛的境界如何，而是告訴大家，人人本具如此的圓滿德性，只要能相應，當下就能受用。

因為現在一般人缺乏對經教的了解，所以必須研讀佛陀在經典中的教導，但不是追求知識的積累，而是應該去了解自己在這些經教中見到了什麼，在自己的生命過程中是否用上這些道理，或者修行後的體驗是否和教理一致。如果沒有，就要繼續努力。

所有經典的指導，都是要讓我們去認知生命的緣起性空而又圓滿的實相，尤其是《金剛經》的般若思想，比《楞嚴經》講得更直接。《楞嚴經》的很多解說還是從次第著手，一直往上講，最後才到達最清淨圓滿的境界。但是《金剛經》的般若思想，從頭到尾就是在講無住、無相、無念，只有破，不需要再建立、也不需要遠離。

其他的經典則不同，比如《楞嚴經》也提到，在修證到達心本自明淨、圓融時，還要在這方面跳脫，也就是必須做到禪宗所謂的「向上一著」，才能除去最後的執著，而進入無相的實相。這就叫做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」。但是你若認為有所謂的「寂滅」會現前，就代表你的生滅未滅。必須連寂滅相都不可得時，真正的寂滅才會現前，也才算是跟究

竟的佛法相應。

不同的經教在教理上會有差別，就是因為每一部經典要教導或度化的對象都不相同。縱然是同一個人，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，想法、身心狀況也會不同；例如你不能以適用於三歲兒童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已經十二歲的兒子，經典也是如此。

經典沒有高下的分別，但我們要深入經藏，對佛法有一個整體的認知，知道不同時代各具特色，各經典都有其指導的對象及用功方式。但不管是後期或前期的經典，都是以空性慧來做為佛法的基礎，也就是以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」做為佛法修行的印證。離開此三法印，就不是佛法！

以前我看《金剛經》時，就覺得經文總共分成三十二分，裡面有很多重複之處，但後來慢慢就知道，我的看法只是在文字上相應。實際上，它在很多細微處告訴我們心性該怎麼超脫，在落實了先前的修行時，又告訴我們下一步要如何仔細觀照。所以本來覺得重複太多的東西，裡面其實都有講到更深一層的義理。

又例如我以前看《圓覺經》時，覺得它沒有什麼次第，就像其他經典一樣，一直說下去，每個菩薩出來宣說自己的問題或修證的方式；然而，每章之間，其實都是互相連結，有次第的。比如最先必須相應的真實大法是本來圓融的、如如的，但你無法悟時，就要進入下一章，看它告訴你該怎麼修。佛陀講經有次第，每個過程都往心性上去指導，因此看經要能體會微細處，才算是看經、研經。

大家要常把《金剛經》的義理化成生命去體驗。為什麼叫金剛？為什麼叫般若？為什麼叫波羅蜜？稍微一想，就能成為自己生命的指引。當你昏天暗地、自怨自艾、煩惱又起時，就觀照一切諸法本來空寂、本來清淨光明，怎麼會被這些東西遮蓋住，又掉在愚痴的身心相裡呢？如此一返觀，馬上將種種執著放下，就有智慧了。

一旦有了智慧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，再看其他人時，就會油然生起慈悲心、同理心。當你走過這種黑暗之後，看到其他陷於煩惱的眾生，就會像看到自己先前的翻版，所以也會想出手幫助，拉他一把。

讀《金剛經》之前要先具備這些觀念及認識，這樣就能與這部經相應。即便是譯經大師，也不是只做字面的翻譯，

而必須對佛法有真實的了解，才能真正翻得好。可能大家以前聽到或看到的《金剛經》解說，跟我所說的不同，但無論哪一種說法，最主要的，都要匯歸到生命上來用功！

上卷

莊嚴佛土是指我們原本都是莊嚴的，我們自己的佛土原來就是清淨的，只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它，而非沒有建設它。那個佛土的所有權早就是我們的，可是我們不知道那是自己的；就像我們可能每天經過一棟房子，覺得這棟屋子好漂亮，卻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家。

法會因由分第一

如是我聞。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。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....

原本《金剛經》並未分章節，是南北朝梁武帝之子——昭明太子蕭統——將它分作「三十二分」。有些人認為這樣是割裂經意，不妥當；有些人則覺得這種分法很好。這些說法各有利弊，不必特別去做比較。我個人覺得昭明太子做得滿善巧的，因為標示這些章節，能夠讓我們在開始學習時，更容易掌握每一段經文的大意。此外，現代流通的許多版本，大都有這三十二分，我們就依這種分法來解說。

念佛恩德，善體佛意

〈法會因由分〉是佛陀講經說法時的通序，是指說法的緣由及條件。例如今天請大家來到這裡聽經，也要告訴各位時間、地點、主講人、主題，所以通序就是在做先前因緣條件的交代。大部分的經典都有這樣的說法，包括「如是我聞」，以及一時佛在某個地方講經，有哪些人參加等等，這些就叫「六證序」。

「如是」即證信分，是指出此經確切真實、不虛假。「我聞」則是代表阿難確實聽到佛陀說過這些道理，通常在座還有很多人聽，尤其和阿難同時代的人也可以證明，所以當阿難把這本經複誦出來時，其他四百九十九個阿羅漢都沒有任何異議，那麼這本經就是真實的。

早期中文經典對「如是我聞」有許多不同版本的翻譯，有翻成「聞如是」、也有翻成「我聞如是」，但後期經典經由鳩摩羅什翻譯之後，大概都翻成「如是我聞」了。現在的文法應該是主詞、動詞、受詞，但從早期的文言文和現在的日文語法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受詞都是擺在前面，動詞在最後。

我們現在看經典裡的文字，會覺得那是古文、文言文，但以隋唐時代的中文來看，這是他們說話時使用的語言；對他們而言，「古文」是指四六駢體文。

於是，我們就可以了解，六祖明明是不識文字的人，為什麼他一聽《金剛經》就能明白，因為這就像小孩雖不識字、不會寫字，但也能聽懂大人說的話，可以溝通。當然，經典的翻譯行文可能更優雅一點，但與當時隋唐時代的語言差別不大。後來我們熟悉的北京話或普通話，很多用詞或音調才與中原不同。

現在的台灣話叫河洛語，河洛就是指中原的黃河、洛水一帶，所以還是屬於中原的古音韻，包括現在的客家話也是。中原古音韻唸起來很像文言的語句，尤其語錄的記載幾乎都是如此，這些文字以北京話去看，反而看不懂，但還原成客家話或閩南話就清楚多了。例如河洛話裡的「轉來去」，用

國語唸起來就很怪，到底是來還是去？其實「去」只是語助動詞。

漢朝的古文或魏晉南北朝喜歡用的四六駢體文，在隋唐時代幾乎完全揚棄。這背後的原因，我相信是希望儘量使用大家能琅琅上口的當代語言，好讓大家更能接受佛教的經典。因此，六祖雖識字不多，但聽聞經典卻不像我們現代人看經那麼辛苦，所以他很容易相應。當然六祖不只是聽得懂經文的文字，主要還是他了解經文的內涵。只是我們現代人看經時，常常連在文字閱讀上都覺得很困難。

「一時」是指「那個時候」。印度人對時空宇宙的觀念很含糊，直到今天，他們對時間都經常沒有很明確的記載；即使有，也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。這是因為印度修行者很多，而冥思的人，時空是可以相互融合的。

所謂的「一時」，不一定是指時間，而是指機教，也就是強調在機教相扣那一刻，當下電光石火間所生的靈感或頓悟，無法用言語文字說明。所以「一時」也不見得是指佛陀說法的那個時刻，而是指你的生命能夠和佛陀所說教法的內涵相應而領會的那一刻，剎那間虛空粉碎、大地沉淪，見到三世一切諸佛之生命所表顯的現象，皆從般若而生，而契悟

自己與佛無二無別，這就代表「一時」。

當我們在每部經典看到這段通序時，不僅要了解佛陀在世時經常對眾弟子講經說法，以行教化，更要感受到佛對眾生的恩德永不磨滅。

如果各位去過印度，就會知道在印度弘法度生很辛苦，因為那邊的氣候、生活條件很嚴苛。尤其印度靠近赤道，夏天酷熱難當，可以熱死人，而在印度北部，冬天寒流來襲時，則是冰寒料峭；印度中部是沙漠，人口又眾多，因此物質環境貧乏，生活非常艱苦。

除了地理環境的先天限制之外，主要還有印度種姓制度的階級不平等，直到今日都是如此。我們很難理解，四種姓的階級差異，到現在仍然存在，雖然他們也受教育，也有民主投票權，但社會階級、文化宗教根深蒂固的禮俗和倫理思想，使他們很難轉變。而佛是大慈悲者，越是苦難、越是眾生需要他的地方，他就會在那裡示現，所以佛陀選擇在印度出世。

佛陀在印度時所做的一切，真的是艱苦卓絕，非常偉大。他早年必須自己修行求道，備嘗辛勞，等到證道後開始弘法

時，又遭遇到許多外道的挑戰；這樣弘法利生四十九年，直到他晚年入滅，過程都一直很辛苦。我們要這樣去感受佛恩。

看到這裡，不要就認為佛在舍衛國對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講經說法，是講給古人聽的，而不是為我們而說。雖然這是兩千多年前佛陀講的經典，但古人可藉著經典而開悟，我們也一樣可以，端看我們能不能從自己的生命裡去跟經教真實的相應！

我們可以去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，這樣對經教內容便會有更深的認識，但我們還要把佛陀所講的每句話，都當成佛正在親口對我教導。要這樣去感受！若能如此，首先就會感受到一種震動，然後要去思惟其中的涵義，以及該如何去實踐、相應。

這樣的佛究竟是什麼？也不必去想他長得什麼樣子，只要感受到有這樣一位智慧大德，透過自己生命的證悟來教導我們，雖然我們不曾見過他的形象，但又何需形象呢？一切形象也只不過是暫時的假有。重要的是，我們是否體會到內在永恆不息的生命？看完經教後，是否點醒了自己內在的真實生命？如果沒有，就不是佛弟子。

平實生活的不思議

「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。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

以禪宗修行者的角度來說，這一段就是描寫生命解脫後的實際景象。一個證悟者所過的生活，就是在平實的日常生活中顯現生命的真相。

在很多經典，甚至是般若部的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中，常可看到對佛陀講經前放光動地的描寫，但在《金剛經》裡卻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。這是因為這本經是以六度萬行來指導大家，告訴世人不要著相，要以無相來行布施，無住生心。

放光動地顯出來的相，雖然會讓人感到很震撼、不可思議，然而佛陀在講《金剛經》時也並不是沒放光，只不過放的是無相的智慧光、平等光，而表達在生活裡，就是眾生平等，一切諸法皆法爾如是，沒有高低的差別，所以佛陀和僧眾一樣著衣持鉢，托鉢乞食，吃飯，洗足，但其身口意處處都在放光。

這是告訴我們，真正的修道，只需要在生命當下的行住坐臥、見聞覺知之中，以無住的方式從自性起觀照，不在相上起心動念，如此去造作一切諸法、成就一切諸事。這就是佛陀在此所顯露的真正智慧！

所以千萬不要以為體悟諸法空寂之後，就什麼事都不必做。反之，就是因為無我、無相，所以才能成就更多的相。佛陀仍要著衣持鉢，顯現與大家相同的作為，就是代表在空寂、平等慧之中，仍要有種種造作和身心行為的表象，來接引一切眾生，但不要執著一定要穿什麼樣的衣服、或拿什麼樣的鉢。

佛陀和他的僧團為什麼以托鉢乞食的方式來生活？這是因為印度的風俗認為出家人不可以私藏錢財，這樣才算高貴的出家人，而且能供養出家人修行是一種福德，出家人行乞食則是最尊貴的修行。但在中國則不同。中國人注重勞務，不喜歡飽食終日、無所事事的人，所以觀念不同。

佛陀其實可以不必托鉢乞食，很多人就會自動送上供養。那為什麼他還要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，與僧眾一樣托鉢乞食呢？這是佛陀對大眾的慈悲：一來做出家人的典範；二來讓眾生時時有機緣看到佛陀，見到佛陀三十二相的莊嚴，可

以生起歡喜心、恭敬心，使他們能有接觸佛法的因緣；三來代表平等。

所謂「次第乞食」，就是指不能專走富人或窮人住的區域，或者因為哪一家比較有錢、供養得比較豐盛，就讓他布施種福。例如迦葉尊者曾為了讓窮人種福，專挑窮人乞食，相反的，富樓那則為了讓富人繼續培福，只挑富人托鉢。

這兩種作法皆非中道，都會遭受非議，所以佛陀要求必須逐戶次第乞食，並且規定托鉢的戶數，以及每天要走不同的街道巷弄，因此又稱為平等食，代表平等、中道。所以乞食看起來好像是眾生在布施給佛陀，事實上是佛陀反過來在布施給眾生。

佛陀在乞食、用完餐後，就要繼續為大眾講經說法。佛陀看起來雖沒放光動地，只是如同大多數人一樣生活，做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事，但這卻代表了整部《金剛經》的精華，因為佛陀已經在教我們怎麼過日子了，亦即如何能在平實的日常生活裡，以智慧觀照過日子，這才是修行的真工夫。

智照生命的圓實

修行佛法不可離開六度，也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佛陀以次第乞食的方式告訴大家，在布施培福的過程中不要貪戀，要以平等心去做布施，再藉著布施延伸到生活中的任何事，也就是對待所有人事物都應該用真心，即使是做最細微的事、或者說一句話，都要用盡生命的最大觀照力去注意，因為你的心一旦流於放逸，缺乏智慧的觀照，就會被無始以來的無明妄念帶著跑。

偉大的拳王阿里曾說過，他在出每一拳時都用盡全身的力量。即便旁人看來那一拳可能較輕，然而對他來說，輕拳和重拳都是用了全身的力量，但都不是呆呆的使力。所以不管是揮輕拳、重拳，乃至於閃避，他都是用全部生命、全部身心的專注力在觀照。

佛法說「念念清明」，清明不是指沒有邪念或壞念頭，而是念念都能觀照一切；覺得自己落入不好的妄想、分別，就馬上轉念，使之與佛法相應。這就叫做智慧。

次第行乞也表達了六度裡的忍辱。因為佛陀對於乞食有規定，若托鉢超過十家沒有獲得食物，這一餐就不能再繼續

乞食，所以空鉢而回、餓肚子也要忍，或是某一家給的食物較差也要接受。

此外，因為托鉢乞食要光著腳，所以回到本處要洗腳，這在六度裡代表足不染塵，意即要精進，經常把污穢的東西去除掉。換言之，我們要時時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，看看身口意三業是否陷溺在五欲塵勞裡，如果有，就要趕緊遠離，如果沒有，也不可自滿，而要更進一步與佛法相應。

入城乞食後回歸本處，敷座而坐，就叫做禪定。因為「本處」其實是指生命的究竟實相，也就是諸法當體是空寂的，雖然有著衣持鉢、入城次第乞食、洗足等種種事相上的造作，但心仍不離開空寂，每一件事都不著於相，所以也是般若。一旦離開空，即是落在相上造作，但若只住著於空寂而不起事相的作為，則是掉入斷滅空或偏空裡，皆非佛法的般若。

因此，經文開頭這幾句很簡單的敘述，就代表了六度的實踐。大家不必在意文義的解釋，但要很用心的去體會它，了解身心應該如何去相應。例如：這些平凡的事物，為何在佛陀身上就能相應於真實的佛法，而不落於一般的生活事相？

後面《金剛經》會告訴我們，修行菩薩道者必須發大乘心、最上乘心，並且要從六度做起。一切修行以及培福等功德事相，都不能離開六度，但同時又要運用智慧，才能使六度成為真正的用功修行，否則所做的一切都只落於人天福德的培養而已。

若能用智慧觀照，對每件事物都不執著，並且在當下的因緣之中，用你最善巧、最能表達的方式，使眼前的工作或事務呈現出最好的一面，那就是有智慧、有能耐了。

學佛並不是要大家日子過得很平淡，什麼都不要，事情也不必做到最完美。相反的，面對一切仍是要盡心努力，只是不以企求或貪戀的心態去處理，而是用智慧與能力，在各種因緣條件下完成眼前的事務。即便事情很困難，只要一步步踏實的去做，慢慢的也就會完成了。

只要用心過日子，對每件平凡的事都用心觀照，即使只是落葉流水，都能為生命帶來感動。反之，若用輕忽的心過生活，則所有的日子都會覺得平淡無聊了。

讀完這段經文之後，就要想想自己學習到了什麼。例如在穿衣、吃飯時，是否和剛剛所說的相應？為何《地藏經》

說，世間人舉手投足無非是罪？你讀了之後，連舉手投足都不敢，豈不是很可憐？實際上，只要舉手投足都不住著於相、不停留於相，步步往上努力，那就是修行；一旦有所停留或住著，那就是退步或造罪了。

善現啟請分第二

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「希有！世尊。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....

除了《阿彌陀經》之外，每部經都不是佛陀無故自說的，一定是先有請問者，也就是法是不隨便說的，要有弟子的啟請才說。但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在最需要的時候，提出他們對佛法或修行的疑問。

對大弟子們或大菩薩們來說，雖然他們已經修行過了，可能沒有任何疑慮，但他們知道眾生會有這些問題，卻不知道如何發問，所以慈悲的代替眾生向佛陀請教；尤其很多阿羅漢和菩薩都有神通，知道眾生心裡的疑問為何。這裡「善現」指的就是須菩提尊者。「善現啟請」，不是須菩提不懂，而是他慈悲眾生。

大菩薩對眾生的慈悲，不在於能幫助他們解決什麼，而是告訴他們：當你發現問題後，可以努力用什麼方法使問題獲得解決。這才是佛菩薩對我們的慈悲。因此，修學較有成就的先進，回想自己以前努力的過程，便會示現如不懂佛法的未修學者，以一般大眾的言語來請問佛陀。

很多人看到「善現啟請」，就只是這樣唸過去，一點感受都沒有，但是我們身為佛弟子，讀到這裡，就應該感受到菩薩們、聖弟子們的偉大人格與情操，發心學習。我們看經不只是要了解文字的義理，還要將其化成生命的實修，所以

必須體會在佛陀講法的過程中，他的很多弟子的言行，其實也是在指導我們如何修行。

因此，我們不要以為自己讀懂了就好，還要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，關心不懂法義及做得不好的人，讓他們走出這些問題，這才是菩薩的發心。我們甚至還要希望別人的成就比自己更好，因為若只是一時憐憫幫助他們，卻沒教他們自力更生的能力或技術，效益就非常有限。要知道，究竟的利益不只是在解決眼前的困難，而是讓生命發出光采，乃至於離苦得樂，那才是究竟的濟度。

同樣的，佛菩薩若只是用大威神力幫助我們解除煩惱痛苦，這樣的幫助是否能究竟、或永遠存在呢？就像父母不可能永遠帶著兒女，而就算帶在身邊，偶爾還是可能會出差錯。唯有讓孩子學會自理，父母就不必擔心了。

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不見得年齡較長，但是他出家的戒臘較長，所以可稱為長老。還有一種長老，是與道有關的長老，也就是看他是否已有證悟，例如佛陀的兒子羅睺羅在十幾歲就證得阿羅漢果，大眾也要稱他為見性解脫的長老。因此，不同於戒臘上的長老，證悟的長老不以年齡的高低來區分，有的可能出家一天就證悟了，也能成為長老。

居士也可以稱長老，像給孤獨居士有時稱為給孤獨長者，是一樣的意思。但在佛教經典看到的長老以出家眾居多，居士則多用「長者」稱呼。

長老須菩提出家跟隨佛陀已有一段時間，也已經證悟，他的德學及慈悲智慧，處處為人所恭敬；況且須菩提在佛陀弟子裡是「解空第一」，這樣的人當然可稱為長老。

須菩提從座位起身，要為眾生問法。一般在問法之前，做弟子的要在身口意上表現出對師尊、對法的至誠禮敬。在印度的禮俗是要偏袒右肩，代表至誠恭敬，而右膝著地並合掌的姿態，不是禮拜，但也是一種禮。另一種「五體投地」之禮，不是請法時所用的禮，因為請法時要講話，只能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。

這與中國的禮俗不同，以前中國的男女眾，身體是不能隨便露出來的，身體髮膚也不可以隨便毀傷，這才合乎禮節。所以古時候不管男女，走路時都要戴玉佩，而且不只掛一個，是掛一整排。這並非裝飾，而是要讓你走得溫文有禮。如果走得太快，玉佩就會鏗鏘亂響，所以你只能一步一步走。

弟子對長上的問話、請法、或回話，通常就用「白」字，

若是師長對弟子，在佛法裡就叫開示或曉喻。除了偏袒右肩，合掌恭敬以外，在語言上也要善巧，所以須菩提一開始便以「希有」兩字來讚歎佛陀是天上天下唯一的大成就者，有如優曇鉢花般難得一見，同時也是讚歎問法的時空背景、因緣條件都非常希有。

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弟子對佛陀的恭敬、信仰和感恩，來自於跟隨佛陀並實踐佛陀的教法之後，對佛陀的內在生命有了理解和體會。就是因為如此，他們才能用生命去追隨佛陀。

為什麼世上那麼多人，無法用生命來追隨佛陀及家師聖嚴法師的理念，而在自己的生命裡產生更大的動能呢？這不是聖嚴師父沒有教，而是我們自己努力不夠，無法真正體會佛法的好處及師尊的真實偉大。所以在微細處，我們要自己去體會。

做弟子的能為眾生請佛說法，也能洞見佛的悲心願力，過程是如此善巧，這是很不簡單的。同樣的，我們在處世做事、跟人交談時，也要學習這樣善巧的語言三昧，不僅身口意的態度要誠懇，言語的讚歎也要能抓到癢處，但不是瞎拍馬屁。例如身為弟子的須菩提，就能體會到佛陀的用心與偉大之處，是常能「護念諸菩薩，付囑諸菩薩」。

佛陀的護念

「世尊」是佛陀的稱號之一，這兩句話代表了佛陀對眾生的慈悲與關懷。佛陀除了親身教誨之外，還吩咐更多的弟子們，要盡心的幫助大眾。「護念諸菩薩」與「付囑諸菩薩」兩者意義不同，「護」是保護，「念」是常放心裡觀照；就像父母常會想到在外地的兒女現在不知怎麼樣了，這就是護念。

但佛陀對我們的護念，當然不是像眾生一樣只掉在情感的層次。他不是將眾生擺在身邊呵護，而是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在道業上精進，希望弟子對於不懂的法要繼續用功下去，並時時關心大菩薩們在修行的過程中是否繼續努力，以達到究竟圓滿的境地。

不要以為已登地的菩薩就不會有所住著。一直到八地以前，菩薩隨時會因禪定境界的受用而停滯，但初地菩薩、二地菩薩，還是會比聲聞乘第四果的阿羅漢好一點。登地的菩薩畢竟已經發了菩提心，雖然有時會在初地、二地住著久一點，但他發的菩提心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也就是初發心比較不是為了自己，所以不會住著在自己的成就上。

再者，已登地的菩薩們已經具足法性慧，知道一切諸法當下是緣起性空的，沒有實際的果報或果位可以住著，所以縱然在那裡停頓一段時間，後來也會從裡面出來。

所以對八地以前的菩薩們，佛陀會在他們起心住著於境界時，示現告訴他們，不要忘記初心、以及一切諸佛所證的是什麼。直到成佛之前，佛無時無刻都在護念我們，這就是所謂的佛陀「善護念諸菩薩」。不要以為佛入滅後就沒再繼續教導我們，只要用功到某個地步，細心觀察，就會在很多時刻體會到佛的恩德及慈悲力量，那都是諸佛的護念！

承擔佛陀的付囑

「付囑」就是佛的囑付，所以「付囑諸菩薩」，是佛陀叮囑諸菩薩們，有多少職責該去完成。因為生命的志業不是只有一代就能成就的，而是要代代經營，如果不能傳承原來的智慧慈悲或修行的慧命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身為大菩薩，要用身心擔當起佛法的職志，以教化和幫助更多受苦受難、不懂佛法的眾生來修行。

不要以為佛陀只會付囑當時的大菩薩們。佛法的好處不只在當時，而在永恆，每個年代和時空背景都需要佛法，因

此只要身受佛法恩德的人，都要接受佛陀的付囑，從生命裡去承擔起這樣的職志；能做多少都沒有關係，但要盡心去做。

就像家師在病重時告訴弟子們要承先啟後，深深打動了我的心。先師的偉大，不在於法鼓山的建立，而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來延續佛法及漢傳佛教的傳承，讓我們的身心能從禪法的修行中獲得佛法的真實好處。

既然我們已知道或體會到佛法那麼好，就不要忘記佛陀或師父給我們的付囑，要常常去思索它，告訴自己該怎麼做。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或苦痛，都要用智慧去承擔和觀照；這不只是逆來順受，而是不管走得多辛苦，都要把每個過程的修行落實成智慧及同理心的培養。

須菩提在修行的過程中就體會到：若要將佛法在生命中落實，方法很簡單，就是要「降伏其心」。從世間很多東西上，我們都能看到這一點，例如海之所以能那麼廣大，是因為它能容納百川之水，而山之所以高大，是因為它不排拒各種土石。相反的，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高高在上，那他就再也沒有進步的空間了。

因此一個真正偉大的人，絕不會認為自己已經圓滿了。

你若能認為自己不足，則當別人給你考驗或付囑時，你就可以爬得更高，就像顏淵讚歎孔子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」一樣。

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梵語，翻成中文就是無上正等正覺。什麼是無上？比如我們聽聞佛法後會感動，想修學得更好，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後，修行就會比現在更進步。因此可以推斷，若繼續努力下去，以後的成果永遠會比前一刻更進步，那麼現在的成績就不能說是最圓滿的。簡言之，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，就代表立志成就最究竟圓滿的佛果。「正等」，是指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完全平等，毫無差別。

希望大家對於這句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，不要只是當作一句經文唸過去，而是時時刻刻都要發起這樣求了悟和解脫的心，我們的生命才不會沒有奮鬥的目標。或許有人會問：「這不是掉在我相上嗎？」沒錯，從究竟實相的角度來說，並不需要這些，但因為我們還掉在生死妄想之中，需要以正念、正法來代替分別、妄想、貪著，所以要給自己一個無上正等正覺的目標去成就。

因此，無上正等正覺的心，是每位佛弟子都要發的心。但發心容易，要如何保持它，使它成為生命裡的動力與真實

指標，則需要有更大的長遠心去和它相應。

云何降伏其心？

因此底下須菩提問：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所謂「云何應住」，就是問：面對世間一切法以及從事一切事務時，應該如何以發心來貫串與成就？「應住」是指應該對萬事萬物，選出最好的方法來處理，並不是真正住著在那裡。

若知道如何應住，就知道怎麼降伏其心。如果連怎麼發心都不知道，如何能用心的在各種狀況裡作修正？這樣一來，你的心就會常常不安，無論怎麼降伏都只是治標而已。例如在佛前懺悔，也能達到身心安定的效果，有時念佛或打坐，也可以放下一切，而在西方國家，有的人會去嗑藥，麻醉自己，這也能達到一時的安定，但這些都不叫降伏其心。

真正的降伏，是在你應用智慧的當下，發覺沒有一個可去貪求的心可得，心只有在你對萬事萬物有所念想時才會產生。若未經過佛法的用功修行，所有的心念都是跟著境在跑。

對外境或欲望的追逐，也能為身心帶來一種安樂和落實，所以很多人希望能賺大錢，成就更大的名聲和利益，這樣的

動力驅使他往上努力，也能帶給他身心的安定，但不能恆久。因為當他到達某一高點時，就會發覺，錢財再多也無法為他帶來真正的心安與快樂，何況權勢名利也往往是從殘酷的鬥爭中得來的。所以很多威權統治者的政權，可能因為一個運動或政變，而在一夕之間分崩離析。

這樣的降伏其心是屬於欲望的追逐，所以是個無底洞，追下去永無止境，除非不老不死，否則對生命擁有的一切會越來越不能掌握，就像秦始皇到後來連他自己的親信、兒女都不信任，心越來越不安，哪裡還能降伏其心呢？

所以從追逐欲望所得到的安心、安定感，只是一個人在茫然追逐的過程中，還沒達到目標時，一時矇了眼，以為那是他的生命應該追尋的。我們都曾經是這樣，說不定很多人到現在依然如此，所以我們應該停下腳步來問問自己：「這是我想過的生活嗎？它有帶給我真正的幸福或快樂嗎？」

我們要了解，降伏其心不是只有一時的安定，或是用什麼強有力的方式使自己能夠馬上改變。當然，頓悟前非、放下屠刀的人不是沒有，但放下屠刀很不容易，我們連小小的習氣都改不了，更何況積習已久的惡習；即便放下了屠刀，仍要一點一滴的降伏過去的習氣。所以不要只是嘴上說降伏

其心，唸得很好，但生命沒和它相應。

降伏其心並不難，例如打坐時坐到念念清明，能觀照自己是否時時刻刻都在用方法，而方法用在身上有什麼轉變、感受，以及是好、是壞，都清楚的知道，但都不管它，仍繼續用功。

如果有得到更好的受用，便知道這只不過是身心定相的作用顯現，而從安定之中去反省生命的究竟實相是什麼，什麼叫做佛、什麼是真實的我、為什麼是不生不滅。回歸到這裡，就是在智慧的修行上用心了。

很多人覺得修行很難，是因為腦子裡擺了太多東西。其實修行並不困難，當你發覺自己有問題而做了改進，身心漸漸安定時，不要停留在安定上，要反問自己，生命只是這樣的定相嗎？那麼不安定的相又是什麼？生命的狀況常常如此反覆的顯現，我的生命只是安定、不安定的變換過程嗎？什麼是生命的究竟實相？這樣一直疑下去就對了。

大家要從自己的生命去了解，什麼叫做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，以及該怎麼去實踐這樣的發心，使它在每一時刻裡都能落實，又在起心動念時盡力的照顧它。此外，在面對一切

時，要知道如何達到內心的安定寧靜，但不是只有相的清明，而是知道諸法的實相原來是如此，那時就無相可伏、無心可得。這就是真正的「降伏」。

反之，如果發心或行為落在相上，那就不是發正等正覺之心，而只是一種欲望的追逐而已。所以大家在後面的經文會看到，佛陀要我們「無住生心」，也就是不要以為修行就是要讓自己開悟成佛，每天就是著在相上念佛拜佛，住著在有所得的我相上。

若是如此，想成就的心就會變成妄想心、生死心、貪戀心，而所做的精進努力反而會變成更大的障礙，甚至變成魔事。也就是說，布施、精進、禪定等一切修行，若沒有與真實的佛法相應，則所有的用心都可能落於魔道。

我們雖然要立定目標，但要以正確的心態在生活中去落實，不要把目標變成一種形象，認為它是真實的東西而去追逐，也就是不要心有所求、或患得患失；但也不可忘記這個目標，甚至在生命流轉的過程中，要時時想起，當初是以什麼樣的身心態度和智慧，抉擇了這樣的目標。對於所從事的事情，要用智慧去觀照，同時修正自己的身心。

如果能時時如此，就能真正了解「云何應住」的意涵。不要在定下目標之後，就執意必須如此做，毫無彈性轉圜的空間，這樣只是落在相上的追逐，會弄得身心俱疲，越修障礙反而越大。

著相即非

有位居士曾經在法鼓山上跟著我打禪七，他很精進，晚餐也不吃，大部分時間都一直在打坐。打完七後他跑來問我：「師父，怎麼打了七之後，我的脾氣變得更暴躁了？」

這是因為他在努力的過程中，將自己的身心逼得太緊、太累，很迫切的想求得效果，於是「我」也跟著變大。所以他看起來工夫用得很精進，身心可能也很安定，但那只是一時的狀況，等安定相消失了，內心的焦躁與求取之心就變成了很大的障礙，因為心若有所求，則越精進時，我相越強。

經典中所說的魔，都是經過修行的，若沒有修行，只能留在欲界，頂多享享天福，不能成為魔。成魔必須有堅強的意志，這樣的意志不僅要能貫徹到底，以達到自己想成就的目標，甚至還要能影響他人來跟隨。這樣的力量要經過內在生命的統一，把所有的心念和光采都集中在一點上，就能顯

露出來。那時，他的一個眼神、一個動作、一句話，都有強大的攝受力。

可見禪定工夫成就越高的人，越有可能變成魔王，因為他統攝的能力很強，而在世間的表現常常就是事業很有成就。有些具特殊人格魅力的領袖，為何能表現得與眾不同？例如希特勒的言語就非常有煽動力，因為他們具有某些特質及強大的意志力，所以表現出來的，能超出一般人的身心局限。

這其實就是一種禪修所能開展出來的能力，但這種力量不見得要天天打坐才能獲得，而是在意志的堅定、以及對生命專注的情況下，也可造成的一種持久力量。

在《賈伯斯傳》一書中，就形容賈伯斯有一種扭曲磁場的能力，也就是能把別人的心念、想法扭轉過來，和他自己相應。這種力量來自於心念的統一與專注，乃至於自我身心的脫落，只剩下對理念的執著，以致於連自身的生死都不在乎。能將自己的理念貫徹下去，影響別人，就會帶來改變。

所以賈伯斯的口號是：只有那些敢於想像、與眾不同、夠瘋狂的人，才可以改變世界、創造世界。大多數人雖然同樣都有理念，但很少人能執著下去，貫徹到底。

其實每個人都有這些能力，但為什麼發揮不出來？因為他們沒有經過生命的訓練。一般人的力量是放射狀的，大部分都四散掉了。在台灣東部有專門切割石頭的工廠，是用水來切割石頭。他們將水加壓，把力量全部集中於一點上，經過加壓的水甚至可以射穿鋼板。

每個人的思想也都能達到這樣的力量。一般人超越不了，因為平常他們的思想都是分散的，像平常的水一樣，產生不了力量。但很多科學家或藝術家在生活各方面都和一般人不同，有時連人情的應對互動都不會，因為他們大多數的時間都處在自己的想像中。你和他說話，他卻專注在想自己的點子。

所以佛陀在《金剛經》中給了我們很偉大的教導。他接著從各方面來指導我們應如何住、如何降伏其心，才是正確而有益的。對自己師父的一切，學生果然是最了解的，所以身為師父的佛陀也不吝於讚歎，他說「善哉！善哉！」，稱讚須菩提說得完全正確，諸佛的用心的確是在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因為唯有如此，佛法才能傳下去。

「如是」指依諸法的實相去發心及安住，而諸法的究竟實相就是緣起性空。一切諸法本自空寂、本自如如，縱然發

的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心，也要知道那個心是空寂的、無相的、無有實體的；縱然要度盡一切眾生，也要知道無有眾生可度。

所以發再大的願，也要知道那個願也是空寂的、非實有的，如此便能入於空、無相、無願三種三昧，這才是與諸法的實相相應；而如此發心來做任何事，就是真實的發心，就是行菩薩道。

你若在這裡已經了解何謂「如是」，佛陀也就不必再進一步講後面的內容了，但眾生無法立刻相應到，所以佛陀要繼續告訴我們應該如何降伏其心、安住其心。須菩提也馬上就了解，便說：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大乘正宗分第三

佛告須菩提：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無色，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」

. . . .

佛陀告訴須菩提，做為大乘菩薩道的修行者，若想降伏其心，首先要發大心。這是指要發心讓一切眾生能究竟離苦得樂。眾生包括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有色、無色，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非無想等種類，都要讓他們得到究竟解脫。

眾生無邊誓願度

卵生、胎生、濕生，我們比較熟悉；至於化生，在佛法裡是指有一類眾生，其生命不是經由父母這樣的媒介來產生，就叫做化生。以我們現在的認知來說，化生是屬於一般人比較無法接受的、非現實世界的眾生，但不能就認定它不存在。

例如在天道裡，他們的出生也有很多種方式。比較低層的天界，出生照樣得靠父母；在高層的天則屬於化生的方式，也就是不經由父母結合成胎，而是直接化生的。淨土的眾生也是屬於化生的。但不管是以胎、卵、濕、化的哪一種方式產生的眾生，包括植物，都是生命。

其他的分類方式，還有以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來區分眾生。色是指種種形象、軀體。通常我們認為看得到、有色有形象之物才會有生命存在，所以不能接受無色、無形象也可能有生命。但佛法所說的無色確實也存在。

例如到達無色界的四空天，那裡的眾生已沒有色身存在，他們的生命是以一種想的方式或思惟的形式存在，甚至更高層的生命以無想的方式也能存在，這不是我們可以了解的。沒有形體、沒有思惟活動，這樣的生命以現在的科技還無法了解，但佛陀說這也算是眾生，只有禪定的修證工夫達到極深者，才知道有這類眾生存在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，修行不要進入四空天的層次，因為他們雖在禪定上達到最深的境界，但沒有身心作用而不利於修行。事實上，他們已經和那些礦物差不多了；但礦物還有形質，而四空天的眾生甚至連形質都沒有，已和虛空一樣。

所以簡單來說，我們的發心，是連最微細、乃至於不可見的有情眾生都要去度，還要讓他們進入無餘涅槃的境界，也就是得到究竟的佛果。這樣的發心不僅是廣大心，也是最殊勝的心。

涅槃就是滅度，但不是死亡。滅度是指滅除一切生死煩惱而了生脫死。小乘的滅度偏重個人生死煩惱的度盡，大乘的滅度則不只是要斷煩惱、了生死，還要知道煩惱生死當體是空的，但雖無煩惱可滅、無眾生可度，卻並不落於斷滅或虛無，所以在事相上仍然發大誓願，要斷盡無邊煩惱、度盡

無量眾生。

事實上，只有當世上的社會大環境是和諧快樂的，個體的小我才會和諧快樂。除非是大修行人，否則若境界很亂，就算想獨善其身又談何容易。孔子說「窮則獨善其身」，但他能嗎？他也做不到，也是一樣逃出魯國，四處奔走。

真實的大樂，唯有放下一切，只為眾生的利益著想時，才會實現，不是只有安於眼前的小境界。真實的大樂，是與無限的宇宙，以及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的一切眾生，乃至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，都是相連相通的。你不會感到孤寂，也不會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是渺小的，但也不會企求能做了不起的大事，你就只是覺得很充實美好，而且任何時刻身心都能自然湧現出快樂，所以佛法稱之為「常樂我淨」。

但大家不要認為發這樣的心，發得太大、太空泛了。要度盡一切有情眾生，讓他們成為最高境界的佛，這樣的願是空願嗎？我們常以為做不到的願叫做空願或夢想，但佛法的發願並非如此，而是立足在我們對眾生無盡的關懷和善願上，只是希望人人能在生命和佛法上得力，並不是為了自己的成就。

雖然有心想做，但行動的力量還不夠時，那也沒關係。身口意的一切行為都是以心為主宰，心相應到哪裡，很多事就會跟著做到那裡。你若常用這樣的發心和善心來鼓舞自己，慢慢就會做得到。

在做的過程中，也不要想自己是在救度一切眾生，只是知道該這樣做，那就對了。哪怕只是對一個人發出善願，甚至只是心裡有這種心念起來都可以。

就像天氣只要稍微冷一點，我們就要關門窗、多穿幾件衣服。也就是一點點因緣的轉變，我們都會受影響，何況有情眾生所發出來的願心呢！雖然願心看起來無形無色，但其力量卻能決定我們這一生品質的好壞。常常在一念之間，就造成非常大的差別。

心光恆久遠，此願永不變

如果了解佛法空性慧的道理，知道無佛可成、無眾生可度，那麼當你的願一旦發起時，不管時空或目前的情況為何，就會與空性相應而成為永恆。從物理上來說，我們晚上看到的星空，是那些星球幾億年前所發出的光，現在才傳到我們這裡，讓我們看到這些星星，而這些光現在還在繼續前進呢！

所以你哪裡知道，自己現在發出的心念影響有多遠、多久。你只是看不到而已。

心念就像光波一樣，一直往前跑，不會消滅的，只是你沒感受到，而那個力量是不可估量的。它往往不是消滅、消失，而是轉化成另一個形象繼續產生影響。

所謂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灘上」，其實不是江水真的在前進、往前推，只不過是能量不斷往前傳，使每個浪頭不斷上下起伏，看起來就有不同的相的變化。

所以任何一個因緣消滅時，你能說它真的滅了嗎？與其說它滅了，不如說它生了，因為它下一秒又轉變成另一個形象，每個形象與先前的形象可能有聯屬的關係，看起來是連接不斷的，但也不是完全相同，只是彼此有關聯而已。每個心念都會成為一種波，一旦發起來、發射出去之後，會一直影響下去。

所以大家不要認為這樣的發心太狂傲、不真實。出家修行應該要腳踏實地，非常踏實，但並不是只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才算踏實。佛法的踏實，是你所發出的願及所做的行為，要和般若正智相應，也就是與諸法空寂相應，沒有落在個人

事業的完成上。如果你只落在個人事業的成就上，也很認真去做，世間會稱讚你「腳踏實地」，但在佛法上這卻變成「踏死」，越踏越死，因為你掉在或死在自我的執著裡。

佛法的步步踏實，在於你每一念以及每件身口意的行為能否和佛法相應；若能相應，就叫步步踏實、念念清淨。修行佛法如果不懂這個道理，一聽到步步踏實，就認為空願不可以發，因為發了也做不到。那樣想就不對了。

不可著相發心

什麼是「無餘涅槃」呢？佛陀早在入滅以前，當他在菩提樹下成就正覺時，就已經證得涅槃，而涅槃也就是滅度。在那一刻他已證得涅槃，但他色身還是存在，也要受生老病死的約束，亦即在世間示現、成就的佛陀，一定和我們一樣，會餓、會老、會病、會死，所以在色身捨報之前仍是「有餘」，等到色身捨報而入滅後，就是進入「無餘涅槃」了。

此外，發心的重點是，不要以為自己發了大心，以後就是大乘菩薩了，所做的一切就值得大眾恭敬讚歎。你要了解，縱然完成了你所做的一切，也只不過是夢幻泡影、空花水月的佛事罷了。必須有這樣的體悟，才能和真實的佛法相應，

否則你就是自我膨脹，自認為了不起。

世人只要一生努力，有了家庭事業、財產名位，就會覺得自己是個成功者，而從世間的眼光來看也確是如此。但佛法告訴我們，越是如此，越會掉到生命的假相裡，因為你已經不知將自己包裝到多大、多滿了，而修學佛法也就越困難，也越見不到真心是什麼了。

所以不管是剛剛開始發願、或是正在度無量眾生時，都要了解實際上沒有眾生可度。這一點很多人無法理解，因為如果無眾生可度，那麼修學佛法做什麼呢？況且我們自己就是眾生，若佛菩薩不來度我們，那誰來度呢？此外，我們有八萬四千煩惱，多得斷不完，怎麼會說無煩惱可斷呢？

因此，佛陀接著告訴我們要除四相，也就是要無相。因為一切法門的修學都要和無相相應，若不能做到無相，而落在相上，那麼，即使發的是廣大心、無上正等正覺的心，一切發心都會變成有所得、有所求之心。唯有到達無相，才是真正的究竟實相、妙相。

所以我們要時時觀照自己是否跟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相應。這四相其實都是「我相」，先簡單解

釋一下：

人的身心是由五蘊和合而成的，但大家都認為有個「我自己」，而對生命貪戀執著；若說得廣一點，自己的名利、眷屬等一切，都可以算是「我」的一部分。例如若有人說我果如怎樣不好、怎樣差勁，我一聽到，以為人家在罵我，這就落到我相上。難道「果如」是我一個人的專利嗎？

有一年我跟隨佛友去大陸的金山寺，裡面住眾的名字都寫在執事表上，我看了一下，裡面竟有五個果如！我問那裡的法師：「這幾個果如法師，他們搞得清楚上面的名字是指哪一位嗎？」以前我以為只有我叫「果如」，雖然我沒去申請專利，但哪知到了大陸，竟一口氣遇上五個！

往往我們在聽到人家說某人怎樣時，就以為他在說你，你就生氣了；何況他還不是指著你的臉說，你就自己對號入座，起了煩惱，這就叫「我相」。

即便他是當面指著我們罵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想想，有沒有真實的我存在呢？佛法說這個我是五蘊和合而成的，以我自己為例，現在的我跟三十年前的我差別可大了！十二歲時，我在戒場裡也是儀表莊嚴，不像現在又老又胖，到底哪

個是真實的我？

其實哪一個都不是我！但這不是斷滅的。如果沒有以前十二歲或二十歲的我，哪來現在的我？但每個我都不是真實的我，而每個假我卻又都不離開真實的我。

所以當你被人指著鼻子罵時，你就吸一口氣，想：「他到底在罵誰啊？」只要有一念想到佛法說「人相」也只是五蘊和合的，實際上沒有這個實有的人存在，那麼你就知道，他指著罵的人，其身心相不可得，也就不會陷入身心我相的境界。

不僅如此，罵的內容也好像不存在啊！因為罵的內容是由聲音組成的，只是一個聲波接著一個聲波，而聲波也只是一種和合的假相。因此，通常只要用智慧一觀照，很多時候都可以不必生氣。

在我未跟家師打七以前，常被境界帶著跑，一陷入境界裡就很久出不來，必須經過長時間在佛前懺悔、發願、精進用功，身心才能比較安定。

但等到我見到了生命的實相後，只要念一轉，知道覓我了不可得、覓心也了不可得，也就是要找我現在這個人的實際相根本是不可能的，那到底是誰在起分別呢？這麼一念生起，馬上像陽光照破烏雲一樣，什麼煩惱都沒了，哪還需要去計較呢？

妙行無住分第四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，可思量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」

....

當我們知道如何發心以後，就要落實實踐，所以這個章節稱為〈妙行無住分〉。妙行就是指要真實的去實踐。為什麼稱為「妙」？「妙」是指能處處相應於諸法的實相。如果我們以各種技巧、知識、能力去成就一件事，當然也是很難得、很了不起的，但這不能稱為「妙」，因為我們步步都是住著在自己的我相的成就上，故而實踐出來的行，縱然是大行，也只變成一種小小的個人成就。

無住妙行

真正的妙行，並不是落在個人的理想或欲望的滿足，而是要真正與諸法的究竟實相相應。你如果認為有眾生可度，相應到的就不是真實的佛法；同樣的，你若認為只要自己如何去修，將來就可以究竟成佛，那麼你相應到的也不是究竟的佛法。

只是大多數的眾生都要先從事相上進入佛法，因而必須經過這樣的過程。但當我們學佛漸漸深入之後，慢慢的就要具足正知見，而在以後的發心與實踐的過程中，就要儘量遠離一切有所得、有所求的心態，這樣才稱為妙行，不然頂多只是大行罷了。

這樣的妙行是相應於諸法的實相，也就是相應於我們原來的真心。真心又稱為「妙淨明心」，它並不是去修、去做之後才變成圓滿，而是本自具足，本來就非常神妙、不可思議的；所以不是在除盡煩惱、修道完成後才叫做妙，而是自心原本就具足之妙。因此只要你的行能夠和它相應，你的所做所為就與諸佛菩薩相應了，所以稱做妙行。

哪怕只是一個發心、一句言語，比如給他人一句關懷或鼓勵的話，乃至於一舉手、一投足，只要所做的一切都無所求、無所貪，那就都是妙行了。總之，只要我們在自己的身心行為上去真正實踐，一點一點慢慢的相應於真正的本心，這樣的妙行就會讓我們感到無比的快樂！

此外，因為是無住，所以才會有妙行。大家都知道，停在一個地方不動就叫做「住」，所以有所謂的居住、住所。一旦你停留，就不會再向前，但是佛法說任何一法都是剎那剎那一直在變遷的，所以一切諸法本來就是無住的。因此當你發心修行或從事任何工作時，就要日新又新，否則就變成老古董了。

生命就是這麼一個現象，你要體會到。看起來諸法好像是剎那之間就滅了，但事實上剎那之間也有新的因緣成就，

有新的形象出現，有種種美好的事物可讓我們去期待，因而可讓我們去努力，並且一步一步走上更圓滿的境地，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樂！否則你現在擁有再多，過一陣子之後也會覺得很空洞。這也是我們學習佛法所體認到的好處。

希望大家不要只是感受到自己怎麼已經老了，慨嘆年華老去。你應該感受到無常就是會老、會死，但並非生命的終結，而是一種生命的現象和過程罷了。無常並不可怕，就是因為無常，才有生生不息的現象。

所以〈妙行無住分〉就是要告訴我們，做為一個菩薩道的修行者，不能只是沉溺於不著邊際的空想，而是要落實在生命裡，腳踏實地去實踐。在實踐的過程中，有種種修行和學習的作為，可以歸納為六個法門，也就是先前所說的六度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

三輪體空行六度

先說布施。我們常常以為供養錢財才叫布施，但布施其實不離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六種。用錢財物質等來作供養，都可以叫做「色」布施。此外，還可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其他方式來布施，例如用語言鼓勵、讚歎人家，就

算是聲音的布施；反之，你如果口出粗言惡語，那就是在障礙別人。

供養食物可算是味布施。還有，像祖師禪林種了很多茶花，典雅秀麗，散發淡淡清香，這就算是香布施。不管是色塵、聲塵、香塵、味塵，乃至於觸塵、法塵等，都可以用來布施。

但如何才算是真正的布施呢？只要做到不住相，那就對了。「住相」就是指有所求、有所得，一旦如此，就會成為住著。只有以無所求、無所得的心來布施，才會與真正的無相、無住相應。

世人常常以金錢的多寡來判斷布施的層次，希望大家不要這樣想，因為每個人各有因緣、條件、立場，能夠做多少就盡心做多少，不貪求任何功德、也不期待別人的回報，這樣就對了。布施如果是為了贏得好名聲、或貪求福德，這都是住相，也就不是真正的布施。只有越是無所求，你所得到的才會越多，大家對你的讚歎與隨喜才會更真實。

除了金錢物質上的色布施外，也可以用音樂做聲布施。以香布施來說，大家不要以為要買花來供養，有香氣才算。

在佛法裡有所謂的「五分法身香」，「法身」在這裡是指相應於真實的佛法時所成就的功德，包括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。所以只要身口意三業精進持戒，就會產生出身心的莊嚴美好，也等於是一種薰香，讓人家一看就生起敬愛之心。

就像家師一樣，我們只要遠遠看著他，就會感受到無比的莊嚴，那便是一種身教。但反過來看我，就覺得全非如此。我的身儀各方面都相當差，這就是前世沒有培福，今生又沒有在身口意三業上好好的莊嚴自己。

所以戒定慧都有香氣，例如你的身心若很安定，人家一靠近你，就覺得身心得到力量。經典裡說，釋迦牟尼佛前世是一位菩薩時，有一次正在打坐，一隻老鷹追趕鴿子，鴿子逃到了菩薩身邊，立刻安定下來，不再恐懼害怕，倚在他懷中幾乎睡著。所以大修行人在禪定中所散發出來的身心力量，連一隻正在逃命、惶懼不安的鴿子，都可以得到力量安定下來。

因此佛陀告訴須菩提，菩薩布施時應該不住於相，這樣所得到的福德才真正是不可思量。反之，一旦著於相，所得的福德就非常有限。其實我們的行為或布施若只落在某一點

上面，再怎麼做都是有限的；可是只要你不住著，相應於自己真正的本心，就算做得並不多，但所得及影響就永遠是無限的。

就像先前我把心念比喻成星光一樣，星星所放射出來的每一道光線，都是一直往前奔馳的，所以永遠是無限的，無窮無盡；但心念若住著在原來的點、原來的相上，就會有所停滯，就不是妙行，也無法獲得真實的功德。

所以希望大家了解，我們在做任何事的時候，包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乃至於所有的六度萬行，都要不住相的去實踐、去努力，才是真正的妙行。

佛陀又進一步用比喻來解釋福德是如何的不可思量。佛陀用東西南北四方及上下的虛空來做比喻，因為我們無法丈量虛空有多大，甚至連思量也不可能。

一直到今天科技這麼發達，我們仍不知道這個宇宙有多大，我們現在是用整個宇宙來形容無限的大，在《金剛經》則是以虛空來形容。虛空沒有方向性、沒有邊際，因此大到無法想像，可是佛陀告訴我們，只要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將比這四維及上下的虛空還要大。因為這樣的福德是無窮無盡

的，所以又稱做「無盡藏」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，要能做到無住於相，才叫做「如所教住」。有人可能會想：「不是說要無住嗎？怎麼又說這樣就是如所教住呢？」實際上，如所教住是指我們的身心以這樣的方式去努力落實，所以稱做「住」。

因此無住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我們在發出這樣的心、有種種行為時，知道一切諸法都沒有實際的相存在，所以能處處與無所求、無所得的真心相應，身心也不會掉落在一切有為或有相上，但是又不離這些事相。這才是真正的「如所教住」。

如理實見分第五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」佛告須菩提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

....

「如理實見」就是指見到諸法的實相，也就是見性。但見到或親證到真實的理體，仍不是究竟的解脫，因為佛法的解脫是要真正斷盡所有的煩惱，不再受種種苦相、苦果的牽纏。

見性之人只是見到諸法的實相，但仍會受自己多生累劫的雜染業習所影響，所以在悟後還要繼續修行，一步一步捨離習氣，慢慢達到清淨莊嚴的境地。

那麼，見性與沒有見性的差別在哪裡？若沒有真正與「無住生心」相應、沒有見到諸法的究竟實相，則我們的所修所行，可能步步都落在有相、有為裡，而心有所貪著、有所求、有所得；當然在修證上也會有所成就，可是頂多證到如同阿羅漢或菩薩們一樣的層次，無法到達究竟無上的正等正覺。

不沾一塵，不捨一行

禪宗有個故事：有個外道兩手各執一朵花來向佛陀求法。佛陀叫他放下，他就把左手拿的花放下；佛陀又叫他放下，他就把右手的花也放下。可是佛陀仍叫他放下，這位求法的人說，我兩手都已經放下來，您為什麼還要我放下呢？佛陀告訴他，連你自己的身心相都要放下，那才叫真正的放下。

禪宗進一步說，放下後要能夠提起來，那才是真正的放下！如果只是放下而提不起來，那就不是妙行，只偏於空寂的一面。只有進一步提起，才能一切圓滿，任何一點小福都不錯失。就像佛陀曾為一位生病的比丘縫補衣服，不會因為福小就不去做，也不會覺得為弟子做這樣的事是低賤的，有失尊嚴。

為什麼佛陀接著就跳到「可以身相見如來不」這個問題呢？因為他剛才已經告訴我們，以無住的方式去布施，所得到的福德最大，而天上天下福德最究竟圓滿者，我們就稱他為佛，其表現出來的形體就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所以佛陀就藉著自己的身相來問須菩提：「能否以身相見如來？」

須菩提是佛陀座下解空第一的弟子，當然了解不可以身相見如來，因為佛應該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，而身相有生老病死和種種的變化，怎能算是佛呢？於是須菩提就自己提出解釋說：「因為如來所說的身相，並非身相。」光是這句話就值得大家去參究了。只要參到真實了悟，你就能明白這句話的意義。

佛陀也明白須菩提理解了，就告訴他:「如果見諸相非相，就可以見到如來了。」其實「見如來」就是五祖所講的「識

自本心、見自本性」，因為我們的本心、本性也叫做如來，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。那麼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東西，到底在哪裡呢？實際上，它就在當下的一切相之中。

雖然我們見到的相是生生滅滅的，可是仍要真正去體悟，相上雖然有生滅，但在其性上、理上卻是不生不滅的。這些道理無法用思考、分析、推理、想像等方式去領悟。你只要一直問自己，一直疑下去，疑到有一天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就會豁然開朗。那時便是真正的頓悟了。

穢土成佛

面對外在一切的因緣，從世間人的角度，就是有夢想要去完成，但從佛法的觀念來說，我們不把它當作夢想。佛法說每一個善念發出來的時候，都可產生非常強大的力量。現在有人把這樣的力量稱為磁場，雖然它看起來無形無相，但那個力量可以改變你整個身心狀況的品質，讓你不會陷入憂傷、焦躁、不安，也讓他人感受到你生命的充實和安定寧靜。

如果你沒有時時刻刻用自己的智慧去觀照，只是讓自己的情感、欲望、或種種的觀念左右著自己，剛開始的影響很小，你不在意，慢慢發展下去，表現在語言動作上，就會逐

漸產生種種問題，所以最後才會有所謂的爆炸，也就是衝突。氣球爆破，並不是最後充的那些氣造成的，前面每個氣體分子都有影響。

例如鄉下有個土財主到都市玩，看到許多高樓大廈，非常羨慕，回來就找工匠蓋房子。可是他說：「我不要前面的一二三四樓，只要蓋最高的第五樓。」大家不要以為這是個比喻的笑話，其實很多眾生就是這樣的，以為悲劇的結果只是最後那個因素所造成。事實上，那是從日常生活起心動念之中的顛倒與迷失，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的。

所以看到佛陀告訴我們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這句話時，就必須去體認：自己眼睛所看的、耳朵所聽的、心所想及所感知的一切相，是否一一都知道那是虛妄的？「虛妄」只是不真實，但不是沒有；沒有便是斷滅、虛無。但虛妄不真，是指一切諸法時時刻刻、分分秒秒、剎那剎那都在變化，因此沒有一個永遠、實際的存在。

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照片。你雖然知道照片裡的人是你，可是那個你也不是現在的你，因為你其實分分秒秒都在變。那麼哪一個是真實的你呢？所以當你認為有一個真實存在的你時，我們說這樣的認知是虛妄的，但不是說你不存在。我

們只要了解諸法都沒有真實、不變的存在，然後心不要有所貪、有所求、有所得，這樣就算是具足正知見了。

我們在任何時間裡，都要有這樣的觀念和想法，並時時提醒自己，就會具足正見。修行只要依這「八正道」裡的正見去修就對了，因為只有具備正見，身心才會產生正定，而所有的行為才會是正語、正業、正命……等。

在《阿彌陀經》中，十方諸佛讚歎釋迦牟尼佛的願心不可思議，因為他發願來穢土成就眾生。我常跟大家說，為什麼佛陀在印度出世，而不去其他地方？因為印度的悲慘狀況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。只有到印度走一趟，才會知道人生竟然有這樣完全不同的狀況。實際上，我第一次去印度時，簡直是活受罪，苦不堪言。雖然苦不堪言，內心卻很歡喜，因為終於來到聖地，踏上釋迦佛陀親腳走過的地方。

當你看到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時，不要以為那就是佛，也不要以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佛不如阿彌陀佛殊勝或莊嚴。並非如此。這是佛的願心的表現。到了印度那種地方，我們才能感受釋迦世尊的偉大及殊勝，真的無法以言語形容。

基督教在後期所表現出來的博愛、所推動的慈善救濟事

業，以及其志工的虔誠奉獻，處處可做為我們佛教的借鏡。我們台灣的佛教，往往只是關在寺廟裡面誦經、燒香、拜佛，祈求消災延壽，忘記社會許多普羅大眾更需要你去照顧。這樣的責任我們幾乎都忘掉了。我們頂多也只是往了生脫死方面去用功，甚至都只是以怕死的心態在用功。這豈是佛陀教化我們的本懷呢？

所以家師弘揚佛法的方式，就是以推動教育來著手。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得更多、更清楚，這樣你對佛法才會越來越有不可思議的感受和信心。

我每次看到師父留下的影像，回顧他過去的一言一行，總是深深的感動，感受到師父真正是為了成就大眾而燃燒自己的生命。只有當你將自己的肝膽換成師父的肝膽，才能夠真實的了解他。希望大家多多翻閱他的著作，多多薰習，感受他的願力，就能讓自己頑劣、懈怠的心態有所轉變。

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這幾句話，讓我自己感觸極深。佛法給我們的東西真的是太美好了，但是我們卻沒有體會其中含藏的深意，只是這樣輕忽的唸過去，沒有依照它去認真的思索和相應，所以感動不了自己。

這本經你唸過去了，就好像看電影或小說，其中的情節可能讓你稍有感覺、甚至感動，但若僅止於感動，過後一切如常，那就不行了。

佛陀給我們的教誡不只是讓我們止於聞知，而是要讓它進入我們的生命裡，深入我們的血肉，淪肌浹髓，真實的烙印在心裡，那麼在任何境界來臨時，我們都不會退失信心，掉落在無知顛倒裡，這才是真正的修行者。所以每一個因緣的當下就是最圓滿的，而不是等到什麼事情出來時才圓滿。

著相非淨土

因此，〈如理實見分〉很重要，若不具備正確的知見或認識，那後面都是白說了。反之，如果能有這樣的認知，那麼佛陀在後面所說的法，就能一步一步讓我們在身口意三業上更為圓滿，教化的因緣會更加具足，方法用得更善巧純熟，而自己認知的廣度和深度也可以更加提高。

這就是說，當你見性之後，你只是知道諸法的實相是什麼，不會對實相有錯誤的認知，不會再顛倒，但不代表你已經究竟圓滿。雖然眾生本來是究竟圓滿的，但是你並沒有真正的去覺察這樣的圓滿，更還沒有達到最高、最後的「究竟

覺」，所以開悟只能叫做始覺。始覺以後的種種行為，才能相應於真正的空性之理。

大家要學會用智慧，每一件事都用最大的歡喜心去做。就以煮三餐為例，你不要以為在家裡煮三餐不是修行，也不要說那是自私的，只為自己的家人做。不要這樣想，因為每一念其實都能決定我們身心狀況的品質。你依照每一個因緣去呈現出來的狀況，其實都是最美好的。

不要否定自己。當你用心去做每一件事，當下就是最美好的，用不著別人給你肯定或掌聲，因為那是從你內在的清淨心湧現出來的，與真實的智慧相應。當這樣的一念生出時，便是所謂的「初發心即成正覺」。

這就像家師以前所說的，他心中的法鼓山早已建設完成了。對一位有真實修行的大德來說，並不是只有當外在的境與相圓滿時才叫圓滿，而是當那一念相應於一切眾生、相應於諸法的實相時，一切在那一刻就已經圓滿了。既然他起心動念時時刻刻都是如此相應，哪裡有不圓滿或欠缺呢？哪裡還需要什麼東西呢？

自己的內在永遠美滿，但不要只落在自己上面，而必須

遍觀一切因緣，了解到很多人因緣不具足的原因，就在不善於認清種種因緣，所以你有這個責任去幫助他們。幫助他並不是給他魚吃，而是教他如何捕魚。就是把你用生命去修行得來的正知見、智慧、以及身心轉變都告訴他，讓他去學習，這樣他也可以轉變，從自己的身上也發出光來，而不是永遠是受光體，需要常常去祈求外在的溫暖、外在的接濟。

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看起來好像是消極的，其實不然。文字上好像是消極的，可是內在的生命卻是無限的積極，因為只有在放下了對身心的貪著之後，我們的生命才能超脫一切假相，進入真實的生命，而享用自己最真實、最純樸、最美好的身心。

除此之外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的另一層涵義，是在自我的人格淨化提昇以後，要進一步用自己的生命力量，點點滴滴去影響、去建設更美好的群體、環境或社會，因為「如來」也是指這個社會、世界、宇宙真正最圓滿的境界。如果以佛教的用語來講，就叫做淨土，但它並不是像一般人所稱的香格里拉或烏托邦那樣，是人類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或境界。

要如何去成就這樣的淨土呢？先決條件就是每個人在知

道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的經教之後，都能努力實踐，真正見到「諸相非相」。人人都能夠知道諸相非相，對所有的相就不會執著，就可以在各種相裡去做種種建設，最後完成以後就叫做「如來」。而「如來」具備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在這裡可以象徵淨土。

總之，淨土建立的根本基礎，就是讓千千萬萬的人都知道「諸相非相」。所以當每個人在付出他的心力時，都沒有任何貪求與執著，沒有我相及種種分別相，真正為國家、為社會做奉獻，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圓滿的境界，建立起真正的淨土，因為「心淨國土淨」，只有心清淨了，國土才會清淨。

佛法告訴我們，心念的力量就是主宰者，集合每個人的心力，便能使無情的國土或山河大地呈現出不同的果報。例如很多地方原本根本不適合人居住，可是經由許多人共同的心力及奮鬥，慢慢也能創造出一片新天地；相反的，原本美好的山川景色，也常因為眾生的貪婪，而被破壞得面目全非。

我們現在還發不出像佛陀那種悲智的力量和光芒，但是沒有關係，在肚子裡面的兒子也是兒子，對不對？他無聲無息的，也不會叫你，也不會做什麼，你甚至都還沒看到他，可是你已經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了啊！所以你也會用心去呵護

他，相信將來他會成長，變得像我們一樣。

這是比喻現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念之中，都種下了這個因，深信我們跟佛菩薩有同樣的智慧慈悲、以及福德解脫等能力，完全沒有差別；差別的，只是我們在力行實踐的工夫上還沒有做到。希望大家都要有這樣的認知，不再只是為自己修，或像以前那樣盲修瞎練。

我們知道自己的內在含藏無限的智慧和慈悲，對自己的身心便有無限的期待，對這個妙法、對國家和社會、對地球這個人類共同的家園，都充滿了無限的希望，深信它會更美好。這不是做夢，而是一個願景，能夠為我們這個時代開創最美好的前途！

正信希有分第六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，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。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，須菩提，如來悉知悉見。

「是諸眾生，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，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，若心取相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『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』」

. . . .

前面都已經發心，正知見也已經建立，甚至也行種種的妙行了，怎麼現在到第六分才是「正信希有」呢？這也是告訴我們，其實一般人對宗教的信仰，大部分都是建立在自己的迷信上。

很多人什麼都不懂，聽人家說哪裡好，就跟著去拜，或做什麼會有福報，就跟著去做，這就是迷信。他們可能石頭也拜，樹木也拜。到底拜這些做什麼呢？他們只是聽人說很靈驗就來拜了，但根本不了解那是些什麼東西。

這些世俗的說法其實是可以去營造、宣傳的，甚至可以假造。所以救世主如果真的在現代出現的話，大部分都是假的，都只是有心人營造出來的而已，只要是和利益結合的，就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力。因此大家應該檢視自己，如果自己信仰宗教是基於上述的動機，那就有問題了。

還有一種宗教崇拜，就是覺得某個人很了不起，為了沾到他的一些光，就變成追隨者，那就跟追星族差不多，追逐的永遠都是那種耀眼的光芒。這些人並沒有從生命裡去認知，自己所崇敬的對象，是經過怎樣的努力而有所成就，再想看看自己是否也可以跟著學習和轉變，讓自己的身心也能真正受益。如果有經過這樣的思惟和省察，你的信仰才是經過理智判斷的選擇。

力行生正信

在現代社會，由於傳播的進步，大家所受的教育比較深，也很容易接觸到經教的傳播，對於佛教的認知，就不一定要經由他人之手才可獲得，有眾多管道可以來認清、抉擇和學習。這是時代給我們最好的利益。

然而，我們的許多認知，都是建立在自己個人的知識背

景，以及身心狀況與經驗上，所以這樣的選擇不是來自於清淨心，而是經過自己的世俗智慧比較出來的，在佛法裡叫做「比智」，不是真實的「正智」。

來自清淨心的真實智慧，是相應於真實的佛法的，就屬於正智。經過自己的思考判斷，當然也不錯，但那不是真正來自對教理的了解後所產生的正知見，以及身口意三業力行後所產生的身心力量。只有依正知見及力行後的身心力量所建立起來的信仰，才叫做「正信」。

所以經典裡說，必須經過一萬大劫，才能達到信心不退。一萬大劫是多久呢？那幾乎沒辦法用時間去說明，因為一大劫已經很久了，一萬個大劫就是非常長久的時間。可見正信有多麼困難了！所以很多人學了一輩子佛，遇到不如意的生命狀況時，對佛法的信心或修持很容易就退失了。我們問問自己，便知道的確如此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不是把信心建立在前面所說的妙行、發無上菩提心上面，也沒有真正去降伏自己的心，那麼自己對佛法的信心時常左右搖擺、反反覆覆，就是很正常的現象。所以正信是很希有的，它的建立實在很不容易。大家可試著問自己：我對於佛法是否已建立真實的信心了？

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

接著來看經文。當佛陀講了「無住布施」、「凡有所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見諸相非相」這些話之後，連道行高深的須菩提都問：「眾生聽到您說的這些話，是否會真正的相信啊？」佛陀講的道理，其實大家都聽得懂，但是懂歸懂，真正的困難在於能否產生真實的信心。

在古印度，為什麼佛陀講的四聖諦、十二因緣，後來會演變成更高深的中道實相義？因為修四聖諦、十二因緣的小乘修行者，雖然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，但仍認定自己的煩惱及種種一切都是實有的，而且要經由修行來斷除，斷除後就可證得不生不滅的解脫自在。

所以小乘的修行人可以從初果修到四果，並將這些果位當作實有的修行成就。亦即經過種種奮鬥、努力之後，可以斷除諸煩惱，而讓生命達到真正圓滿的境界。

這種觀念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、也會相信。但是佛陀所證悟的道理，是告訴我們：諸法都是因緣和合、空無自性的，而煩惱與證得的果位也只是一種相，同樣屬於緣起法，所以也非實有。小乘修行者則將有為法與無為法分成截然的兩邊，

認為有為法是緣起空的，無為法則不適用緣起空，是實有的。這與佛法的究竟道理不同，所以後來才發展出中道實相義的般若思想。

般若的中道實相義主要建立在「破」的思想上，它告訴我們無一法可得、無一法可立，但又不是斷滅或虛無的。所以當佛陀講出這些道理時，和大家的理念及認知相差太遠了，當時大多數的印度人聽到這種論調都接受不了，因此後來在印度才又有「唯識」的思想。

唯識的理論立基於「勝義有」，也就是一切事物的有無，其實是透過我們自己的心念來認定的，亦即我們的心識認定它存在，它才存在，甚至說萬法萬物都是唯識所變現的。當然這道理也算很深奧了，但唯識的有，只是建立在虛妄的識上，所以後來又發展出「真常唯心」的理論，認為一切本來就是清淨圓滿的，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，這就是一切諸法的本質。

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

在佛陀講了前面的開示之後，連須菩提都還會問：「有沒有眾生會相信您老人家所說的這些話啊？」可見佛法真的

很難懂，但不是經教的文字或義理難懂，而是難在我們的生命無法和它真實相應。若能相應，當下就是真正的見性、解脫了！難就難在這裡。

但是佛陀告訴須菩提不必擔心或悲觀，以為人們不會相信。大家起先可能覺得很突兀，不能接受，但如來滅後，經過了一段時間，觀念漸漸不同，有善根的人就能接受及相信，其實也不一定要經過五百年。

我們應該了解，一種觀念形成的過程中，可能需要許許多多人為它犧牲，因為某個新思想的雛形剛形成時，往往因為太過先進，阻礙一定很多，不僅會引來許多議論或反對，甚至也會被視為異端邪說；但時過境遷，體認其道理的人接受了它，慢慢就能影響其他人，再加上時代演進所帶來的新知，反而就可能變成真理。因此，佛陀這樣的思想，要經過時間的醞釀以及大家的推動，後人就比較容易接受了。

「持戒修福者」，其實是泛指能接受佛陀這樣觀念的人。到了後代，這些人看到這幾句話時，內心就會生出真正的信心，而且「以此為實」，如同我們現在對於這樣的觀念，相對來說就很容易接受了。

當我們一念間思想轉變時，生命的品質可能就隨之昇華，整個生命就完全不同了，所以家師所說的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，和佛陀這段話是一樣的道理。只要你接受了這樣的觀念，整個生命的內涵就不一樣了，生命的重點不再是為了讓口袋裡的錢財更豐足，而是讓內在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更加美滿。這才是真實的體會，亦即「以此為實」。

接著，大家看到「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」的經文時，不要認為這些人都是已經在過去諸佛的地方種過善根。事實上，所有的知見、觀念等，都是經過自己學習的。

你這一生的知識與體驗決定你現在的想法和看法，但是這些想法、看法又是經過多少先人的代代傳承才能形成的。意思是說，經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，以及過去無數諸佛的努力，最後當你看到他們的種種作為時就會深受感動，也就是這些人的努力你認可了，所以一看到這些經教義理就能馬上相信。

例如家師的主要理念就是「佛法這麼好，為什麼知道的人這麼少！」我們聽了以後，覺得這說法很對，因此也繼續努力推動；將來認同及受到感動的人，也會同樣發起這樣的

心。但是要他人認同，談何容易？後人之所以能認同，其實是經過很多前人的努力，他們才能感受到那句話或那個思想的力量，這就是種善根。

我不知道其他大德對《金剛經》這句話如何解說，但這就是我對「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」的看法。所以不要認為自己很脆弱，做不了什麼事情，其實我們自己也都是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，因為我們都是在替親人、朋友及後代的人種善根，好讓他們可以體會佛法的真義，否則佛法豈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。

既然今天的一切都是別人為你種了善根，那麼你自己也要做諸佛，去幫人家種善根，也不必在乎需要多少時間。佛陀講「五百年以後」，其實五百年只是個數字，代表很長的時間。

十年磨一劍

每個人的願心就像種子一樣，將其種植在土地上，只要因緣條件具足，就一定會開花結果。更何況我們種的是菩提心，是菩提的善根善種，是真正合乎生命實相的智慧，以後一定會與人人本具的佛性相應。相應之後，我們就要時時刻

刻去覺察它、觀照它，這樣自己內在的妙明就可以發展出來。這便是「本覺」。

本覺是「妙明」。若能覺悟自性本具的圓滿，則叫做「明妙」，即是「始覺」。因為性體本來就是清淨圓滿、具足一切的，不需要再經過後天的努力與薰習，所以是妙的。只是我們在聽了本性圓滿這些法之後，還要經過薰習、努力，才能與其相應，這就叫做「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」。

由於許許多多人的努力與教導，當你聽到佛陀的這些話，馬上就會和內在的妙明本性相應而被感動，而你心中本具的智慧及妙德也就自然流露了。此時你所體認的一切，就會變成真實的信念，所以叫正信。

當你具有這樣的真實信念時，要你拋頭顱、灑熱血，或做種種的犧牲，你都不會退縮。所以信仰是非常重要的，但信仰的建立不是來自於盲信，而是來自我們對自己生命的真實提昇，而且佛法的教理也能引起你對原來的理想生命的嚮往。只要經過這樣的努力，你對這些佛法的教誡就能夠認清及肯定，並建立真實的信心，更鍥而不捨的努力下去。這樣也就跟正信相應了。

如果有眾生能一念生起如此的淨信，諸佛菩薩就知道這是有大福德的眾生。實際上你自己也會知道，因為當你一念能生起如此的淨信時，從此以後你的生命所展現出的身心力量與作為就大不相同了。那麼諸佛菩薩是誰呢？也就是你周遭的一切人，因為他們一看到你，就會想：「哇！了不起，他的生命真的改變了、進步了！」

為什麼這些人會有福德呢？因為他們能夠降伏自己的心，真正沒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實際上，這四種相最主要只有一相，就是我相。

眾生就是指生生不息的種種東西。當然除了自己和他人以外的大眾，也可以叫做眾生，但我對「眾生」的主要解釋是，一個人對很多的觀念或事物放不下時，就是著於眾生相的眾生，亦即掉落於眾多的生死之中。例如將某個觀念、事情或人物，一直放在心裡計較。

曾經有個婦人非常氣她的小姑，只因她剛嫁過去時，小姑對她講了一句不中聽的話，她就懷恨一輩子，現在一提到，還是咬牙切齒的。她們都已經是為人祖母的老婆婆了，也不知還有多少日子可活，但只要一想到這件事，她就滿肚子不高興。這樣對一句話放不下，就是「眾生相」，而永遠記恨

則是「壽者相」。

以依、正二報來說，五蘊組合成的個人身心屬於正報，也就是我相；個人身心以外的眷屬、錢財、名位等都屬於依報，也就是人相。甚至「我的觀念」是以我為主，也算是我相；我的觀念以外的別人的認知，也可算是人相；其他種種的觀念，則可算是眾生相；而抱持這些觀念的時間性，就屬於壽者相。

在修行上，不管是針對我們自己的觀念、或是待人處世，如果沒有降伏其心，一直落在相上，總是被以前的恩怨情仇綁住，擺脫不了，生命品質就會很差，人生就會變得很苦。為什麼有些人有福德呢？因為這些人能降伏這四種相，而周遭的人也都能感受得到。

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

除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之外，我們也不可落於法相、非法相上。法相與非法相其實是有標準的，例如佛法裡五戒十善的種種善行算是正法，屬於法相，其他的則算是非法相。但佛陀告訴我們，在修行的過程中，如果認為自己在修正法，或者在淨除邪法，便都錯了，因為這早已掉在

相上。

如果你著在相上，那麼你修正法之時，就可能認為自己是個完人、聖人，別人都不如你；如果你掉在非法相裡，就可能認為自己很不好。所以掉在法相及非法相上都不對，都是落在有為相上，在事相上取著，沒有真正做到降伏其心。

有人可能認為，不取著於事相應該就是對的。但你若認為自己不取著就是對的，就還是落在相上。只要執著對錯，就都不對了！對於一切諸法，要做到真正的無相，才能契入真正的實相。即使你是落在正法的相上，所見到的也永遠只是某一面而已，沒辦法面面俱到。

以現實中的現象為例，有白天就會有黑夜，或者像一些細菌或害蟲，我們以前認為它們有害，要趕盡殺絕，後來才知道，其實它們也是生物圈的一環，不能用我們的觀念去認定它們好或壞。對我們人類有害的，我們可以在生活中儘量遠離，但不必趕盡殺絕。

因此，大家應該了解不取相的道裡，不要因為自己的觀念或行為是對的，就認為自己是正人君子，而看不慣其他人，常常在心裡批評或看低人家。但是，所謂的不取非法相，是

要我們遠離那個相，而不是變成鄉愿，是非不分。對或錯，你照樣知道，而且還是會選擇對的事去做，不對的也會去改進，只是不住著在相上。只要不著於相上就沒問題了，但並不是把對和錯混在一起，沒有是非的標準。非但不是如此，在不住著好相、壞相時，你反而能看得更清楚，並能生起智慧去轉變它，而不是什麼都不做。這才是真正的不著相、不取相。

佛法並不否認在因緣變化之中所呈現出來的相的好壞、是非，或其作用。佛法告訴我們，要清楚明白這些相上的變化，但不要住著其上。換言之，我們要善觀一切，而不是不觀一切，所以不會是糊里糊塗的。

對待任何人，我們都不要認定他是好人或壞人，但是仍然要知道他的身心行為好不好，然後給予適當的關懷與幫助，因為人人都不一樣；但只是相不一樣，性上都是圓滿的。我們深信人人都有佛性，只是智慧還沒有開，也還沒建立起修行的信心。

因此，佛陀教我們不應取法、不應取非法，因為無論取法或取非法，都會掉落在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諸相裡，就無法真正做到無相、無住，或相應於真正的無上正等正覺。但

我們眾生就是常常落在這裡，固執己見，常以為自己所見、所說、所做的，就是最對的，甚至完全不願接受任何其他觀點。

此外，我們一般所認為的降伏，頂多只是去除本身的問題、執著、偏見、短處。但佛法所講的降伏，是更進一步告訴我們，連所謂的染淨、好壞等一切對待法，也一樣不可得，也就是一切法都是畢竟空寂、畢竟清淨、不來不去的，這才是真正的般若思想，也是《金剛經》所要表達的真實義。

「如來常說」的「常」，不只是指經常，更是指這是真實不變的實義。所以「如來常說」，意即宇宙的究竟實相就是如此！過去諸佛這樣說，現在諸佛這樣說，未來的諸佛也會這樣說。就像天地的經緯一樣，雖沒有任何形象可見，卻是亙古常存，沒有人可以改變它，也沒有什麼可改變的，它就是如此的事實，如此真實的存在著。

既渡捨舟

佛陀提醒大家，佛雖為大眾做種種的指導，但不要就以為有真實的法存在，然後在法的修證裡做取捨，例如認為誰得道了、誰已經證到第幾果了，這跟般若的真實智慧都無法

相應。因為這些教法其實如同渡河時所用的船筏，只是用來幫助我們出離眼前這些困頓；當我們用船筏渡過河以後，不會繼續背著它在路上走，因為它只是暫時的渡河工具罷了。

因此，雖有《金剛經》這部法可說、可聽，但它其實也只是一種譬喻，是不得已必須暫時用這樣的方式來說明究竟的真實法。既然它只是一種譬喻，就不要把它當作真實的法；然而，若沒有藉著這種方式或譬喻來說明，大家就無法體悟究竟的真實法了。

如果我們不了解經典的真正內涵，無法從自己的生命體會到：佛陀所說的法只是藉著種種言語及方便，來指出那遠離言說相的真實法——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體證究竟的實相，而只落於自己的妄識了。

另一方面，舟筏雖然是最簡單的渡河工具，但只要能幫我們渡河即可，我們不必在乎這工具本身是否尊貴。因為一切諸法本自如如、本自空寂、本不來去、本不生滅，縱然是佛陀所講的法都應該捨離，何況其他的法或非法！

既然諸法當下都是空寂如如的，當然也是平等不二的。因此，所有的法並沒有大小、高低、優劣之差別，要平等的

對待一切法，不要有所取捨。一切都只是因緣，只要看自己跟哪一種法比較相應，能幫助你度過當時的迷惘或煩惱，那就對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能認定這樣的法是實有的，牢牢抓著它，甚至認定自己很偉大、或這個法很了不起。

佛陀曾經說過，對出家的法師都要恭敬。當然，出家法師的言語與身心行為有好有壞，但其實不必去分辨，因為只要他現出的是出家相，那麼你自己是否能生起一念的恭敬心，才是你能否度過生死苦厄的關鍵！

比如你掉入河流時，即使身旁浮過來的是一具死屍，你藉著這個死屍的浮力，也一樣不會被淹死。因此，你跟隨的師父也許言行有好有壞，無法十分莊嚴，但你多少還是能藉著他來讓自己得到利益。一切法並沒有所謂的好壞、高低、貴賤的差別，重點在於，自己能否藉著那個法來渡過生死的苦海。

無得無說分第七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，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，非法、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

. . . .

說聞俱寂

當佛陀提到「如筏喻者」時，就是要大家對正法、非法都不可以有所取捨。但這麼一說，大家可能就會有個疑問：「那麼到底佛陀有沒有指導我們什麼呢？我們是不是要從佛陀的指導中學習到什麼、或得到什麼？」

所以佛陀乾脆進一步問須菩提：「你們真的認為我有說法嗎？」其實這是為了更進一步讓我們瞭解，佛陀說法四十九年，講這麼多經教，並未落於任何一個文字上，所以佛陀是無說；既然他無說，聞法者也就沒有得到任何東西。因此，說法者要無所說，聞法者要無所得！

但大家若以為這樣就變成虛無、死寂，那就不對了。其實佛法的特色就在這裡。世間一般人的認知，就是如韓愈所講的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」，老師一定是有什麼東西，才能教導弟子。但是佛教告訴我們，佛教的確也有其教法，但是最後要超越這些教法，並真正和無我相應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大義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就沒有所謂的智愚、凡聖之分，人人都平等一如了。

可是世間的一切現象，看起來明明都有差別啊！的確，

佛法並不否定相的存在與差異，但是佛法所講的平等與性空，是即這個相的當下，就知道一切諸法都是緣起的，所以說它們都是平等、空寂的。諸法雖然是空寂的，但又可以展現出各種不同的形貌，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差別的當下，就是全部平等的。這才是真平等。

佛法所謂的真平等、真空寂，並不是指沒有森羅萬象或種種差別對待，而是指這些森羅萬象當下都是在剎那生滅，所以本質都是空寂的，因此是真平等。另一方面，平等的當下，就具足了種種的差別，所以《華嚴經》說：圓融不礙行布，行布不礙圓融。

因此，佛法的無相，反而超越了一切的局限；但也不是在離開這局限之外，另外有一個東西。還是要在這個局限裡面，去展現出更大的空靈、更大的廣闊空間。所以藝術家或有大成就的人，常常有所謂的靈感，能超然物外。如果沒有物，他何從超越呢？因此所謂的超脫，就是要建立在一切有的基礎上，然後超越它，不被這樣的「有」所局限，這樣就稱為「無」。

靈感並不是天生的，而是經過一定的修行或努力才產生的。大家為什麼沒有靈感呢？因為你沒有前面那些努力或修

行的基礎，當然就超越不了，或展現不出你現在這些堆積出來的知識以外的另一層的表達。

所以我們看到「無得無說」時，千萬不要只掉在空的那一面。事實上，我們要超越身心等種種相的對待，進入真正的無相，才能呈現出種種的妙相。

無證無得

在這裡，同樣重要的是，我們應該發起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心，但不要認定有一個實際的果位可得，所以佛陀才問須菩提：「在你的認知裡，如來有沒有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呢？」須菩提非常謙虛的回答：「如我解佛所說意……」。其實他不只是了解，而是真正經過生命的實修後，對佛陀所講的教法已切切實實的了悟。

那麼到底有沒有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法呢？如果你回答有，你就是認為實際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東西；但是佛陀說，實際上並沒有這個法。而你若回答沒有，那就是掉入斷滅見。

佛陀所講的修行的種種步驟，就如同舟筏，有問題時，用這樣的法，此法在當時就是你的無上正等正覺。用它，又

不執著它，用完即捨掉，如臨濟所說，吹毛劍，用完即須磨。此即無上正等正覺。因此須菩提說：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定法，如來可說。」所以世間法和佛法都是一樣的，不要去分別它們。如果對出世間的法，用有所得、有所求的心去相應或理解，那麼出世間的無為法也變成生滅的有為法了。

有人會問：「如果沒有那樣的果位，為什麼我還要努力去成就它呢？」如果你認為那樣的果位是實有的，即使讓你達到了，也不是真正的無上正等正覺。只要你還沒超越自己所體證的一切成就，你的成就還是非常有限的。

我們若認定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可得，則往往在得到以後，就會一直住著在那裡，停步不前了，那當然就不會再繼續進步。所以只有放下你自己原來想要成就的目的，但依然發心去努力，同時步步踏實，去實踐並成就你所發的願心，而真正有所成就時，也不停留或住著在那裡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。

在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之後，佛為什麼一再說沒有這個法呢？這個沒有，並不是虛無的沒有。我們一直有錯誤的觀念，認為一切東西都是實有的，因此佛就是要破掉我們這種錯誤的認知。

賢聖以無為法而有差別

我在前面也提到，不只是阿羅漢，連八地以前的菩薩都還會住著在自己的成就裡，這時佛就會常來護念，告訴他不要住著在那裡。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為一切眾生說了許多法，但如果佛認定自己有說法，或常常認為自己就是佛、就是大家的導師、自己說的法最珍貴，那麼這樣的佛陀和世間的國王或掌權者不就一樣了嗎？佛的不一樣，就在於他不認為自己是如此的，而能一視同仁，讓每個人處處都可以和他一樣，平等一如。

大家必須瞭解，佛法沒有真正的定法。要和佛陀所講的一切諸法本自空寂、本自如如、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道理相應;所有的起心動念，也都要與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之理相應；而在一切的作為中都要能夠無住生心，不住著於任何境界上。這樣，就算你行的是世間法，那也都是佛法！否則即使你做任何佛法的修行，比如修禪定、做布施、持戒律等等，也都只是有為法。

以聖賢來說，為什麼有的叫做佛，有的叫做阿羅漢，有的叫做菩薩呢？所有的聖賢，其實都是要在自己的生命能夠真正相應於無為法時，才有這些差別的。

所以我們是不是真的佛弟子，就要看我們的身心是否相應於真正的佛法。如果你天天都在唸「阿彌陀佛」，手上也掛著念珠，而認為這樣就是佛教徒、就是修行，那就不對了。相反的，你應該問自己：「我的生命跟真實的佛法道理相應了多少？」

你若能夠在「無得無說」之中，體會到它真正所指的東西，那就叫做開悟，也就是悟到你真正的本心、以及諸法的究竟實相，而諸佛菩薩與歷代祖師們的真實肝腸或面貌，你就可以一清二楚的見到。否則你永遠只是在外面繞。

依法出生分第八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」

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」

....

無為法的深度與廣度

先前講到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，所以這裡的「出生」，其實就是指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聖人，乃至於菩薩、佛，而菩薩又分為很多的階位，其中的差別就在於他和無為法相應的深度與廣度。

如果只是相應於我空、而非法空，證到的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聲聞類的聖者階位。但是所謂的人空、法空裡，還有所謂的俱生我執、俱生法執，也就是最微細的那一類執著或煩惱，而它們的深淺、有無，就看自己究竟與無為法相應多少。只要斷除那些微細的煩惱，最後到達「金剛後心」，就可能一念馬上相應於真正的佛果。

所以〈依法出生分〉標題中的「法」，就是指無為法。依法出生，就是隨著與無為法相應的深廣度，證果便有所差別。在這裡，佛陀以世間的寶物與無為的佛法做比較，因為世俗的眼光常以一個人錢財名位的多寡，來斷定其成功與否。而〈依法出生分〉告訴我們，財物珍寶布施得再多，都不如在法上能真正契悟。只要能在法上真正契悟，即使所悟的只是一個四句偈，都可以讓你得到無比殊勝與真實的利益。

因此佛陀進一步問須菩提：「你想一想，如果有人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，這個人所得的福德是否很多？」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當然也是一種比喻，意思就是以很多的錢財來布施，這樣的人所得的福德當然會很多。越是種福、培福，福德自然就越享用不盡。

須菩提回答：當然很多。因為只有真正知道福德的實性是什麼，而不是掉在福德的相上，福德才會是真正最究竟、最圓滿的。這裡的經文有個錯字，應該是「是福德，即非福德」，而不是「即非福德性」。

於是佛陀告訴須菩提：如果有人能受持這本經中的一個四句偈，他所得的福德，就比用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還大。大家不要認為「此經」就只是指《金剛經》，其實它也是指諸佛所從生的般若，那才是所有真實、殊勝利益的根源。因此所有經典都適用。

大家要清楚知道，一切諸法本自空寂，所以當你行、思、說、做任何事的時候，都要和無相、無所求、無所得相應。若能如此，就真正是有無限的功德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執著「此經」一定非是《金剛經》不可，佛陀所講的一切經教義理都算是「此經」。只要你在從事於世間的任何事相時，和佛陀

所講的任何一句話相應，那麼世間的言語或俗事也都變成經了。

隨拈一法，皆四句偈

因此這一本經也不需要全部讀完，只要依其中一個四句偈，就能成就，就有無限的福德。哪四句呢？例如前面提到的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，或最後面講到的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這都是一四句偈，甚至經文最開頭的「飯食訖，收衣鉢。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」，也都是四句偈。

實際上，連四句偈都是多餘的，只要了知諸法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的，而與此緣起性空之理相應，那就對了。所以有明顯的文字來表達也可以，沒有文字表達也可以，只要你能知道實相義，或相應於實相義，那就是一四句偈。所以佛陀拈花微笑時，拈的是花，但在迦葉眼中，見的就是四句偈，不過在一些天人或我們凡夫眼裡，見到的就還是花，頂多是很漂亮的花。

拈花可以證悟，念一個法句同樣可以證悟，重要的是見到真實的法義！所以四句偈絕對不是一個特定的東西，也不

只是經教上的文字，連山河大地也都算是四句偈。只要真正合乎佛陀所講的法，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，然後降伏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凡有言說、作為，都與無相相應，還有妙行、無住等教法你也都相應到了，那就是「從此經出」。

在生活的當下，所有的語言文字，或舉手投足、起心動念，若與此相應，就是真實的佛法，就是真實的空；從這樣的「真空」產生出來的一切，就叫「妙有」。所以真空是無所不在、無所不成的，從我們起心動念，一直到無上果地的完成，都不離於真空。

另一方面，財寶是有為、有限、有量的，但智慧則是無限、無窮盡的，而且可以像傳燈一樣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一直傳下去。口袋裡的財寶你給別人以後，自己就沒有了，越分下去越少；而智慧就像點燈一樣，你自己點著以後，也可以為他人點，他人再輾轉為更多人點，當燈燈相照時，就更加殊勝圓滿了。這就是財寶和智慧的差別。何者福德或功德較大？當然是代表智慧的四句偈比較重要。何況佛陀告訴我們，一切諸佛以及諸佛的無上正等正覺的大法，都是從般若智慧所生出的。

大家要知道，如果你認定佛法就是佛法，那麼它當下就不是佛法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心起了分別！佛陀講的法確實是佛法，可是我們聽入耳朵之後，若執著這是正法、非這樣做不可，那就變成相上的執著，不是佛法了。

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認為自己遵奉佛法、如法修學，就是最對、最好、最高明的，其他人不這樣做就不對。實際上，真實的佛法即非佛法。必須如此相應，才是真正的如法。

無相布施

我們不只要在義理和修行上努力，也要以布施來培福種福。例如道場需要護持，建設也需要經費；這些經費的使用，不是為了讓出家人有更好的享受，而是為了方便眾生的修行，因應大家修行時的需要。但每一個人在培福的當下，不要只想到自己是在培福，要更進一步想：「我的付出不僅是為自己培福，更是希望道場擁有這些資源以後，能有更多人來修行。」

實際上，布施的真正目的，應該是希望更多的人來修行，來獲得佛法的利益。若能這樣發心，那就不只是在事相上培福，而同時也與無為法相應了。因為你不是為己求，不為己

求就沒有我相；若沒有我相，相應到的就是無為法。這就是真正的培福，也就是無相布施。

無相布施，絕對不是沒有目標的亂撒錢，而是所做的布施功德是不為己求，只希望可以利益更多的人。否則即如經典所說：修福不修慧，大象著瓔珞；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。

現在很多學佛者都是最有福、最有慧的人。如果沒有福，哪能到處去聽經聞法？可能為了填飽肚子，根本沒有時間來修行。但如果只知道賺錢，不懂珍惜佛法，對生死大事既不了解、也不關心，錢財雖越積越多，到頭來也是茫然無助。

家師有一次開示，講到他的一位企業家朋友患病住院，家師去醫院看他，他說：「法師，以前我認為錢賺越多越好，但現在醫生告訴我時日有限，所以我願意用我全部的家產，來換多一個月的生命！」其實多一個月都算是奢侈的，有時連多一分鐘都不可能！真正面臨重大的病痛時，錢財再多也幫不上忙。

一相無相分第九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：『我得須陀洹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『我得斯陀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」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『我得阿那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名阿那含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！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！我不作是念：『我是離欲阿羅漢。』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。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」

. . . .

無智亦無得

這裡有很多聲聞果位的名稱。小乘將見惑分成八十八使，將思惑分成八十一品，而在證到四果阿羅漢聖位的過程中，就是要一步一步將這些見思惑斷盡。這些惑斷得越乾淨、越究竟，就能證得越高的果位。

證得初果的人，在思想上大致不會有錯誤的認知了，例如不會起顛倒見，認為身體是實有的，也不會掉在斷滅或虛無的斷見、或靈魂不滅的常見這二邊，當然也不會掉在無因果的邪見上。

須陀洹就是指初果。佛陀問須菩提：「你想想看，證得初果的人能不能這樣說：『我證到初果了』？」實際上，證得初果的人當然知道自己證得初果，就好像我們吃飽了自己就會知道，沒吃飽也會知道。所以相應於真實理地的人，自己絕對清楚，而其身心表現出來的，也都跟以前不一樣。他對經教義理的領會或對身心的掌控，表露出來的，馬上就與眾不同。所以證得須陀洹果的人，絕對知道自己是須陀洹。

但是佛陀告訴我們，如果你認為自己證得須陀洹果，而且實際有這個果位可得，那麼你所見到的，就只是偏空的部分，並非究竟圓滿，因為事相上你還有種種的差別要去圓滿。所以你如果只住著在初果裡，認為自己斷除了某部分的身心煩惱，常常跟他人講：「我是無貪的人喔！」別人只要多聽幾句，就會覺得很好笑！這就像有人動不動就說：「我是不求名的人喔！」真正不求名的人，還會跟人家說自己不求名嗎？那其實還是落在另一種執著裡。

真正相應於真實法的人，他的身心確實會有受用與轉變，可是不會住著在那裡，只會在需要時加以運用，就像一位科技專家，不會回到家裡還一直說自己是科技專家。所以證得須陀洹果的人，不會認定自己證得須陀洹果。

所謂「入流」是指入聖者之流，也就是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之流。凡夫因常掉在色聲香味觸法裡，所以不算入流。須陀洹果一般也稱為「預流」，「預」要解釋為參與、參預，而非預備，就是已經進入、參與聖者這個階級了。但如果須陀洹自認為有這樣的果位可得、可享受、可成就時，就一定已掉入色聲香味觸法裡了。由於一切諸法不出於色聲香味觸法，所以入流的人，要自己體認沒有流可入，這樣才能真正算是須陀洹。

佛陀又進一步問：二果的斯陀含，能不能認為自己得二果了？須菩提也回答不可以。二果又稱做「一往來」，也就是還要到人間、天上再來一回，以後即可不再受生。但是以佛法的真實義來說，實無往來；無往來才是斯陀含。

接著佛陀又問：三果的阿那含，能不能認為自己得阿那含果了？須菩提同樣回答不行。阿那含的意思是「不來」，但一切諸法當下就是不來不去的，所以你如果以為自己證得

「不來」，那麼你的所見便有所偏失，不是真正的圓滿。

最後提到的阿羅漢，也是一樣。阿羅漢又稱為「無學」。如果阿羅漢認為自己是離欲、無求的阿羅漢，那就不是真的阿羅漢，因為他已住著在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諸相上。

因為須菩提能如實的自我觀照，所以佛才讚歎須菩提得到「無諍三昧」，是人中第一。諍同爭，就是爭論之意。只有有相的東西才會產生爭論，如果沒有東西，我們還會去爭嗎？就是因為我們心中常有「自己」這個相在，所以才會跟他人做比較，例如認為自己口袋裡錢很多，就常常會跟人家比氣派。

欲就是有所求、有所得，能夠相應於無相，才是「離欲」。我們從無欲者的無所求，反而可以看出此人的成就，因為一個人在無所求時，才能夠滿足大家的希求。反之，若只想到自己要獲得更多，想來想去都是想到自己，則初發心以及一切的作為就會很保守，成就也就會非常有限了。可是，只要一切發心都是為了大眾、為了一切眾生，就算自己現在是個渺小的人，將來也一定會有大成就。

修學大乘佛法，都不知道自己需要多久才可以成就，但

是修學小乘的解脫法，尤其是從見思惑的修學來說，只要證到預流果，就可以保證還需要多久時間就可以解脫生死，因為修這種解脫法是有層次的，自己也會知道如何次第將煩惱去除，也能清楚大約到何時就能全部斷盡。

例如到達初果之後，成就最快的，只需要三生就能解脫，最慢的則需六十劫。也就是最慢、最久六十劫就一定會解脫、可以畢業。只是在過程中，可能需要多留級幾次或留校察看，但無論如何，最後還是會畢業，因為已經進入這個學校讀書，不會被退學了。

證到二果就是一往來，只須天上或人間再來回一次。因為證到二果聖位的人，自然而然就會用功，一步一步就能自動成就，就像養小孩一樣，只需要天天餵他、照顧他，一定就會一天天慢慢長大，不必擔心他不長大。證到了三果的不還果，就不用再來欲界的天上或人間受生死了。

但是漢傳佛教並不如此認定。大乘禪宗主張，本來沒有煩惱要斷、也沒有佛果要成就，所以禪宗不談也不求禪定解脫，不在禪定解脫上下手。但解脫其實還是有的，還是真實存在的，只不過無論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雖然實際上都有那樣的果位，但從究竟的中道實相義來看，就只有其

名，而沒有實際的果位可得。

阿蘭那行

最後須菩提提到的「阿蘭那行者」，是指遠離人群，獨自修清淨行的人。「阿蘭那」翻成中文就是精舍。但精舍不是指將修行用的房子蓋得很精美、很漂亮，而是指遠離一切喧鬧以及欲望的追逐之處。

所謂在「阿蘭那處」修行，早期不一定要有建築，後期當然就有房子建築的形式了，但阿蘭那行的真正內涵是，在面對生命的一切狀況時，我們身心所表達出來的言行，要無所住著，不追逐種種欲望，也不住著在任何事相的成就上。這樣的修行者，生命充滿了真正的喜樂，所以稱做「樂阿蘭那行者」，樂唸做「藥」。

真正無欲之人，不是沒有任何欲望，而只是不將財色名食睡等事相擺在身心裡。所以他們並不是什麼都不做，而是如同虛雲老和尚所說的：空花佛事，時時要做；水月道場，處處要建。如果學佛修行只想趕緊出離這紅塵五欲，趕快逃離人群社會，那就偏差了。只要我們處處都相應於真實的佛法，那麼我們的家庭或周遭的一切環境，其實就是清淨屋，

也就稱為阿蘭那。

佛法說，降魔才能成佛，但所降伏的不是外在的魔，而是自己心中的妄識、染念、分別對待。只要能降伏心中的魔，世界就變得很廣闊，走到哪裡都是自在的清淨行，任何所住之處都是阿蘭那，而所做的一切、所過的一切生活，就是阿蘭那行，而且都是充滿喜樂的，哪裡一定要刻意去做些什麼才會快樂呢？

總之，修學佛法並不是要我們遠離世間的一切，因為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。菩提就在這世間，佛與佛法也都在這世間！

莊嚴淨土分第十
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

「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須菩提，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，於意云何？是身為大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大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」

....

日新又新

這一分主要是告訴我們，經中的這些教法義理雖好，但也不要執著有真實的教理可得。然而，整個般若部的經教，並不是要我們落入空洞虛無裡，而是教我們認清一切諸法的本質為空。

空不代表虛無，好像一切到頭來都免不了滅亡，什麼都沒有留下。空只是說明一切諸法是由各種因緣組成的，隨著因緣的轉變會有種種不同現象，只要我們不住著於任何一相，就可以超越現前身心的一切、以及所認知的一切，從而可以掌握自己已有的一些福德、智慧及知識，藉此來努力，再配合各種因緣，就能影響和幫助更多的人，共同成就更多、更莊嚴、更美好的身心、事業，乃至於國土。由此可見，空，實際上是擁有更多了。

歷史上一些偉大的祖師們，也是努力去成就自己個人的種種修行，但是他們沒有住著在自己的成就上，深知一切諸法都是緣起性空的，沒有一個我的成就可得，也沒有一個東西可稱為究竟圓滿，所以可以日新又新，好又更好，隨著時代和種種不同的因緣，成就佛法的多元化和各種面貌。

我們眾生的心性也是一樣，如果不住著在原來固有的一切，而利用現前種種的因緣條件，也可以創造出更新更好的事物。所以佛法是告訴我們，要捨掉固有的執著與認知，不再故步自封，而在原來的基礎上，如實的觀照它、運用它，未來就能開展出更多嶄新的成就。

例如現代很多產品的發明，也是建立在原有的事物的基礎上，但這些事物總是有不完美之處，很多人使用後發覺了這些問題，有才智的人就會以他擁有的知識來修正、改良，而產生更新的產品。

舉例來說，我們小時候玩的彈珠、橡皮筋、紙牌，那時覺得很好玩，但到了我們的下一代，兒童的遊戲變成任天堂等電動玩具，不斷推陳出新，越來越神奇。這就是心不住著在舊有的東西上，而雖不住著，也仍須以舊有的東西作基礎來發展。

同樣的，佛法講的畢竟空也是如此。若把它說成是消極的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甚或是斷滅或虛無，一切都不值得去努力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

希望大家了解，佛法告訴我們「無我」，並不是否定有

我們生命的存在，而是告訴我們，生命的存在，不是在我們現在認知的假象裡，它是分分秒秒一直在改變的。一切的知識和想法，都是隨著時代及時間不斷在改變。小時候的想法和現在的想法一定不一樣，沒有學佛以前的知識，跟學佛之後的知識也不一樣，而生理更是每分每秒都在改變。如果永遠不變的才叫做「我」，你怎麼可能找得到「我」呢？

就是因為是無我，才有我的存在。如果你執著有個真實不變的我，那麼任何東西都變成是死的，哪裡還有什麼新東西可呈現出來呢？我們整個人生其實是剎那生、剎那滅的。生的東西滅了，而滅的東西又生了，所有因緣的變化都是如此，但很多人不知道。

例如有人打坐的時候，對心的變動覺得很煩亂，就隨著念頭走，而不能了知我們的心原本就是變動的，念念不住。你如果發覺心有這樣的變化和作用，以智慧觀照它，就可以不必隨著當下的感覺走，甚至可以轉變它。

所有的心念都不是固定的，可以隨著因緣改變。你可能不滿於當時的相，可是你若馬上警覺，加進了正念，例如懺悔、反省、發願，就可以使這個因緣轉變。這麼一來，原本讓你覺得悲慘或不舒服的念頭，就可以消除了。

再舉例來說，看到一個陌生人，你心裡有時馬上覺得他是善或惡，後來慢慢接觸了才知道，這個人只是看起來面惡，心其實還是滿善良的。可見很多的判斷，都是由你長遠積累下來的知識、觀念等形成的，但你進一步去看，便知它們是不真實的。只要這樣一改變，你待人處世，就不再那麼執著現前的表象，比較會用智慧去觀照了。

如何把這樣的佛法智慧化成我們生命的力量呢？這就看你在與人互動的言語和行為上，是不是採用更柔和婉約、更慈悲謙虛的態度。若能如此，那就是你在面對種種因緣時，能以智慧觀照、抉擇，放下自高自大的我慢心了。你知道因緣的殊勝，也會善用這些因緣，最適巧的處理或對待現在所面對的人和事，那就是智慧的流露了。

家師常說，每個人想要的很多，但真正需要的不多。例如你到百貨公司瞎拚 (Shopping)，看了這個東西也好、那個東西也好，起心動念時，馬上想想：其實這樣的東西在我衣櫃裡面還有啊，我好像不太喜歡它了，但丟掉又可惜。這也是一種智慧的覺察或觀照。有了這種覺照，你就會選擇對的方式以及對的言語或行為來處理它，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

什麼叫做對的？就是無相、無住的。無相就是把自己放

低，讓自己的我越來越淡、越來越小。無住，就是知道所有的觀念與看法都不是永遠的、真實的，並且不認為只有你的才是最好的，反而從各個角度或層面來接納別人的看法及別人的一切。

若能常常如此觀照，你的身口意流露出來的一切，就會充滿智慧與慈悲，做人做事就可以得心應手，不會產生許多的障礙。你的內心裡，不會住著於自己的成就，也不會因為自己努力付出後，沒有成就或回報，就覺得失望或挫折。

因此，並不是不必修菩薩的六度萬行，而是六度萬行的努力，要建立於無相、無所得、無所求的基礎上，因為一旦以有所得、有所求的心來做，就會產生很多障礙與困難。

劉邦的「無我」

自古以來，有偉大成就的人物，心中若只為自己，只滿足於現前的成就，不能夠接納賢才、或其他種種美好的東西，也沒有更大的眼界和抱負，就成就不了偉大的功業。眼界和抱負不是天生如此的，是要慢慢接納賢能之士的建言，不斷做修改和擴增，有所成就時，也不停頓在那裡。這也可叫做無住啊！

古今很多成就的人，其實都一定要用上很多佛法的觀念，只是他們不知道那就是佛法。例如楚漢相爭中的劉邦和項羽，就是個很好的對比。楚霸王項羽雖非有勇無謀，但他的感情和各種舉措，表現得更像我們大多數人；而雖說劉邦是混混出身，但他展現出的臨機應變的風格，總是有更遠的想法，而且也不會被太多的情感所限制，只要聽到哪個東西是對的，馬上就能接受。

例如他對張良的獻策，可說言聽計從，才能領先項羽，攻下秦都咸陽。反觀項羽，仗著軍力等各方面的絕對優勢，往往沒能審時度勢、採納忠言。例如在鴻門宴時，他不聽范增的建言，沒有當場斬殺劉邦，讓劉邦以尿遁的方式溜走了，造成自己最後在烏江自刎的下場。由此可見，越是沒有自我的執著、越能夠接受別人，也就越能成事。這種度量和心胸，其實也是一種無我的表現。

嚴淨國土，成熟眾生

希望大家都要認清，我們生活周遭的所有因緣，時時刻刻都在轉變，但也都等待著我們去開展。不必認為自己的時間已過、身分不對了，那只代表某些相可能已逝去，但實際上還有千千萬萬的淨土、福德、智慧要去努力培養。

在成就眾生的事業上，或說是對自己的佛國淨土的莊嚴，我們都要一步一步踏實去做。有人可能認為佛國淨土只有佛才有，我們不可能擁有。若是這樣想，就真的還不了解佛法。我們每個人都頂著一片天，而且這片天都是一樣的大小。這是指我們所能成就的一切，其實是相同的，不會有任何差別。過去的佛能成就，現在的佛能成就，未來我們也一定可以成就。

諸法由因緣和合而生，你認為有或沒有都不對。認為有就是著在相上；若認為沒有，你的生命就變成無可依循，沒有主宰，也沒有奮鬥的方向。只有相應於緣起空理去做一切事，內心不起執著，那才是佛法的修行。

淨土在每個人的心性裡都具足了，不要看輕自己。雖然如此，沒有經由努力，我們就不可能成就。也許你聽說做財寶的布施，功德不如與無為法相應那麼大，便認定修無為法就好了。那麼佛陀就告訴你，沒有無為法可得，也沒有初果等四果、乃至於佛果可得，那才是真正的得。因為釋尊有如此的體悟，燃燈佛才為他授記成佛。

諸佛其實早就知道我們人人都會成佛，因而才授記給將成佛者。所以不要擔心自己成不了佛，大家一定會成佛，只

是你還沒有產生真實的信心。真實的信心不是來自佛菩薩，也不是來自夢想，而是來自你自己的實力、準備，以及奮鬥。

當信心建立以後，你要更進一步去落實它。所以佛法告訴你，要步步落實、步步努力，但所有的落實和努力，都要建立在正知見上，不要住著於相上。同樣的，莊嚴淨土也應該如此。

前一分告訴我們，沒有須陀洹等果位，有人就誤以為什麼都沒有。佛陀經過二大阿僧祇劫的努力後，就遇到燃燈佛為他授記，預告他將來一定會成佛，所以實際上還是有佛果可以成就。也就是當我們用功修行，身心能夠與真實法相應時，必然就會有這樣的因緣，有佛來為你授記，告訴你將來會成佛。

但其實也不必授記，當你念念相應於無為法，當下就是究竟的實相，所以事相上的究竟果位何時完成，其實根本不會在乎，因為時間也只是個相，若著重於時間相，反而沒有相應於真實法。

因此漢傳佛法的祖師，從來都不說什麼是真實的開悟。他們不認為自己真正開悟了，也不講解脫、成佛。但這些就

不存在嗎？若是沒有，這些祖師就不必這麼辛苦的教化眾生了。因為眾生一旦執著有個真實的解脫法、或真實的果位可成就，當下就與生命的究竟實相不相應了，頂多只是知解的佛法而已。 所以祖師們對開悟或解脫，連提也不提。

因此，佛陀問須菩提：「你認為燃燈佛為我授記時，我是否有得到一些佛法呢？」須菩提回答佛陀：「那時候您對於法實際上是無所得的。」即便是佛法，也是因緣和合的，當下沒有究竟實際的存在。雖然如此，念念組合而成的作用及現象還是有的，絕非斷滅空。

須菩提並不是說佛陀沒有修行或成就這些法。這些法，佛陀都成就了，而眾生的種種身心煩惱，在佛陀行菩薩道的過程中，也都一一淨除了，但佛陀知道自己所修的福德智慧，並無實法可得，都是實相無相，無可住著的，所以才能得到授記。

接著佛陀又問:「菩薩有否莊嚴自己的國土呢？」佛法說，菩薩要莊嚴自己的內在，度盡無邊眾生，證得人空及法空，智慧與福德都達到最圓滿時，在金剛後心最後那一剎那，證到最圓滿的佛果，而在同一剎那，他自己佛國的莊嚴也就圓滿了。

不要以為菩薩的圓滿就好像變魔術一樣，一下就全部變出來了。並非如此。那就像房子的地基是一點一點蓋上去，蓋到最上面全部完成時，才叫做圓滿，才可開始使用一樣。

學佛的人要了解一切因緣、一切相都不斷在轉變，沒有實有的存在。雖然否認它實有，但知道各有它的業、它的相、它的作用，也知道這些作用種種都是剎那生滅變化的，所以住著在任何境界上都不對。

這樣的知見，就合乎真實的佛法。一般人常常一起心動念，就已經落在我相上了，所以永遠離開菩提。當你起心動念時，如果馬上知道諸法都是緣起空的，雖空而非虛無，就可以在念起念滅的當下成就很多佛事。

什麼叫做佛事呢？就是化導及利益一切眾生這件事。只要你一念相應於這樣的發心，那麼即使只是一句話、一個眼神，也都相應於佛行，也就是無住的妙行。在這樣的努力之下，福慧就會漸漸的圓滿。

所以實際上並非沒有莊嚴佛土這件事，但我們若稍有住著，認為是實有的，就不對了。因此須菩提告訴佛陀：「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

造神運動

當你想成就一件事情時，若以為有個目的要去成就，而且以為最後那一刻才叫做成功，那是非常辛苦的。舉例來說，一般人以為在奧運比賽拿到金牌，才是最終的成功，可是對大多數選手來講，金牌固然是他努力的目標，但最重要的其實是在每一天、每一刻的訓練上。就算很多條件都具足了，就一定可以得到金牌嗎？不一定。可能在關鍵的一刻摔倒或拉傷了，而功虧一簣。

我們努力應該有方向，就如同菩薩莊嚴淨土一般，每位菩薩一定要發心莊嚴淨土，但不是為了自己，念念都是為了眾生，念念都要遠離自己的妄想執著，念念都要相應於無住、無相。這樣努力去做，才是真正的莊嚴淨土。

所以不要像一般父母那樣，辛辛苦苦養育兒女長大後，如果兒女不孝，他們就自怨自艾的說，兒女真是白養了。那就是落在自己的相上，也落在兒女的相上了。所以我們身為佛弟子，同樣也是在莊嚴淨土的菩薩，但心中不要認為自己多了不起，在成就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。一切諸法當下都是空寂的，沒有什麼真正了不起之事。

世上有許多大人物，自認為是人類的救星。我曾聽過一個中廣節目，說全球領袖稱號最多的，是朝鮮的金正日，國家給他的正式稱號，總共有一千兩百多個，打破有史以來全世界的記錄，例如你像太陽、你像紅日等等。現在我們說這是造神運動。有誰知道他是不是神呢？他的老婆最清楚了。所有聖人的老婆，都不認為自己的老公是聖人，總會挑出他許多毛病，例如可能睡覺時從來不洗腳。

佛法有沒有造神運動呢？不需要。一切諸法當下都是空寂的，沒有任何一法比其他一切更偉大、更圓滿。佛陀就告訴我們，人人的自性本來就是一樣偉大而圓滿的。但為何我們顯不出那樣的偉大與圓滿呢？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去開發它、運用它。

所以莊嚴佛土是指我們原本都是莊嚴的，我們自己的佛土原來就是清淨的，只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它，而非沒有建設它。那個佛土的所有權早就是我們的，可是我們不知道那是自己的；就像我們可能每天經過一棟房子，覺得這棟屋子好漂亮，卻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家。

《法華經》裡的窮子譬喻很有意思。有個富翁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幼年時走失的獨生子，要僕人把他帶回到身邊時，

那小孩嚇得要死。他四處流浪乞食，找不到工作，於是富翁要另一個僕人假扮成跟那個孩子一樣窮困的流浪漢，告訴他有個富翁需要工人挑糞，雖然是挑糞，但是至少有工作、也有飯吃。窮孩子答應了，結果挑糞挑了二十年。最富貴的兒子卻要去做最卑賤的工作，而且做了二十年之久。

這是比喻我們原來都像佛一樣，擁有最多的福慧，可是長久以來都被無明煩惱所掌握，不知自己有佛性的寶藏。所以我們時時刻刻都要修行，修行就是在捨棄煩惱，而捨棄煩惱也可叫做挑糞。可怕的是，我們雖然會挑糞出去，但也會把糞挑進來，所以挑糞出、挑糞進，這個糞永遠挑不完。心中有佛法時，就會把糞挑出去；心中被無明掩蓋，沒有佛法時，就是挑糞進來。

過了二十年，富翁對窮子說，你這麼辛苦，我把你升為小主管吧。最後又升他做總管。富翁臨死時，集合所有的家眷和僕人，當眾聲明：這就是我的獨生子。但窮子還不太相信，富翁便告訴他，你身上哪裡有什麼特徵，他才確實相信了。

從這裡可以看到，富翁雖已把窮子叫回到身邊，但還要經過幾十年的調教。意思就是說，你現在雖然已選擇回到了

自己的家，但是家中的財寶你還不會使用，家中的珍寶長得什麼樣子也不知道，常常認為自己最窮、最可憐，天天覺得苦啊苦的，苦都苦不完，不知道自己原來是最富足快樂的！

念念清淨心

一切本來就是莊嚴的，但是我們現在還沒辦法真正使用它。為了了解如何運用它，我們就要有種種的修行，這就是「莊嚴佛土」。可是在修行的過程中，只要一念掉入有個目標要去成就，當下就已偏離莊嚴之路，而把它污染了，又是挑糞進來了。在淨化的過程裡，也不要認為自己將染污去除後，就會變得很偉大。若一念生起這種想法，當下即非莊嚴。

身為佛弟子，我們要明白，所謂莊嚴佛土，就是非莊嚴，這樣才是真正的莊嚴。因為一切諸法本自空寂，雖然空寂，但並非斷滅或虛無，而是本自清淨、本自如如的。若認為有個真實的成就要達成，那就不對了，所以我們說它是個假名。

同樣的，佛也是只個名號、假名，而我們凡夫現在的稱呼也不真實，也是個假名，重要的是真實的內涵。但是真實的內涵，絕對不是眾生原來所妄認的那種東西，所以若將真實的內涵當作實有，也同樣不對。

般若經典給我們最主要的教導，就是要去除我們眾生的顛倒妄想，因為眾生把一切因緣和合而成的東西當作實有，例如把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而成的身心認為實有，這就是最大的顛倒，也是眾生生死流轉的主因！

在因緣和合而成諸法的時候，每一個法呈現出來的，當下就是空，當下也就是有，說它好或說它壞，都是我們的虛妄分別。例如我們以前把垃圾當作是廢棄品，但現在知道垃圾處理後便是財寶。另一方面，你原來認為好的相，如果不善於處理的時候，也可能為你帶來災難。可見其實沒有一個相固定是好或是壞的。因此，莊嚴佛土的時候，即非莊嚴，那才叫做莊嚴。

佛陀告訴須菩提，當我們用功時，時時刻刻要和清淨心相應。我們的起心動念就是因，假如因錯了，最後的果也一定不好。所以諸佛的無住、無念，稱為清淨因。但諸佛的清淨因，其實就是我們眾生的清淨因，因為一切諸法的清淨因就是諸法緣起空寂；能有這樣的知見，就是清淨心。我們應該如此相應，就不會住著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上；一旦住著於六塵之相，身心起種種顛倒的觀念或知見，就會變成毒藥，使我們停滯不前，永遠不得出離。

應該如何遠離色聲香味觸法呢？並不是要你不去過那樣的日子。只要活著有一口氣在，你就永遠不可能遠離色聲香味觸法。那什麼才是遠離？不遠離才是真遠離。也就是在接觸到色聲香味觸法的當下，你的心相應於清淨心。

你若不住著在六塵相上、不住著在有所得的功德相、乃至於有所證悟的相上，當下你的心就是清淨心。能夠如此行者，就是菩薩摩訶薩。所以菩薩摩訶薩是常常和自己的清淨心相應的，離開了清淨心就不是菩薩摩訶薩了。能相應於清淨心，而又同時發心，就是成正覺，就是跟佛一樣。念念相應，就念念是佛。

也許佛陀看大家都認為佛身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非常莊嚴殊勝，所以再用比喻來說明什麼是「身」。如果身體像須彌山王一樣，當然福德因緣都是最殊勝的，但是這樣的莊嚴相是實際存在的嗎？須菩提雖回答「甚大」，但馬上又解釋為什麼叫做大身：依佛所說，大身之所以名為大身，是因為它是非身。這麼大的身體，只是現在的因緣和合而成的假相，是不究竟、非真實存在的。這樣的大，才是真正的大。

以現在的知識來看，多高多大才算是大？多廣才叫做廣呢？以前我們覺得天空好廣、大地好大，可是以現在的知識

來看，我們根本無法估量銀河、宇宙到底有多麼廣大！地球離太陽好像很遠，可是如果從宇宙的角度來看，簡直就近如比鄰了。可見大小、寬廣，都是由比較而來，因此所謂的大身，只要是落在相上，那永遠是比較之下的結果，比它小的東西就是小，比它大的就是大，所以沒有一個真實的定義存在，都只是我們認知的產物。反之，只有不落於相時，才可以達到真正的大，或真正的寬廣、無限。

有時我們覺得，某個人怎麼長得這麼莊嚴，讓人一看就感到愛慕，或覺得他的智慧等種種表現與眾不同，還沒聽他開口說話，就已經生起恭敬心。這些其實都算是身相。這樣的身相，當然是由於培福種福等福德因緣才有的，所以別人看上去就覺得很美好。但若只住著於此，則這樣的「大」永遠是有限的。如果能把自己所擁有的和更多人分享，或讓大家共同來努力，那麼這樣的大，就大得不得了了！

所以家師常說，他講的東西，其實都是諸佛菩薩所教導的，也是大眾希望共同完成的；他的一切成就，都是大家共同努力而來的，而不是他個人有多大的福報或能力。越是有成就的人，就越是如此，不會自我膨脹。

看看師父對我們的幫助，我們就知道他無所求、無所得，

處處都是用他的生命來教導我們，而他所建立的法鼓山，當然不是為了他個人。因為我們能感受到這樣的理念，也能真正得到利益和受用，自然也會共同往這方向來努力。如果只變成個人的利益，那麼再大也只不過是一個企業，將來時空環境如果逆轉，就可能消失了。

因此，所謂的行菩薩道，就是要常常跟清淨心相應。換言之，自己應該發心，同時一切行為都要念念與緣起性空的實相相應，念念不住著，真正去努力，便能從色聲香味觸法的塵相裡得到自在，這就叫做清淨。

熱殺閻梨，冷殺閻梨

一切現象，不管它呈現出好壞、優劣等狀況，你都應該是安然的，不受影響。所謂不受影響，並不是說沒有那些苦痛、歡樂等種種表現。有喔，病的時候照樣會病。所以有人問祖師：天氣這麼熱，如何是好？祖師回答：「熱就把你熱殺了吧。」

你會感到熱得受不了，是因為你那個「我」在後面作祟，把「我」熱死了以後，你就不會再去分別了。你若真的放下身心的分別執著，那麼不管你所處的色聲香味觸法的狀況是

好是壞，都能真正自在。

所謂放下自我，並不是在熱的時候，叫你呆呆的去接受那個熱，而是要你以智慧來處理它。就像我們不會選在日正當中時，要你三步一拜去朝山，或叫你在大太陽曝曬下打坐，一定是該避開還是避開。那不是躲避，而是智慧的選擇。山不轉的時候，你不要偏偏用頭去撞山！

祖師也說「冷就冷殺你」，可是在寒冬中，他照樣生起火爐、添加衣物，因為他不是石頭樹木啊！所以熱殺寒殺，都是在比喻除掉自己身心的分別比較後，你所做的選擇就對了。如果你落在對相的不滿、或焦躁不安上，那麼你做的選擇就是被境帶著跑。被境帶著跑，你就不會知足了。

如果你在有限的因緣條件下，已儘量做了最好的選擇，而不繼續抱怨、不滿，能馬上跟它相應，那就對了。像大家來到我們這裡打禪七，我們的資源、環境就只有這樣，你不能跟我說：法師，為何你這裡不像法鼓山的禪堂那麼大、那麼好、那麼方便？那不是皆大歡喜嗎？

不能做這樣的比較。因為山不轉路轉，這時候你自己要轉。你要接受這樣的環境，要想：這裡環境這麼不便，也是

很難得的體驗嘛！實際上，以清淨心入色聲香味觸法，當下就可以任運自在，絕對不困難。否則你就會處處住著於色聲香味觸法，也處處都是障礙和不滿了。

無為福勝分第十一

「須菩提，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恆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恆河沙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！」

「須菩提，我今實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佛告須菩提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」

. . . .

真大吉祥

佛陀又問須菩提，恆河裡所有的沙數很多嗎？如果恆河的數量又和恆河裡的沙數一樣多，那麼沙子的總共數量是不是多得不得了呢？須菩提說當然很多，多得不可勝數。的確，「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」，真的是天文數字，多得不可勝數的世界了。

從現在的科技來講，地球上的人類生存要依靠太陽的熱能，太陽是恆星，我們所處的銀河系就是由上千億的恆星系組成的，而宇宙裡像銀河系的星系是無量無邊的。我們在晚上可以看到夜空的星光，那些光都是從恆星發射出來的，有的恆星比我們的太陽還大千百倍！所以現在的天文學就知道星球是無限的多。

佛陀接著告訴須菩提，世人若用充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去做布施，所得到的功德，還不如受持此經中的四句偈，或為他人說。受持此經中的四句偈，主要的功能在契入無為法。前面章節說過，一切聖賢都是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的。可見跟無為法相應的福，才是真正的大福，而福的廣大或殊勝與否，就看修行者跟無為法相應到什麼程度了。

「為他人說」，就是指在內在的功德與受用開發出來後，不自己佔有它，而和大家共同分享。這就是「為他人說」的真正涵義，而它帶來的福德也最大！因為人人接受這樣的福德時，都同樣會發出本性的光明，如此一來，整個社會、國家、世界，也就跟著進步和發達了。

有人問我講課講得累不累？我說身體、生理會覺得累，但精神不累。因為只要能夠利益一切眾生，眾生願意聽，就算只有一兩個人來聽，或者聽眾只聽懂一兩句，甚至都聽不懂，那也沒關係。這就像佛陀講的：該種的種子都已經種了，將來因緣成熟時，自然會開花結果。

不為己求而做任何事的時候，其實一定會有所進步的。為了跟大家講課，我都要先讓所有的經教義理在自己的身心流轉過，這樣，可以使我對佛陀教法的內涵更加深思、有更深刻的體悟，並感受到佛恩和佛法的殊勝。所以講課對我自己內心的幫助和轉變都太大了。我講出來的，你們所體會到的可能不及我自身體驗的十分之一，所以我才是真正得到大利益的人啊！也可以說，我只是藉著這樣的因緣來表達我自己對佛法的認知罷了。

真正的財富，不在於有多少黃金、鑽石或土地。嚴格說

來，頭腦才是最重要的。這種東西是人家搶不走的，而且現代又有智慧財產權，只要你發明出來，就可以受到保障。但你如果希望大家都能受用，而去做更多的分享，你就會有更多的成就。

佛陀在〈無為福勝分〉這一章裡，就是教我們不要只停留在有形、有限的福德的追求，而要進一步開發自己內在無形、無限的福德寶藏。並且在開發出來以後，要與人分享，讓普世的人都能獲得其利益。

這一分又用比喻告訴我們，以無限的財寶來做供養布施，實際上還是不像以無為法來用功修行一樣有真正的大福。佛陀用更誇飾的比喻來說明，目的在加強我們對無為法的真正認知，因為很多人還是會住著於功德相或福德相。因此大家在種福、培福時，不要在乎事相上所做的多寡。但你若告訴自己：「既然我出一塊錢和人家出百萬元的福德是一樣，那我只出一塊錢就好了」，這就不對了，因為你已經掉在相的比較上，落在自己的「我相」上了，念念想到的都是自己，沒有與無為法相應。

無論自己能做多少事，只要相應於清淨心去做，而且做的時候不為己求，是為一切眾生，那就是真正的布施了。不

要以為非得做多少、出多少才是布施，才有真正的功德。能真正利用一切來幫助眾生，讓大家歡喜，不住著在自己的作為上，就是真正的布施，也叫做不住相布施。

有時你經濟能力不夠，只能布施有限的錢財，但看到別人布施時，自己覺得很歡喜，這個叫做隨喜功德，也是布施，也有大功德啊！但如果你住著於其中，就算做得再多，功德都是非常有限的。

祖師禪林宏揚的是漢傳禪佛教，是真實的大法，也就是無為法，就算你只是做一塊錢的布施，只要聚集大家的共同心願，聚沙成塔，積少成多，也能對這個無為大法的宏揚做出貢獻，讓它可以幫助更多人。

不落有為，不落無為

當我們說不住著時，並不代表不必去努力實踐。還是要努力去實踐，只是不貪求那個功德。對一切事物的進行，我們都要以佛法去深觀那些因緣的殊勝，不住著在相的好壞是非上，然後用更殊勝的菩提心、歡喜心，以及自己的智慧，善於運用一切環境和條件，使得它更加圓滿。而這樣的圓滿，也永遠沒有完成之時，因為所謂的圓滿也並非可得的，一切

都只不過是暫時的狀況。

現在我們強調從無為法去下手用功，很多人可能就忘記了事相上的努力，以為事相上的組織或運作就可以忽略了，這都是不對的。佛法的修行不是只偏於一邊的。若有人認為無為法很重要，因此對事相上的布施、培福就很隨便，那就是忽略了其實所有修行的成就，都是離不開這個世間的。

相反的，如果一個宗教只做這些事相上的培福，頂多就是一些救濟事業，和世間其他事業的差別便不大了。這當然也可以改變社會的很多現象，可是沒有佛法幫忙大眾安定身心，就還是不足夠的。

很多宗教——例如天主教、基督教，或其他宗教，社會救濟的事業都做得很好，而慈濟、法鼓山等佛教團體現在也在做。這些都是菩薩行。可是如果這些作為只限於宗教的關懷，甚至幫助他們學習生活的技能，可以安身、安家，卻沒辦法讓他們安心，就不夠圓滿。如何才能使大家的身心真正安住呢？就是除了在安身、安家等方面提供協助之外，還要與他們分享佛法的正知見。

因此在九二一大地震時，家師和法鼓山都盡心盡力去幫

忙，不僅照顧災民，也幫忙蓋房子，但是家師說，最重要的，是從心靈上真正幫助他們走出困境，所以在災區成立了安心服務站。心靈上的悲苦折磨，我們要去幫助他們紓解，更要讓他們了解生命的可貴，積極的活出意義來，而不停留在原來的不捨或苦難裡。

文化遺寶

本章提到有為的與無為的珍寶、福德，而無為的比有為的更難認知。實際上，世間很多寶貴的東西也被我們忽視了。例如我們原來沒有失掉親人之前，對親人的許多關愛往往不懂得珍惜；只有在失去後，才知道親人的可貴。

就像蘋果公司的賈伯斯，原來忽略對兒女的照顧，可是當他生病以後，就花許多時間陪他們、關懷他們，儘量讓孩子了解爸爸在做些什麼、以及其他種種一切。如果你沒有把父母對下一代的努力培養、還有家庭的奮鬥史告訴兒女，那麼兒女就好像斷了根的人，不知道前面的根源是什麼。假如兒女跟著父母一起打拚過來，當他們成就一片事業天地時，就會真正的了解，互相關心、互相照顧，而這些真正美好的東西，才可以永續經營、傳承下去。

外國很注重給兒女這樣的教導，尤其是日本。日本的家業都是上百年、甚至好幾百年的傳統，像剪刀、糕點、製香、毛筆等專門店，對下一代都是從小就一步一步訓練起來的。他們很堅持於自己原本的傳承，因為他們知道那是祖先的寶貝，而感到很自豪。日本是亞洲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洗禮的國家之一，但是到今天為止，西方宗教在那裡的力量還是很小。我想，原因就在於日本人對自己原來的傳統文化及宗教信仰感到很光榮。

反觀中國，以前在戰亂時代，大家對祖先的財產棄如敝屣，把所有的東西當作垃圾賣，現在才知道那是無價之寶，還要出高價從海外買回來，說是國寶返家。這並不可笑，而是一種慘痛的教訓，可以讓後人永遠引為借鏡，不再重蹈覆轍！我們想想，漢傳佛教的無盡寶藏不也是如此嗎？所以我們要覺醒過來，重新把這個寶藏開發出來，與全人類共享！

如果去中國大陸看看古代的文化遺產，就知道我們先人遺留下來的寶貝真的多如恆河沙。例如古代那些完全沒有使用釘子的木造建築，很多都還在，有的甚至已支撐了一兩千年。反而是現代一些結構很好、外觀華麗的大樓，地震一來就垮了。山西有個懸空寺，就是蓋在懸崖峭壁上，沒有用任何一根釘子，只是把梁木塞進懸崖峭壁，讓梁木自動膨脹，

就能牢牢的嵌入山壁了。

由此可見，世間的一切財富，如果你認為它是實有的，住著在那裡，那個財富就不叫做財富。反之，若不住著在那裡，但又珍惜愛護它，使它變成珍寶以後，再進一步創新，讓它普及出去，這就叫做無盡的財寶。我們對恆河沙的財寶，可以如此解釋。

其實我們也都繼承著許多先人的禮俗、文明、智慧等無形財寶。但你如果不懂得珍惜，不去開發，它們再多也沒用。事實上，漢傳的大乘佛法，也是先人留下的無形精神遺產，非常珍貴，大家切莫糟蹋了它！當你能了解它、應用它時，它所呈現出來的價值就完全不同了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！

尊重正教分第十二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，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，盡能受持讀誦。須菩提，當知是人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」

. . . .

第一希有

經由佛陀在前面所給的種種教導，我們知道為什麼佛法是最尊貴的。但知道之後，我們還必須用自己的生命去真實的實踐和體驗，才能真正感受到佛法的尊貴。同時，我們的身心行為也要依據佛法來成就，才可成為一個真正尊貴的人。否則，若我們說自己是佛弟子，但身心行為卻常落在自己的我見，或種種貪愛、執著、分別、計較裡，他人看來就會覺得：這個佛弟子也沒有特別讓人覺得尊貴的地方啊！

所以生命內涵的深度、廣度、可敬度，就看我們的生命和佛陀所教的東西能相應到什麼程度。若能相應，你雖是凡夫，但你的身心也能展現出超越自我的執著貪戀等作為及語言。因此，從一個平凡人的身上，我們也可看到如佛菩薩一般的聖行。這其實就是我們眾生最可貴之處。

世間的主要宗教都是一神教，就是只有一位唯一的真神是最偉大的；即便是信仰多神的宗教，也只有神才是偉大的，而人類及其他眾生都很渺小平凡。相反的，佛教告訴我們，眾生和佛是平等的，無二無別。所以佛的偉大，不在於他自己的成就或種種功德的偉大。佛從來不覺得自己偉大、或認為自己有哪些偉大的事蹟，正因為如此，才能成就他真正的

偉大。

身為佛弟子，我們自己的可尊可貴之處又在哪裡呢？事實上，最尊貴的東西，就是我們自己原來就具備的性德，而我們必須和佛陀的教導相應，才能把它開發出來。

所謂「性德」，又作「性得」，也就是眾生在本性中所具足的先天能力。如果我們本來就是沙，要把它煮成飯來吃，有可能嗎？不可能。實際上，我們的本性裡原來就具足跟佛一樣的智慧德相，但為何顯現不出像佛一樣的種種妙用呢？因為我們沒有去努力。所以我們必須藉著不斷的努力和薰習，把自己本性中具足的妙知能、妙功德發揮出來。

我們生命裡真正最尊貴的性德，跟上一章所說的無盡的精神寶藏是相通的。那是人人本來具足的，只要你善於開發，這個最圓滿、最美好、最純粹、最可貴的珍寶，就可以在你身上顯現出來。

《大學》裡面有「在明明德」的說法，與此相近。「明德」就是人人先天都具有的良知良能，但是你要去了解它，所以叫做「明『明德』」。先天本有的一切，叫做明德，而後天的修養就是去明明德。如果先天沒有這個明德，那麼後天的

明明德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我們學佛，可說是要依照佛陀的種種教導洗心革面，換心、換肚，換掉一切，讓自己整個身心都能相應於真實的佛法。實際上，學佛可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涵蓋，就是：把自己的妄想、執著、分別的心，轉變成原來的清淨心。

承接上一分，佛陀又告訴我們，只要有人相應於此經中的一個四句偈，而非整部經典，那麼所有世間的天、人、阿修羅，都應該對他生起恭敬的心。我們對有些人的言行，一看到、一聽到就肅然起敬，生起無邊的感動，這句話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。當別人所表現出來的情操或種種言行，你在剎那之間覺得相應、感動了，而生起無限的恭敬心，這就叫做「塔廟」。這裡的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意指從最高到最低的眾生，也就是不管好人或壞人、尊貴或卑微，從大官到小老百姓，都會生起尊敬之心。

從前我喜歡看外國歷史故事，其中蘇格蘭王布魯斯的故事，就讓我非常感動。早期蘇格蘭還獨立的時候，被英格蘭佔領了。為了把英格蘭軍驅逐出蘇格蘭的國土，布魯斯王發起六次戰爭，但都以失敗收場。他逃入山林，萬念俱灰，正想自盡時，忽然看到樹上有隻蜘蛛在結網，由於風強雨急，

剛結好的網一再被吹破，可是那蜘蛛還是一再回去修補，終於將網結成。布魯斯王感動萬分，重新燃起奮鬥的信心，最後終於戰勝。想一想，那隻蜘蛛不就是在放光說法，不就是一個四句偈嗎？

「供養」是指對值得我們恭敬的人，我們在語言、態度或身口意三業上，常以最誠懇的心來禮敬及稱讚，或用最好的東西來供養他。所以供養不一定是指物質上的供養，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東西，其實都可做為供養。但無論如何，供養都是用於被我們認為尊貴或值得尊敬之人。只要有人與此經中無為的般若智慧相應，那麼不管他是尊貴或卑微之人，我們都應該對他生起無限的禮敬之心。

佛法告訴我們，供養三寶和布施，可以得到更多的福，所以很多人都是為了今生或後世的福來做布施，否則口袋裡的錢哪裡願意拿出來？但佛陀又說，布施除了種福、培福以外，最主要的作用在修心，讓我們的心遠離慳貪。

中國人自古就知道，除了有形的財產之外，還有無形的財產，例如祖宗傳下來的許多技藝、秘方等。有意思的是，這些家傳的東西，只能傳兒子、甚至傳媳婦，但不能傳給女兒，因為女兒以後會嫁到外姓人家去。這些無形的財產，若

只能交給自己的親人，就不能共享；不能夠共享，就叫做慳貪。

佛陀教我們，布施不只限於財物、飲食等物質面的財施，還包括精神面的法施和無畏施。法就是知識能力，不只是佛法，例如儒家的傳道、授業、解惑就屬於法施。在告訴你這些法之後，你內心裡不再顛倒，自己能夠站起來，生出力量，這就是無畏施。

當然，如果你還沒有修學成功，無法自己承擔，有種種身心的恐懼，那麼給你保護或救助也叫做無畏施。因此，在修行的道業上，不要害怕自己修不好、學不好。佛法教給我們的東西，大家一定都可以成就。

布施的功用很多，也有很深的涵義，不只是種福培福而已，例如報恩也跟布施有關。往往你的恩人已不需要你報恩、或早已不在人世，因此你沒辦法回報以前那個恩德，可是你要效法這個人的精神和願力，轉過來照顧救濟更多的人，這也叫報恩。

做為學佛人，布施不要只停留在種福培福的階段，但也不必否定這樣的階段或過程；沒有這些過程，要一下子進入

無相，那是很難的。反之，我們布施也沒必要經過一定的過程，逐級提昇。只要你能夠一念相應，當下就可以超越，成為無相布施。

生命塔廟

般若代表我們永恆不變、真實的清淨性德。這個清淨性德所流露的智慧及所放的光明，可以讓我們在任何狀況下，隨時用它觀察及覺照種種的因緣，然後隨著狀況作應變；並不是一成不變，否則什麼都成就不了。

在改變之中，要有一個不變；而在不變裡，又能審時度勢來做調整。這才是真正的般若和佛法。如果能夠有這種認知，你就真正是個最好的佛弟子，身心也能相應於最尊貴的佛法。在那當下，你所呈現出來的就如同佛一般，也就是「如佛塔廟」。

當六祖惠能相應於佛法時，五祖將衣鉢傳給他，此後他一路向南跑，一直逃到大庾嶺以南。惠明最先追上惠能，惠能將衣鉢放在岩石上，自己躲起來。惠明想拿衣鉢卻拿不起來，於是想到他所面對的這個人，是幾個月前才從南方來的獦獠——也就是沒受過什麼教育、也沒有身分的俗漢，甚至

連五戒等都沒受過，很多佛法的教理可能也沒有聽過——但惠明向內返觀：「眼前這個人，雖然看起來樣樣不如我，但他已是師父認可的人。」因此他說自己是為法而來，不是為衣鉢來的。

當他一念誠心相應時，六祖便從藏匿處現身出來。那時，惠明所看到的，不再是一個俗漢或南方的獦獠。在那一刻，此人在他心中就如佛塔廟一般，應該恭敬。當他起了恭敬心、為法而求的時候，六祖對他的開示就有作用了。

這個開示，雖然出自惠能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俗人，但惠能所說的幾句話，相應於經中的智慧，也就是「從此經出」，因此這時惠能在他的眼中，就是如佛塔廟，是可以恭敬的人，也就是天人師，就是佛，當然值得所有的人供養！

六祖在獵人隊隱身十幾年後，決定出來弘法。當他來到廣州法性寺時，正值印宗法師在講《涅槃經》。當時有風吹幡動，兩位弟子議論是風動還是幡動，惠能說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。仁者心動。」這一句話驚動了全寺的人，連印宗都出來，問他：「聽說衣鉢早已來到南方。仁者就是那個得衣鉢的人嗎？」

六祖那句話，就像一個四句偈一樣，法性寺的僧俗四眾，包括方丈印宗法師及在場的官吏，一聽之下，都把六祖當作如佛一般，如同塔廟一般，應受恭敬。所以一個人是否偉大，就看他自己有沒有真正經過生命的超越。當他超越了有限生命的一切相時，表現必定不同凡響，當然就可成為世間眼，以智慧來接引眾生，也當然會引起眾生的尊敬禮拜了。

所以不要以為「受持讀誦」只是把經典拿出來念誦，那只是揹著經書走，沒有用處。所謂受持讀誦，是在讀誦之後，要真正的信受奉行，讓自己的身心受其薰染，並且將它宣揚出去。所以讀誦時大聲的唸，等於大聲告訴眾生：「這樣的法太好啦！大家趕緊來學呀！」這就是在宣揚佛法的好處，呼籲大家共同努力推廣它。這樣的人所成就的，是「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」，而這樣的人當然也是最上第一希有之人了。

五祖告訴六祖：能夠悟自本性，當下就是天人師、就是佛、就是大丈夫。換言之，當你一念相應於真實的智慧，成就了這個第一希有的大法時，當下你就是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。因此，這本經典所在之處，就是有佛，而且尊貴的聖弟子們也就在旁邊。

所以大家不要常常想要去找哪位名師、或去哪座寺廟參

拜，那都是心外求法。真正的佛，不是在西天，也不是在靈山，佛就在你心裡！因為只要你見到法，念念清淨，念念相應於真實的智慧，當下你就是見到真實的佛。所以只要你知道法是清淨、無為、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，並以這樣的認知來受持讀誦這本經典，那麼不僅你所修的法是殊勝的，你的成就也會是最殊勝的，自然值得大家尊重。

我們要做一個人人尊重的人，一定要珍重自己，但自我珍重不是掉在自己的身心相上，而是要去成就自己尊貴的身心。身心相雖是虛妄的，但是在這樣如幻假有的和合相裡，還是有佛陀那樣的相好莊嚴與妙功德，只是我們修行者不要去取著這樣的功德莊嚴相。

只有當下的行為相應於無為、無相的智慧，才叫做妙行，也才能有真實的成就。當你真實成就時，整個身心就是如同塔廟，也如同佛或聖弟子一般。這裡所說的「尊重弟子」，就是指那些可尊可重的佛弟子，也就是佛陀講經時在場的大阿羅漢和聖位菩薩們。

大家都知道周處除三害的故事。周處原是地方上的惡霸，橫行鄉里，欺凌老百姓，以為自己很了不起。後來他偶然得知，人人都將他比做如同那南山中的猛虎、和西海裡的蛟龍

一樣可怕，對他恨之入骨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周處發現後，極為震撼，立志改過自新，為鄉民除去三害。

他以自己那超乎常人的力量，除去第一害的猛虎和第二害的蛟龍，但要除去第三害的自己，總不能自殺吧，於是他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成為一位很有修養的謙謙君子，造福鄉里。這不就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嗎？就是因為他在一念之間相應於真實的無我，才能夠放下屠刀。

其實屠刀不只是砍人用的，它也象徵滿足欲望的工具。但是當你與自己的真心相應時，那把屠刀就不再是殺人刀，而變成時時刻刻莊嚴自己的戒刀，只要自己身心的任何地方是腐肉、臭肉，就毫不猶豫的把它剜除掉。這才真正叫做放下屠刀！

汝即金剛

很多人打坐，一坐下去就是在好壞上面去體驗，心裡老是想著：「這支香坐得真好啊！」或「這支香坐得糟透了！」然後下一次用功時，就起心動念，期求自己這支香會坐得更好，能夠把不好的念頭除掉。這看起來好像也是精進用功，也是一種發願，但都是掉落在相上。

有些人在用功時，發覺自己的心好奇怪，感受時好時壞，好或壞的相此起彼落，因此知道沒有固定的心存在。所以罵人家花心、變心是應該的，如果不變就叫做死心。死心一點都不可愛，不動久了就會發臭。但一般人的變心、花心，其實是落在相上的，並不是真正體認了佛法。

若依佛法的正知見，應該是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無心可得，並不是說沒有心，而是說心是不斷隨著眾多的因緣在轉變。所以變心才是真實的心，不變的心是不可能的。

如果能知道：生死的當下只是因緣和合的假有，雖有生死的相，但並沒有真實生死的存在，那就是相應於此經。即使只是短暫一念相應於無我相或無住、無相，你的身心當下就如同佛菩薩、如同塔廟、如同尊貴的聖弟子。

所謂「開悟在《楞嚴》，成佛在《金剛》」，但你就算天天唸《金剛經》可能也沒用。重點並不在唸或不唸它，你若能常常從心中流露出無為智慧的觀照，以這種方式相應於此經，那麼你當下就是「金剛」了。如此一來，你身心所顯現出來的種種，就像金剛一樣，既堅且利，你就不會顛倒，並且有真實的智慧，當然也是最尊貴、最希有了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如果常常知道自己的身心有某些問題，但是不能痛定思痛去改進，雖是因為自己業障重，其實也是因為自己的願心不夠大、智慧的觀照不夠真實，當然也不會給自己較大的壓力。因此，我們要常常做真實的反省和懺悔，但不要只是掉在身心相裡做反省和懺悔，無法自拔。只需知道自己還掉在種種因緣裡，沒有用真正的智慧和慈悲去處理，然後鼓勵自己再接再厲。

跌倒以後，不要只會叫痛，白白的跌倒。爬起來後，要知道自己是怎麼跌倒的，痛是什麼樣子。下一次再遇到這種情形時，你就會有智慧處理它，不會再跌倒。若看到別人跟你同樣的不幸，因為你知道跌倒的那個痛，所以你給他的建議會真正引起他的共鳴，讓他也能從失敗裡面走出來。這麼一來，所有的一切就進入無我了，也都是佛法。

因此五祖才會說，若悟自本性，則當下就是大丈夫，就是天人師，就是佛。我們要問自己，有沒有這樣的願心？有沒有這樣的努力？

一般學佛人，常把自己定位為凡夫，說自己業障深重，也知道要懺悔、要用功修行。這些都對，但都是以自己的生死心做為修行的前提或本因。用這樣的本因來修行，永遠見

不到真正的清淨果。

你必須以清淨心來相應，那麼你自己就是「從此經出」。不管這本經流出多少法句，即使你只是跟最短的一個四句偈相應，從你的身心流出如此的四句偈，你當下就是天人師、就是佛。或者說，隨著你當下相應於無為法的深淺程度，你的身心就會有不一樣的受用，例如羅漢、菩薩，或者佛的境界。

如果你沒有相應於無為法，那麼你的身心就還是落在凡夫的生死流中，無法從自己的生命裡發掘出最尊貴的東西，無法見到真實的清淨心。

中卷

以前的人可以直接感受到佛陀散發出來的那種生命力量，「天雷勾動地火」，很快就相應。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行？因為都變成文字了！

你若把自己所有的分別心都放下，進入無我，經典的法句就可對你做萬古的呼喚，當下喚醒你內心的一切。

如法受持分第十三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是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無所說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

「須菩提，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如來說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」

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；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！」

....

依教奉行

知道了佛法的道理後，不要只停留在知解上。佛陀反覆的叮嚀，這是佛對我們的慈悲，因為眾生聽聞佛法後，常會以為自己明白了，就生起貢高我慢之心，以為自己這樣就對了。

舉例來說，我在佛學院就早已學過數息法，甚至也研習過數息法中更深的層次與內涵，因此當師父最初回台灣帶領

禪七時，只教我們數息，讓我相當失望。我心想：「數息這麼簡單，那還不容易！」結果數息數了整個星期，從一到十我都數不好。

後來我才發覺，原來知與行沒有真正合一的時候，那樣的知不是真知，只算是解知。真正的知，來自生命的實踐及落實，這樣才是真實的知，也就是真智、實智，否則只是文字上的東西。

可見，方法是好還是壞，都要看自己在一念之中能否用真誠的心去相應於它、接受它。你若可以從這些善知識的指導裡，真正一步一步去和它相應，慢慢落實，那就對了。

佛陀苦口婆心，在每一部經中都諄諄教誨眾生，你們能不能真正去受用呢？大家不要一直認定說：「我不行啦，我沒有時間啦，我做不好啦！」你不需要長篇大論做辯解，因為經中已告訴你一個四句偈的殊勝功德了。

現代科技可以將三藏十二部全裝入一個磁碟裡，非常簡單，但我們要真正的如法受持，否則講得再多、學得再多，都沒有用！你若能講得頭頭是道，卻沒有真正的相應或落實，當生死問題來臨時，你照樣手忙腳亂，完全無法用上力。

在這一分裡面，須菩提代表大眾問世尊，應該為這本經取個什麼名字？為什麼要取名字呢？雖然名字是虛假的，但是我們可以藉著名字來了解這部經的真實意義。

這是託名以顯實，也就是藉著名字的表達，讓我們見到實際的內涵；可是你如果把名字認定為實有，那就不對了。我們要經過生命的實修，才可能做到名實相符，把原來認知的東西，變成真實的體驗和受用。

佛陀將這本經稱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就是告訴大家，我們自心的體性就是如此，就是像金剛杵一樣的堅硬，永遠無法摧壞，而且非常銳利。般若就是我們心性裡本來具足的智慧，就像金剛一樣堅不可摧，永不變滅，而且可以摧毀一切妄執。

換成另一個角度來說，摧毀其實就是成就，因為在破壞之後，就顯出清淨的另一面。例如一件衣服很髒，我們把污垢清洗掉，就顯出乾淨的一面了。所以看起來好像是除掉了什麼東西，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，其實是讓它顯出更真實、更美好的相狀。

所以不要以為「金剛」只是用來摧毀或殺盡一些負面的東西，它其實是我們最大的武器，可以用來成就最大的利益。這個武器就是般若智慧，有了它就相應於真實的佛法了。

這部經，其實在人人的心性中都有，所以叫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你若「記住」了你心中這部經，甚至只是其中的一四句偈，與它相應，就能無堅不摧、永不毀壞，永遠都是那麼美好，而一切就都是波羅蜜了。

好甜的波羅蜜

「波羅蜜」就是成就。一切諸法的實相，其實當下都已成就了，只可惜我們眾生無法相應。因此佛陀告訴我們，此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，意思是，眾緣和合而生的一切諸法，當下雖然都是如幻空寂的，但當下一切又因而得以成立，這就是一切諸法的實相。

以我們的心性來講，我們現前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煩惱或清淨的佛性，當下都是清淨圓滿的，當下都是不生不滅的，所以才叫做性相不二，或叫做真如。所以這裡講「是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」，就是指諸法的究竟實相，當下就是圓滿清淨、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。

一切東西既然究竟是如此的，當然就都已圓滿成就了。這又稱做度一切生死苦厄，因為這一切現象既然本來就是圓成的，那就沒有生死苦厄可以障礙你，當下自然就可完全度過了，所以也稱為「波羅蜜」。

如果你已在往這個方向走，即使尚未真正相應於一切法圓成之理，也沒有關係，那只是時間的問題。一切諸法本來就是圓滿、究竟的，不是等你修了以後才是圓成的。你若能當下遠離一切虛妄分別，那麼當下那個相就是究竟的實相，不必另外再去做些什麼。

佛法裡所說的深度和廣度，也是看你自己能不能當下相應。當下若能相應，那就對了。有沒有根器高低的差別呢？沒有，只看你有沒有相應及契悟。一旦契悟，諸法本來都是一樣的！

所以佛陀又說：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」你不要認定有這樣一個法，但也不要否定說沒有這個法。

這個法當然有，做為一個佛弟子，常常要以波羅蜜來莊嚴自己的身心，做為覺照自己身心的力量。欠缺了它，你就不叫做「觀自在」，而叫做凡夫。

你若是觀自在，不需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用功，當下就能相應，因為一切諸法本來就是如如的，本來就是「觀自在」。但是你不要以為如此就對了，雖然你是觀自在，但是你顯現不出那個自在，所以還要去「行深般若波羅蜜」。

而在行深般若波羅蜜時，你若以為真的有個般若，那又不對了。要知道一切法當下都是空寂的，所以那個般若智慧其實也是空寂的，只是一種性體的妙用，並不是真正有個智慧存在。

比如我們的雙手可以用來吃飯做事，但你若認為手的作用僅限於此，就只能把它的功能發揮到這種程度而已。但是很多人可以將他們的雙手發揮出更多、更大的功能，比如鋼琴家以它們來演奏出美妙的樂章，畫家繪圖、文人寫作，沒有任何限制。

同樣的，我們內在的本能，其實可做無限的運用，你不要只被這個「名」限制住。你若能夠離開名的限制，不被它

局限住，不住著在那裡，就叫做空。這就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空，反而能成就更多東西。

佛陀說這本經稱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，又說「汝當奉持」。這就是告訴我們，雖有名字，但也只是暫時的因緣，縱然有這樣的法，也不要認為它是實有的。但不只是奉持那個名字而已，而是要藉著這個名字的涵義努力觀照，以彰顯出自己生命的真正實相。

我們連名字都不要對不起。換言之，當我們奉持這個經名時，其實必須和實相相應，而不是名字歸名字、實相歸實相，因為名字的當下就是實相！

佛陀繼續又問須菩提：「由你看來，我有對你們做過真實的教誨嗎？」實際上，哪裡會沒有呢？許多佛弟子都是佛陀的常隨眾，佛陀隨時都在護念他們、教導他們、告誡他們，因此怎麼會沒有呢？如果只掉在「有、沒有」的問題上，那就錯了。

這裡佛陀要問須菩提的是：你們是否認定有一個佛在為你們說法？有沒有這樣一個實際的法存在？如果認為有，那就不對，因為如來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。

當時的人看到如來的形相，從他出生，然後慢慢長大，到說《金剛經》時，已有相當歲數了，的確會變衰老、會去世，所以是有生滅的。如果見到那樣的形相就當作是如來，當然就不對了。

真正證到所謂的「如來」，就是要和「如來」的真實義相應，也就是如正法而來、如正道而來。雖來，但不執著世間一切事物，所以來而不來，那才是真正的「如來」。你若執著於如來的形相，就永遠見不到佛。

朝禮祖庭

早年家師帶領我們去中國的祖庭朝禮時，我們常感覺到：祖庭的祖師們早已不在了，師父您拜的是誰啊？為什麼要對著那石頭拜呢？這裡的祖師原來長得是圓的、是扁的都不知道，那麼拜這個或那個石頭有什麼差別？何必要跑這麼多地方呢？

就算看到那些祖師的畫像，我們可能也會進一步問：「真的是長得這個樣子嗎？」就算真的是那個樣子，難道那樣的畫像就是真實的祖師嗎？

我們甚至可以再進一步問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任何東西，包括現在鏡子裡的自己，真的就是自己嗎？所以佛法告訴我們要真實的見。一旦你認為有個如來可說法，以及有個真實的法被如來說出來，那就只是落在自己的分別妄知裡。

反之，沒有一位佛在說法嗎？若說沒有，那也是睜眼說瞎話！所以我們要知道，其實在因緣和合的當下就是空的，可是這些因緣和合而成的假相，當下仍有其作用與功能存在。

因此，我們到祖庭去朝禮歷代禪宗祖師，並不是在相上去追逐他們。雖然祖師肉體的生命早已不存在，可是他們對佛法的教導卻都流傳下來了，因而我們才可以處處得到利益。所以面對這些祖師曾修行過的祖庭，我們自然會從內心生起感恩而虔誠的禮拜了。

前面說過，祖師的身心就是「從此經出」，或是一個四句偈。當你跟他相應時，那個地方當下就是塔廟。當你自己的身心相應於祖師的四句偈時，你其實就是祖師的再來，與他無二無別。古人的一句話就有那麼大的功用，哪裡需要像世間的情愛那樣，朝朝暮暮的說呢？

佛陀進一步問須菩提：「三千大千世界裡的所有微塵，數量是不是很多呢？」佛陀怎麼會突然問到這問題？很簡單，他的意思是，如來說法說得多不多呢？所以須菩提回答：很多啊！就像世間的微塵一樣多。佛陀說，微塵雖然這麼多，可是微塵並不是真正實有的；雖然多，但那只是外在的表相，並非究竟相。

因此，佛陀雖然講經講了這麼久、這麼多，但事實上並未說任何一法，這便是佛陀要歸納的。後面的「如來說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」，也是一樣。

微塵是指構成世界的最小粒子，而世界是由微塵構成的總體相，意思是，佛陀所說的種種法句，雖像世界的微塵那麼多，但並非實有，所以最後由許多法句所集成的每一部經典，也不是實際存在的。

接著佛陀所說的三十二相，也是相同的道理。佛陀先告訴大家「我沒有說法」，又說「法也並非實際存在的」。但因為大家都是從外貌、聲音來認知，所以佛陀進一步告訴大家，不可以用三十二相來認知如來，因為所有的相都是虛妄的，不只是三十二相，千千萬萬的一切相，也都不是實際存在的。

佛法講的這些東西也是如此，你不要把它當作是真正實有的。你若認為它是實有的，想佔有它，那就不叫佛法，而只是你自己的法了。例如做為一個布施者，進到寺廟，你心裡不要常常想，我是功德主喔；然後在法會的時候，看到位子被人家佔去了，眉頭就一皺，說我是功德主，應該在前面拜啊。其實這都是自己的我相或功德相在作祟。這樣如何能真正成就佛法？

如果人家常常讚歎你，你就永遠都掉在那裡，一旦對你差別對待，你那個我相就馬上出來。這哪裡叫做學佛呢？所以祖師就是厲害，常常在你最得意、最有成就的時候，一棒一喝讓你渾身不是人，知道自己其實還是跟鬼一樣。

所以行菩薩道時，心中不要有菩薩相，才叫做菩薩！如果住著在這上面，就不叫菩薩了。所以告訴你非菩薩時，不是否定你這樣的發心，而是警醒你不要自認為是菩薩，不要著在菩薩相上。如果你行菩薩道，但是心不住著在那上面，那就名符其實，真正是菩薩了。

實相無相無不相

佛陀一再講這些，就是告訴我們不要否定現象界有種種的存在，但也不要把這些存在當成實有，若當成實有就錯了。佛陀就是要我們知道，一切本來只是因緣和合而生，所以當下就是空寂的；雖然是空寂的，可是當任何事物在變動時，你只要改變它的因緣，它就可以變成你想成就的那個相。

我一再跟大家講，就是因為是空的，所以可展現出所有的相。例如這一張紙，你若認為實際有這張紙，它就不能做別的東西用了。你以為紙只是拿來寫字的，但是你知道紙可以拿來點火嗎？這張紙如果更大一點，也可以剪裁做燈罩、日式門窗哩！

你如果認定它有個固定不變的相，它就呈現不出其他可能性。如果你知道這個紙只是某些纖維組合成的，便可利用這些纖維去組成種種物品，那麼它不是又現出千千萬萬的相了嗎？

任何東西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個相，其實沒有真實的相存在。因為它沒有真實的相存在，所以才可以呈現出萬相，否則你改變不了它；要改變它，就只有先破壞它。若必須先破

壞它，那就很辛苦了。

你若知道它沒有固定、真實的相，而是由一些東西構成的，剎那生、剎那滅，那麼不必破壞它、也不必認定它，它就能千變萬化，生出更多東西，展現出種種的樣貌。

佛陀接著又以譬喻來比較說明。先前是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供養，後來又以如恆河沙一樣多的七寶來譬喻，用來較量功德。而無論數量多寡，七寶都是外在的物質。

但是在這一分裡，佛陀是用生命來做譬喻和比較。七寶是外財，生命則是內財。生命包括我們的頭目髓腦。相較之下，當然是外財的布施比內財的布施簡單。用自己的生命來布施，功德當然大得太多了。

這只是一種比較法，錢財七寶的布施，不如為人說一個四句偈；即使用生命做內財的布施，與為人說一個四句偈相比，還是後者的功德比較大。

因此，佛陀一再叮囑我們，要從智慧與妙行去落實，亦即用智慧來觀照自己身心的一切，然後在身口意三業上認真去實踐；而在實踐過程中，處處都應該相應於智慧及清淨心，

這才叫做妙行無住。

行不是發空願，也不是只幻想將來會得到哪些果報，而是步步踏實。所謂踏實，就是要相應於無相的清淨心，所以在行布施、持戒等六度的時候，都要無所住著。

簡單說來，就是發心要相應於無相，行為要無所住著，而最後的證果，也要與無所得相應，這樣才是真正處處相應於佛法，而這樣的福德也才真正是最多、最大了！

離相寂滅分第十四

爾時，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，而白佛言：「希有，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世尊！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。當知是人，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實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

「世尊，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其有眾生，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；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

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

「須菩提，又念過去，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是故須菩提，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

「若心有住，即為非住。是故佛說：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如來說一切諸相，即是非相；又說一切眾生，即非眾生。

「須菩提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須菩提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即無所見。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「須菩提，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即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」

....

「離相寂滅」這句話已經告訴我們：離相之後，真正的寂滅才會現前。這與《楞嚴經》的〈耳根圓通章〉所說的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」是相通的。因為相是生滅不已的，不管其好壞是非，只要你還住著在相上，即便那是最莊嚴、最殊勝的相，都不是佛道。

阿羅漢的果位那麼高，佛陀照樣喝斥他們是焦芽敗種；如果登地的菩薩又住著於相，佛陀還是會告訴他不可以住著在那裡。如果你認為修行是有能修的我、有所修的法，甚至

有可證的果位與成就，那都不是離相。

離相不是指沒有這樣的法，而是指在實踐法的過程中，要能真正相應於究竟的真實法。究竟的真實法是生生不已的，所以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我們住著，而其所呈現的，永遠都會是最新穎、最奇特、最不一樣的。

空生淚泣

接著我們看到，解空第一的須菩提聽到這樣的大法，覺得實在太殊勝難得，因此深深感動而涕淚悲泣。如果沒有法讓他可以得、或沒有一位佛在說法，他會這樣感動嗎？所以無我或空，並不是一切都沒有了。

聽到佛陀的教導後，須菩提深深理解其中的真實義趣。所謂真實的義趣，簡單歸納起來就是離相、無相。諸法的實相是無相的，在我們實踐佛法的過程中就是要不斷的離相，離到無可離之時，究竟的實相就現前了。希求等種種一切的相，都接二連三的滅了，滅到最後，真實不虛的東西就呈現出來，那就叫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」。

以禪宗的修行來說，「話頭」便有讓我們達到「離相寂滅」

的功用，因為話頭就是一直疑下去，把自己的思惟分別的第六意識心逼入牛角尖裡，讓它越來越不作怪，疑到山窮水盡，最後現前的就不同於以前的一切了。

因此，雖然無法可說，但佛陀豈是真的沒有講經說法？如果佛陀沒有講經，為什麼須菩提會感動得流淚哭泣？如果佛陀沒有教導眾生，我們怎麼會如此崇敬他？歷代的祖師又怎麼會跟著他那樣修行，而有所成就？所以絕對不是沒有說法。

如果你認為:「佛法修到最後，是無煩惱可斷、無佛可成，那我還修什麼呢？」你就還是掉在自己的妄想分別心上。修習任何法門，重點往往不在於方法本身如何，而在於自己的態度及認知，那才是決定你修行內涵的關鍵。

你若是用自己的分別意識來接受佛法，那麼你所學的永遠都是你自我的法，不是佛法。只有剷除自己的一切分別，以真正最清淨、最純粹、最無我的面向來相應，那才正確。

修行到達這樣的地步，不論是師父或外在的人我是非再怎麼考驗你，你都能夠如如不動，並能感受到師父及善知識對你無私的慈悲與無悔的教誨。你就不會認為他吹毛求疵，

反而會心生感恩。

依教奉行這幾個字，每部經典裡都有，我以前也不知道要求自己多少次，但就是無法相應。等到自己的生命真正和它相應時，才知道真的是那樣子。

我修學佛法的歷程，與其說是從經教上學習，不如說受到許多佛教大德生命的感召及感動，然後落實在自己的生命裡，進而才與佛法真正相應。所以宗教不是用言傳的，而佛法更是用生命來感動你。

你見到自己內在的生命，就見到法，也就是見到自己的師父的心，見到佛的心。所以當須菩提聽到世尊講此經時，觸動他內在真實的心，因而涕淚悲泣。

如果生命中沒有一些困頓或挫折，我也還是常常處在自己的貢高我慢裡，以為自己所學的一切就是很好的，而對自己沒有真實的檢點和要求。

師父的教導，就是要你在日常之中訓練自己，如是聽聞，就要如是去受持與實踐，不可有一丁點的折扣，或添加任何東西。這些情況是等到我自己跟他參禪，經過一再失敗和改

正後，才有所體會。可見若能跟禪宗的大德一起生活，你的感受就會完全不同了。

以前禪宗的祖師都是跟大家生活、工作在一起。大家若看過中國大陸的道場就知道，上廁所大家都看得到，澡堂則跟現在的日本一樣，都是公共的，大家脫得光光的在一起洗，沒有個人的私密。

從這樣的生活，你才可以觀察出來，同樣是在過日子，為什麼老和尚表現出來的就是解脫、自在、安詳，遇到任何事都能八風吹不動，因而生起很多的感動。這也是為何弟子在祖師座下聽到一言兩語而得悟時，便會終生感戴！

所以當祖師或佛陀為大眾開示佛法時，相應於心的人，就會激盪出真正的生命火花，而沒有相應的人，只會覺得一片茫然。就像釋迦佛陀拈花時，大家都看不懂那個意思，只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。

花與四句偈是不是一樣都是相呢？花是色所成的相，而偈語是聲所成的相，其實一樣都是相。須菩提聽了法句馬上相應，知道佛陀講的是什麼，因而涕淚悲泣；而我們沒有相應的人，就沒有這樣的感動了。

以前的人可以直接感受到佛陀散發出來的那種生命力量，「天雷勾動地火」，很快就相應。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行？因為都變成文字了！

你若把自己所有的分別心都放下，進入無我，經典的法句就可對你做萬古的呼喚，當下喚醒你內心的一切。例如太虛大師在南普陀閉關，一夜閱《般若經》，身心突然進入深定；而智者大師讀《法華經》時，親見法華勝會儼然未散，世尊仍然在靈鷲山宣講《法華經》，這都是與經典有如此的相應。

雖然現在你表現出不懂的樣子，那只是暫時的障礙而已。有一天，當你天雷勾動地火而大爆炸時，就不可收拾了，那時虛空粉碎，大地沉淪，比原子彈爆炸還厲害！

信心清淨

須菩提是解空第一，所以當他聽到佛陀這種般若空性的開示時，自然是涕淚悲泣，於是告訴佛陀，過去自己雖然經實修而得到了「慧眼」，但都未曾聽過這樣的經典，對佛陀現在的講解，感到非常希有難得。

一般阿羅漢只斷我執，對法仍有執著。須菩提應該是大

乘的羅漢，能夠斷我執，而法執與俱生我執可能也斷了，所以才被稱為解空第一，但是他還有俱生法執，那只有成佛時才能究竟斷除。因此，佛陀在《金剛經》裡的開示告訴我們，必須連最深的執著都究竟除盡！

須菩提原來已得到了慧眼，能照見諸法皆空，但現在更進一步知道，原來空而不空，因為無所得故，才能畢竟得成，也就是無智亦無得，才是菩提薩埵，才能成就菩薩的種種妙德莊嚴及殊勝的國土。

「得聞是經」不一定是指《金剛經》。對任何經典，只要你相應於無相的道理，馬上就能體悟到清淨心，產生真實的信。前幾章曾提到，真正的信要經過一萬劫才能落實，那才是達到信不退。

但我們不必在乎需要多久，只要我們一念信心相應，當下這樣的初發心也就是成正覺了。也就是初發心如果是清淨心，一念相應到的就是圓滿清淨的覺位了。

何謂清淨？就是真正相應於真實的無我。無我，就是前面佛陀所講的要發心、要妙行、要做種種布施及修行，但同時都不可住著於相，對所證的也是無所得，這樣就叫「信心

清淨」。如果能信心清淨，馬上就「生實相」，就是指證得妙果，當下就是天人師、就是佛，當然就成就第一希有的功德了。

須菩提也告訴我們，他體悟到實相就是非相，所以如來才說它名為實相。由此可見，須菩提證悟的一切，和佛陀所講的一切相同，這才叫心心相印、祖祖相傳，也叫做佛佛道同。

接著須菩提又做一個比較：「以我現在這樣的因緣，在您座下聽到這樣的經文開示，要產生真實的信解其實還不太難。但是幾百年以後的眾生，同樣聽到這本經時，如果能夠受持讀誦而生信解，那才真正是第一希有啊！」

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比較呢？因為須菩提跟隨著佛陀，在他座下聽經聞法，聽到的雖是佛陀言語的教誡，但是他們更親眼看到從佛陀真實的生命實踐裡流露出來的解脫，那是真實佛法的活潑展現！

但這些經教變成文字的記載流傳於後世，後人見到的就只是文字，就很難體會其中的精神內涵。所以如果經過五百年，後世的人能夠聽到此經，又能信解受持，那真的是第一

希有！因為這樣的因緣更不容易，是真正有大福報、大智慧的人才做得到，所以須菩提對這樣的人非常讚歎。

這些人為什麼能與此經相應？他們同樣也是相應於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所以才能馬上天雷勾動地火，有這樣的成就，見到生命的實相。

他們在剎那間便相應於真實的理體，知道我相等四相就是「非相」，亦即一切的相都是非相，而非相就是實相。所以如果能夠離一切相，就叫做諸佛。

佛陀認可了須菩提所講的話，便說：「的確如此啊！五百年以後，如果有人聽到這部經以後能夠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那麼這個人真的是最希有啊！」

大多數的人認為：「我明明就是有生死，常常貪生怕死，所以才來學佛，怎麼會沒有生死呢？而且離開生死不就是佛嗎？為什麼沒有佛可成？如果沒有佛可成、沒有生死可了，我學佛修行做什麼？」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接受《金剛經》的觀念，聽到了可能就會害怕或吃驚。

這種人到今日還是很多，因此佛陀告訴我們，如果有人

聽到《金剛經》裡所講的一切，而能夠不驚、不怖、不畏的話，這樣的人真的很希有。

第一波羅蜜

佛陀做了進一步的解釋。最殊勝、最難得、最美好、最真實的才能稱為第一。就是因為沒有「第一波羅蜜」這樣的波羅蜜存在，所以才能叫做「第一波羅蜜」。

反之，如果真正有無上菩提的妙法，它就不是第一，而是落在有為、有相上，沒有真正相應於究竟的真實法。所以佛陀告訴我們，如來所說的第一波羅蜜，並非實有，如果我們掉在第一、第二上做區別，那就永遠見不到佛陀所說的第一波羅蜜了。

如果你真正體悟到「果然沒有所謂的第一波羅蜜」時，你就已見到佛所講的第一波羅蜜了，而佛所講的也就變成你生命的實證，你心中也清楚何謂第一波羅蜜了。這時候就是「名為第一波羅蜜」。

前面講的波羅蜜都是屬於「布施」，現在進一步講到六度裡的「忍辱」波羅蜜。前面都是用布施的功德來較量，還

提到外財、內財的區別，但以內財布施通常就要忍辱，也就是忍受種種的苦。

以內財布施的功德比較偉大，就是因為你能夠行忍辱。但真的有忍辱可忍嗎？沒有。如果你認為真的有忍辱可修、可忍的話，你就永遠都掉在痛苦裡了。

我們常可看到在夫婦吵架時，通常某一方最後會選擇原諒，但三天兩頭又會故意挑起那個瘡疤，把它拿出來吵。這時另一方可能就會說：「你既然原諒我了，為什麼還常常故意拿這些東西來刺傷我？」也就是雖然選擇了原諒，但因為自己身心沒有調伏得很好，所以看對方不順眼時，又會把前塵往事挖出來講，發洩一下，讓對方裡外不是人，而自己也掉在以前的不滿裡。

其實這些作為都很不好。我們當然要記取以往的教訓，但也不是讓自己永遠背著教訓走。做錯了，承擔下來以後，就要改進。既然結為夫妻，原來就是為了同一個理想同甘共苦，最起碼希望能建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，可以白頭偕老。如果在這過程中有人犯錯，那是因為以前智慧不夠、修行不夠，所以當我們學佛及聽聞佛法以後，就要真正去改變自己，使自己的行為更正確。

因此，讀了此經所說的「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」、「忍辱波羅蜜，即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」，我們不能只在文字上做理解，而要在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中，真正去感受與體會。

佛陀接著用自己長劫以前修苦行時，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的故事，來解釋何謂「忍辱波羅蜜」。有一天，歌利王帶著他的愛妻寵妾去打獵遊玩，可能玩累了，昏然入睡。這些妃子們便四處去遊蕩嬉戲，突然見到一位苦行僧在樹下打坐，就圍過去很恭敬的向他問法。

當歌利王醒來時，發覺沒有人伺候他，勃然大怒，又發現自己的妃子們竟圍著一個修行人。他不責罵她們，卻怪罪這位修行人：「你身為一個修道人，怎麼可以貪戀這些美色！」

歌利王不聽苦行僧辯解，就揮刀割截他的身體。佛陀說，在當時，他如果落入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一定會生起瞋恨。

但是當時苦行僧告訴歌利王：「你雖然這樣怪罪我，還節節肢解我，但我一點瞋恨心都沒有生起。如果我被砍斷的

手腳馬上接合而恢復原狀，就可證明我沒有生起瞋恨心。」結果苦行僧被砍斷的手腳，真的馬上就復原了。

歌利王其實代表我們自己放逸遊樂、有所貪著的心。當我們有所貪著，真實的身心就被種種欲望肢解了。例如你的眼睛隨著種種色塵轉，受其影響，那不就是眼睛被肢解了嗎？

又如別人對我們講一些不中聽的話，明明那些話語或聲音都已經過去了，我們卻還擺在心裡，常常受其摧殘。其實壞話、好話都一樣只是聲音，可是你一執著它，身心就被它肢解得支離破碎了，而身心原本的妙用就無法發揮，你也得不到生命真正的快樂了。

相反的，如果你時時刻刻都能與無我相、無人相等相應，你就可以得到生命的真正快樂。佛陀不是只有在歌利王那一世做忍辱仙人，而是在五百世中都是如此。這代表著，要能忍辱到有所成就，其實要有一層一層的領悟力，並且時時刻刻去增進！

佛陀也不是因為在歌利王那一世的成就，就能究竟成就了，後來他也經過很多世的努力。因此，大家也不要以為自己修習佛法已經多少年了，已經懂得很多、很深，好像什麼

都會了。實際上，即使是見性開悟，都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。就是因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沒有可成就的法，所以即便是成佛，都還是要度眾生。

我覺得我母親在忍辱波羅蜜方面就做得很好。她在苦難中慢慢的真正能把所謂的我相放下，而在生命裡面展現出來。她老人家雖然不懂什麼佛法，聽聞得也不多，但是在生命的實踐裡她真的做到了，因此對佛法有很真實的信心！

看著她老人家吃飯或沒事坐在那裡，或者撥著佛珠念佛，我常想，她腦筋裡面到底在想些什麼？她身體病痛的時候，雖然她也知道痛、也不安，可是她為什麼不會顛倒呢？她不會像一般人有了病痛以後，就被病痛擊倒。她完全可以做到不怕死，沒有恐懼，而一切東西都願意去布施。這一點我就真的覺得滿難得的。

無住生心

佛陀從布施、忍辱，一直講到真正的菩薩要遠離一切相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也就是在萬法裡都不要住著，而且當下還要真實的發心。簡單的說，即是要「無住生心」！

我們要無住生心，不要停留在原有的狀況中，或固執己見，而要博採眾長。也不要努力了一世、二世就以為自己成就了，而是生生世世都要更好！但又不能以為有一個更好的可得。只有不住著於一切相而行，才真正是菩薩的發心。

只要能夠利益眾生，不管是布施、忍辱、持戒，或是講經說法等等，都應該去做。可是在做的同時，要體認一切諸相就是非相，所以不要自認為是講經的法師或持戒清淨，也不要以為自己有什麼成就、可教人什麼法門、或自己度了多少人。這都是掉在相上了！

以布施錢財為例，所謂「相」，包括「能施者」的相、「所施者」的相，以及「所施物」的相。布施者、接受救濟者、所布施的錢財，這三者都是相，佛法說這三種相都要空，才是真正相應於無相。六度萬行的任何一件事，都要做到三相皆空。

可惜有時學佛的人也非常著相，例如我以前講過一位老比丘尼，為了吃到一個有蒜味的蠶豆，一生都怪罪於某個人，抱恨而終，到死都不原諒他！這就是執著有一個戒相。所以佛陀告訴我們：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一切眾生即非眾生。他又說：布施時不應住著於色聲香味觸法，這才是真正的菩薩。

佛陀告訴大家要深信他所說的話，真正信受奉行，不要心生懷疑，因為佛陀是真正的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，所以他才叫做如來。所謂真實語，就是指一切諸法緣起性空，一切法當下空寂、清淨，當下圓滿、不生不滅，這就是一切諸法的真實相。

因此，佛陀又說，如來所得之法，並沒有真假虛實之分。一切萬法都沒有真假的分別，也沒有世間法、出世間法的分別。只要你執著於出世間法，認為它是實有的，出世間法也就變成虛法。相反的，你若能知道世間的虛法只是因緣暫時的假和合，而不住著於其中，它就是真實法了。

佛陀又進一步告誡我們，如果菩薩住著於相上去做布施等種種修行，就好像人進入黑暗的地方，什麼都看不見。反之，菩薩若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，那就像在日光明照之處，能清楚見到一切色相。

這意思就是，我們眼前的諸法，其實都是真實法，只是我們欠缺「慧眼」而看不出來。如果你的慧眼開了，就知道一切法本來就是如此，都是圓滿無缺的真實法。

佛所說的未來眾生，也包括現在的我們。如果我們能受

持讀誦此經，那麼佛以他的智慧觀照，就知道我們將來必定能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。為什麼還要講到佛的智慧呢？因為「佛」所代表的就是生命的實相，但他仍然要從性上起用，也就是對我們說法，以及給我們教導和肯定。

但大家不要拿起《金剛經》一直唸，以為唸了就有無量功德。若抱持這種觀念，就仍然是著在相上。說誦經有功德，主要是以前祖師的善巧方便，希望大家能由讀經而受到薰陶。但我們也不必否認誦經超薦的功德，例如集合親人一起誦經，生起對父母的緬懷與感恩心，那當然也是有功能了。

涓滴成河

只要你真正發心，並且努力去實踐，不住著於一切，又用真正的智慧去觀照及掌握種種因緣與條件，那麼在法的修行裡，你就會有所成長，一點一滴的匯聚，最後就會豁然開通，見到生命的實相。

我們的修行以及生命力的展現，就像源頭許許多多的小水滴匯聚成奔騰的江河一般，水雖然本來就有那樣的力量，可是沒有經過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努力，就還展現不出大海浪濤的力量。

就像佛說他五百世做忍辱仙人一樣，我們雖然知道生命的實相是不可得、不可著、不可取的，可是生生世世還是要繼續努力。雖無眾生可度，但仍要繼續度；雖無法可修，但仍然要去修；雖無佛可成，仍然要去成就，一步一步踏實的往前走。

不住著並不是指沒有那樣東西存在。不住著，反而能讓我們更真實的去發揮與成就，因為能夠做到無相而行時，就是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」，便能見到種種色了。

持經功德分第十五

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；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

「須菩提！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無邊功德。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於此經，不能聽受讀誦、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所應供養。當知此處，即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遶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」

. . . .

這一分告訴大家如何去持經，以及真正的持經有什麼功德。我們持經或做任何修行，都要以無相來相應，要如佛陀所講的無心可發、無念可住著。這樣無所為而為的努力，叫做「不思議薰」，果報也才是最大的。如果掉落在相上去做，就叫可思可議了。

沙彌前行

我曾看過這樣的故事：有個老和尚帶著小徒弟出去行腳。照規矩，當然是師父走在前面，徒弟背著行囊走在後面。這個小和尚一面跟著師父走，一面想到自己背過的經文，就想著從今以後要精進用功，行菩薩道，要無我相、無人相，結果師父停了下來，拿過行囊來自己背，還叫徒弟走在前面。徒弟覺得很奇怪。

小和尚繼續一面走一面想：將來我修行成功以後，要做大法師，然後怎麼樣發展。此時，師父停下腳步，又叫小和尚背上行囊，走在後面。於是他問師父：「為什麼您一下子叫我走前面，一下子叫我走後面呢？」

師父說：「因為你的念頭，有時是大乘無我無相的菩薩精神，有時又落在相上。當你的心相應於大乘精神時，我雖是師父，可是所修的一切比不上你這樣的發心，所以我要走在後面背行李；可是當你落在功德相上時，我老和尚比你小和尚出家久，修得比你多，所以你當然要走後面呀！」

那麼，要怎樣修行，才能在任何狀況下都時時刻刻可以得到真實的受用呢？不管用什麼方法，你的修行要很落實、很真切，例如念一句佛號，不能只是散心的念，必須很注意、很專注的念。

在專注念的當下要清楚的觀照，知道一切身心上的改變與受用，可是馬上也能觀照，這一切變化只不過是因緣和合的假相，沒有所謂的殊勝或好壞。因此對好的狀況你不會執著，對不好的狀況也不刻意遠離，只是不斷念下去。這樣子以無所求、無所得的心專一用功下去時，反而很容易讓你的心安定下來。

這時定的受用會很強烈，甚至你也可以感受到諸佛菩薩護念的力量在你內心裡生起，但又因為你念念相應於無為、無所得，所以你不會住著於它，不會掉落在「這是佛菩薩對我的庇佑」的想法裡。你只是有這樣的覺照，知道它只是當下的一種身心現象，慢慢的你的心就會變得更加專一，禪定一心的程度也就更深了。

實際上，我們修行要能夠「入流亡所」，從種種的相裡面得到真實的解脫，才能度過一切苦厄。可惜我們常常是入色聲香味觸法之流，一進入就被它黏住了，跟著它轉，而被它所染污，苦不堪言。

我們有時罵人家：「你這個傢伙不入流！」但佛法卻正要我們不入流！就是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之流，才可以「入流亡所」，從諸相得到解脫，隨處做自己的主人翁。

學佛修禪的人，一定要了解，真實的修行就是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應用佛法，知道該怎麼去用功，而不只是一味的誦經、拜佛、打坐，把修行變成兩截。也就是以為只有在佛殿禪堂裡的用功才是修行，做其他事務——如打掃、清潔、煮飯、種菜……都不叫用功。這樣就錯了，因為禪就是每個人的真實生命，所以要在我們生活的每分每秒裡去顯現。只

有在生活的分分秒秒裡面，儘量去運用真實的佛法，與它相應，那才是真修行。

因此，所謂「持經」，並不是只有在別人打你罵你時，你就把「阿彌陀佛」或「觀世音菩薩」掛在嘴上念，然後心裡想：「這傢伙太惡劣了！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！菩薩啊，這種人應該得到報應啊！」如果是這樣，你念佛菩薩的名號有用嗎？

這樣的佛法修行，講難聽一點，只是變成你生命的躲藏處，也就是當你自己的生命遭遇苦難、或者失意挫折時，讓你的心情有個躲避的地方。如果佛教變成只有這種功能，那就沒有意義了！怪不得馬克思會說宗教是人類的嗎啡或麻醉劑，只能讓自己在苦難的時候有一個逃避之處。

實際上，持經的真正功德，在於能夠讓我們以智慧清楚的觀照自己的身心狀況、以及種種因緣；而在任何狀況下，都善於掌握它們，並以最大的慈悲、誠懇及毅力去處理與努力。如果成功了，也不會認為自己多麼了不起，或所做的事情多麼偉大。如此以無所求的心去成就一切，最後反而會成就得更多。

所以學佛修行不要只住著在假相上，只著重有相的功德，例如布施、持戒有多大功德，或以為念誦《金剛經》就可以開悟或成佛，或者有多大功德，就天天在那邊唸。

但唸經確實能幫助大家少花一點時間去打妄想、做壞事；若慢慢多唸幾遍，心就會越來越安定。而在這樣的努力、薰習之下，可能就會像瞎貓碰到死老鼠一樣，突然在一念之間放下一切妄想執著，霎時間和經文原來的義理相應，見到自己的清淨本性。

看佛經時，能感覺到佛光心光相照、己佛他佛道同、師心己心相印，在剎那之間體悟經教的真實義理。這才是唸經、持經的真正價值。念佛也是如此，如果最先是有相求，而知道方法後慢慢真正用功，最後變成念而無念，真正的自性彌陀就會顯現出來了。

持經功德

持經的功德到底有多大？這裡佛陀還是用比喻來比較和說明。佛陀說有人早上、下午、晚上，都用自己像恆河沙那麼多的身命來做布施，意思其實就是不貪著自己的身心，能超越及放下對生命的執著來行布施。

這樣的布施非常不簡單，因為我們做一切事，往往都會先以自己為考量，若還有餘力，不會影響到自己，才會考慮到別人。這當然也是在修行，可是就沒有相應於真實法。

佛陀講的較量功德，也不是要大家馬上就做到最高的層次。先是要我們用財物珍寶來布施，慢慢的修行到某個地步時，你可能一念就降伏很多對生命的與生俱來的執著、迷戀、貪求，那就叫做「以恆河沙等身布施」。

因此，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並不是真的指用身體或頭目髓腦來布施，雖然有些狀況確實是如此。這最主要還是指對生命的種種執著不捨。如果我們能時時用佛法的智慧去觀照，逐漸捨去自我來做布施，這樣的功德才是不可思議的。

家師常常講，越忙、越困難時，佛法反而可以修得越好，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要等到有時間才來學佛、做義工，或較有經濟能力時再來種福。當你錯失了當前的機緣，再回過頭來想抓住它時，往往就不具足那樣的條件了。

因此希望大家能夠真正的發心，超越原來對自我私人利益的執著，做任何事都能多為大眾的利益著想，分享自己的快樂，以無我的精神來幫助人。能做到這樣，其實就叫做「以

恆河沙等身布施」。

平常你可能有很多東西要做考量和比較，也有許許多多的概念、想法、感受，這些其實就是所謂的恆河沙。你若能把這許許多多的概念、想法、感受一一降伏、放下，到達心無厭悔，也沒有任何執著、貪戀，而且時時樂意幫助他人，那就叫做「以恆河沙等身布施」。

的確，我們在做布施之前，往往必須跟自己原來的習氣或貪愛搏鬥，有時好像割掉自己的肉一樣，所以要經過滿長的選擇與掙扎，要超越真的不是那麼簡單。尤其在面對種種障礙、困難，或無情的考驗與打擊時，你還能夠用佛法去相應，不為所動，不退於初心或道業，那才叫做真正的布施，也才叫做「以恆河沙等身布施」。這樣的布施，也顯現出你已超越對自己身心、生命的貪著，是真正可貴的。除此之外，你反而會發覺自己的生命是越來越圓滿了。

大家都知道戰國時代廉頗和藺相如的故事吧？趙國的廉頗認為藺相如只憑三寸不爛之舌為國家保住了和氏璧，而他出生入死的捍衛國家，官位卻在他之下，心裡很不服氣。

藺相如私下跟人講，國家能夠在這麼大的外患中保持安

定，都是因為武有廉頗這樣的老將在戰場上禦敵，文有我自己在外交上折衝，彼此豈可反目相爭呢？廉頗聽了非常慚愧，便背著荊棘去向藺相如請罪。這便是勇於認錯，能放下我相的好例子。

「初、中、後日分」，其實代表我們時時刻刻都要用這樣的方式來發心，否則就只是一時的感動、一時的行為罷了。佛陀在這裡更進一步教我們該怎麼去實踐佛法：修行不能只在某時某刻或某處，而是二六時中，早上如此、中午如此、晚上也如此，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不離開這樣的用功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也才是真正有大功德。

如果能如此努力，超越自己的許多執著，就能像這裡所說的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」。這是因為無我才做得到的。在你沒有遇到考驗的時候，聽了這些經句，可能會覺得自己聽懂了，可是一旦你處在很不順心的狀況下，你就會知道有多難受、多不自在、多苦惱啦！

在這些不自在、苦惱、難受之中，你若能用智慧去觀照它，用慈悲去涵養它，不為所動，那就真的不簡單了！其實不管在順或逆的境界裡，你若都能真正與法相應，相應於初心、清淨心，那才是真正在修學佛法，也就是達到「信心不逆」。

我們的生命並不只是在這一口氣上，而是不生不滅的，所以有真實體悟的大德，就不在乎肉身生命的存在與否，而展現出不為環境或生死所左右的精神力量。大家知道岳飛赴「風波亭」的故事嗎？他是去那裡會見某位禪師的。

禪師是他方外的好友，他告訴岳飛：你回京城的話一定會有性命危險。但是岳飛說，做臣子的應當精忠為國，不違抗君命，寧可選擇赴死。後來他真的被編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，滿門抄斬。難道岳飛不曉得嗎？

明末很多抗清的忠臣義士都不是武將，而是文人，以自己微薄的力量，寧可為國殉難，沒有一個人怕死。這種忠貞節義的精神和勇氣，與其說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感召，不如說是受到佛教無我無相的觀念所影響。尤其禪宗說，當你見到生命的實相時，你就有了真實的生命，對眼前種種假相便不會去追逐，也能夠不惜身命了。

大家現在有幸聽聞這部經典，但聽到無佛可成、無煩惱可斷，你若因而對自己的生命產生了無所依託、沒有意義，甚至惶惑恐懼的心態，就代表你還沒有得到真實佛法的受用。

所以，如果聽聞此經能夠信心不逆，這樣的福德就勝過早上、下午、晚上都用頭目髓腦、乃至於像恆河沙那般多的身體去布施，更何況「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」。

流通普及

我們要知道，這本經如果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的功德，那是因為法法本來就如此，都是空寂、清淨、圓滿無缺的。只有當你的生命和它真實相應時，你才會真正感受到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的功德。

大家學佛，不只是在自己個人的利益、成就、福德上去努力，而要更進一步，如佛陀所講的一切法去實踐，讓自己的身心荷擔起如來的家業。

「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」，是指不僅能夠利益自己，還進一步盡心的把自己領會到、體悟到的東西，利用一切因緣去讓更多人受益。

舉例來說，佛法開示的影音資料或整理出書，都算是書寫、讀誦。我們祖師禪林曾出版我的《馬祖道一語錄》講記的 CD，是一位澳門的菩薩幫忙製作的。他是義務幫忙，花了

滿長的時間才剪輯完成。

「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」的方式，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有很大的改變，但目的都是要幫助更多眾生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，離苦得樂。

所以我由衷感謝那些幫忙我們辛苦整理錄音檔、以及整理出書的義工菩薩們。他們盡心盡力的作為，真正是與大乘佛法不為己求、不求己利的菩薩精神相契合了。

大多數人求的是自己眼前更多、更大的福氣或事功，或是來世的福報。其實有相而求的話，功德往往是非常有限的。錢財的多寡、事業的大小，並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心性的超脫自在，以及生活的品質。比如在週遭的人有需要的時候，不管對家庭裡的兄弟姊妹、或社會上的同胞們，你都能夠有一顆心去關懷或照顧、或者跟他們分享。

家師以前就希望每個人打完禪七、佛七之後，都能發心做義工。所以希望大家來參加修行，不要常常只接受人家的服務，也能自己跳出來，歡喜的去幫助人家，發心做義工。那就是幫我們把真實的妙法弘揚出去，讓更多的人了解和獲益！

佛陀時代，有一對窮夫婦，窮到只有一條舊布氈能夠蔽寒遮醜，因此兩人只能輪流出去乞食。有一天佛陀經過他們家門前，夫妻倆深信今世的貧困是由於過去世太過吝貪，不願布施種福，深感這次不能再錯失這樣的機緣，於是毅然把唯一的布氈布施給佛陀，真正超越了對自己生命的貪戀和執著，也等於是做到以頭目髓腦的身布施了。

如果落在有相可修上面，當然就見不到真正無邊、不可稱量、不可思議的功德。如果有人能夠真正體會到佛陀所說的「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」，而且能真正受持它，這樣的人當下就是荷擔如來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家業。如來的家業不是普通人的家業，而是要讓一切眾生都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果位！

我們不要看輕自己，不要以為自己現在是凡夫，而應該知道一切的煩惱惑業當下都是空寂、不可住著，不是實有的。只要念念發心離相，不住著於這一切相，而雖離相卻不掉在空無裡，無論是布施等六度萬行，或是念佛、誦經、吃齋等種種功德，都照常去做，做的時候又都不住著，那就是荷擔如來的家業了。所以其實並不困難。只要我們念念相應於這樣的真實慧，當下也就是行菩薩行了。

能荷擔如來家業的人，就是真正的佛子，而真正的佛子，當然就如同佛一樣，有無量無邊的福德。這不僅是佛菩薩會知道，你自己本身也會清楚感受到。這時候你會清楚知道自己身心的受用與轉變，不會認為自己還是個窮子或凡夫，而自己所行所做的一切，時時刻刻就會與佛法相應。

因此，佛法的修行，不只在於你知道或了解多少，最重要的是你能否在自己的生命裡得到真實的受用。若能如此，你所展現出來的生命、行為、力量，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一個與佛法真實相應的生命，在他的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之中，自然就有一種力量，使我們受到感動。

有時候我們播放家師過去的錄影帶，看著老人家的身影，常常就會感受到他那無邊的願力、苦心，以及為眾生所做的種種努力，因而深深感動。他也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出家人之中的一個，而比他更老、更清瘦的也多得是，為何你我都會被他老人家這個形象所感動呢？就是因為我們的生命跟他老人家的願力與作為相應了。

佛陀接著又告訴我們，如果掉在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裡，即使你讀誦再多的經典、修六度萬行的種種功德，

依然無法見到這本經的真實義，也感受不到它是佛陀為發大乘心者、發最上乘心者所說的經典。你還是著在小法上。

實際上，法並沒有高低、好壞的差別。六祖早就講過，人沒有根器利鈍之別，法也沒有頓漸之別。法法都是平等如如的，只是眾生的機緣不同，所以對於法的體悟才有快有慢，如此而已。同樣的大法，一旦你著在我見、人見上面去修，它就變成小法了。

經文中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」所說的此經，不限定指這本《金剛經》。其實當任何人的身心相應於大乘無相的般若空慧時，那就是真正的經典所在之處。但我們也不能否定經典的存在。就是藉著經典所記載的文字義理，才能夠斷除我們的煩惱。

若有人能夠相應，他就是經典所在之處，當下也就是佛了，因此世間一切天、人、阿修羅，都應該對他生起恭敬之心，做種種的供養。這樣的人、這樣的地方，當下也就是塔。

原本「塔」是在佛陀入滅以後，眾生因思念佛陀而建的，裡面放置佛陀火化後的舍利來做供養和懷念。但大部分的塔不見得有佛陀的舍利，後期大都只安置佛像或經典，因為人

們真正供養的是佛陀內在的精神，也就是佛陀的恩德、智慧、慈悲等，而不住著在舍利的相上。

大多數人學佛，都是落在相上的追求，落在對自己身心相的貪戀和執著上面，所以看起來好像依循著佛法在用功，其實已離開佛法的真實義了。就像《楞嚴經》說，阿難多生累劫都是佛的弟子，深解經教的義理，幾乎都沒有忘失，可是仍然遇到摩登伽女誘惑的劫難，一切的知解都幫不了他的忙。

反觀摩登伽女，對於愛欲的執著貪戀原本很強烈，可是當她聽到佛陀的教誨時，頓時就相應於真正的佛法，煩惱脫落，證得解脫的果位，成為法性比丘尼。

阿難的另一個問題，就是他依所聽聞的經教義理，認為要斷惑證真，有煩惱要斷，有菩提果要成，並未體認到究竟的佛法是本自清淨如如的。

功德不竭

大家現在也許還沒有這些功德受用。其實只要我們相應於《金剛經》裡的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我們的身心所湧現出來的一切，就跟佛菩薩一模一樣。

一般凡夫可能還感受不到我們那種力量，可是天人以及其他的菩薩們，就能感受到我們的一切，並已經對我們做種種的供養或護持了，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。

因此，大家不要以為自己是最沒有福的人。人人的福德智慧本來就和諸佛菩薩一樣，就看自己是否和真正的大法相應。相應於真正大法的人，生命裡就不欠缺任何東西，而他的福德也就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了。

的確，家師常常說他是一個最沒有福的人，也不知道如何去向人家化緣，但為何不需要那麼做呢？因為只要他生命裡顯現出佛菩薩那種願力、智慧、慈悲，他當下就是塔，而我們眾生自然會和他相應，也會對他恭敬、禮拜、供養了。

我們現在的力量雖然看起來很小，其實一點都不小，不是眼前所見到的一切可以局限的。我相信大家都發得出這樣的願心。只要你發出這樣的願心，它就是無遠弗屆，不可思、不可議的。它必然會隨著你自己的發心努力，一天一天更加殊勝莊嚴，最後你當下就是塔廟，每個人都會對你生起恭敬心，甚至禮敬圍遶、散諸香花了。

能淨業障分第十六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須菩提，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，於後末世，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「須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後末世，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即狂亂，狐疑不信。 須菩提，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」

. . . .

為人輕賤

所有身心的煩惱、業相、障礙，都是由種種的因緣和合而成的，我們必須用無我的智慧消融這些因緣，否則仍必須長劫受報。這一分就是要告訴我們，只要一念相應於自己的清淨心時，多生累劫的業障當下就能夠消除了。

我們說，念一句佛號，可以消百千萬億的業障，或者拜佛可以增無量福。你可能會說：「我念了這麼多佛號，拜了這麼多佛，怎麼都不覺得我的業障消了？」

那是因為你見到的，都是你的煩惱、顛倒、妄想所顯現出來的佛，不是生命裡究竟的實相佛，而是自己生滅的妄識所呈現出來的佛。不管你怎麼見那個佛，他都是生滅的、都是流轉的。

相反的，當你一念相應於真正的佛時，你那一念就是清淨的，當下就見到諸法的實相，也就叫做見佛。如此一來，所有的妄想執著以及種種雜染煩惱，剎那間就消失了，就好像千年的暗室突然被光明照亮，千年來的黑暗也就消逝不見了。

再舉例來說，如果只是用你眼前所見、所感知的種種體驗，你敢說地球是圓的、而且天天繞著太陽轉嗎？千百萬年來，人類的祖先一直以為地球是平的，但現在的小孩子出生幾年後，聽我們告訴他說地球是圓的，很快就能接受，因為他們可以藉著現代科技觀察到，因此千百萬年的錯誤認知或顛倒，一剎那就被打破了。

所以當我們的佛性智慧顯現出來時，我們積累得再久、再厚重的習氣、妄想、顛倒，也都不會成為障礙了。諸法當下就是清淨圓滿的實相，而山河大地以及萬事萬物當下就是菩提的顯現，並不是經由多生累劫的努力修行或斷煩惱，才能夠變清淨、或成就菩提的。

當你住著在相上時，你就要一一去了業和消業，那就苦不堪言了！你若體證到一切諸法本來空寂，沒有真正的相，沒有生滅來去，哪裡還需要去斷煩惱、了生死呢？但你若以

為你不必修了，那又是掉落在虛無裡面。

所以佛陀告訴我們，人人都具足圓滿的佛性，只是你現在所認知的一切都是掉在顛倒妄想裡。若把這些顛倒的認知都改正過來，用真正的智慧去觀照，然後在日常生活裡步步踏實，一點一滴去實踐，但是在學習和努力的過程中，也沒有任何的住著或貪求，那就相應於真實的佛法，當下就能成就不可思、不可議的無邊功德智慧，也可以了脫多生累劫以來的一切罪業與煩惱。這也就是真正「能淨業障」了。

我們不要看到眼前自己的一切有很大的不足，就以為自己不行，也不要以為自己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、或學問比人家高，就輕視他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要因為在別人口中或眼中把你定位成什麼樣子，你就變成什麼樣子。

你自己的內在，若能涵養不可被侵侮的真實力量，不管外在境界如何改變，你還是你。這個才叫無我。禪宗的修行就是要如此。

我們常講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，台灣也有句俗語「一枝草一點露」，每枝草都會有一點露水來沾。也就是說，只要真正努力奮鬥，一切其實都會改變的；不要歸咎於自己的條

件或機會比人差，其實是自己的努力不夠。

尤其當你能夠用真實的佛法來認清自己、改變自己，在努力夠了以後，所有過去的業障都不會再成為障礙，反而變成助緣了。如果只生活在過去，像原來那樣一成不變，故步自封，那就不對了。所以生活要日新又新，才能見到生命真實可貴的實相。

我們應該努力學習，真正了解自己的生命，那麼一切力量都會產生。最主要的是內在要有真實的內涵，要真正認清自己，活出自己的東西。如此，當你自己有很大的缺陷時，就能運用智慧，不會被那個缺陷打倒，而更能發揮自己的長處。這才是真正的偉大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，如果有受持誦讀此經的人被人輕賤，那麼此人因先世的罪業，本應墮入惡道，但因為現在被人輕賤，先世的罪業就消滅了。

在這裡，不要只看經文字面的意思。這其實是說，當你自己的身心及人格因佛法而有了轉變時，卻依然被人家看輕，這是因為你以前不好的作為，讓人家留下了刻板印象，所以還把你定位為以前的你。因此這只是一時的，只要你繼續努

力去做，久而久之，人家就會知道真實轉變過的你了。

不要以為你改變了以後，一切就都馬上改變了。其實你的種種才剛剛改頭換面，誰會知道你的轉變呢？如果經過長久的時間之後，你仍然表現出不同於以往的作為，人家才會豎起大拇指來誇讚你。

例如周處除三害，除完第二害的時候，鄉民還是避開他，害怕他以前那種動不動就打打殺殺的個性。縱然他做得再好，大家仍然敬而遠之，於是他就去跟隨一位有德有學的大儒用功學習。這時候雖然他還沒學習成功，可是大家看到他壯士斷腕的決心，就相信他真的是改變了。

一般人明明知道自己的種種過失及缺點，但往往都是因循苟且，可能願意去改，但改得不真切，拖泥帶水的，對種種的貪著妄想還是放不下。

所以我們如果已受持了這本經，甚至身心已有所體驗及轉變，但是仍然被人看輕，也不要緊，那只是他人一時的誤解，我們需要給人家時間去洗清以前對我們的認知。

在這樣的過程裡，你不必急著去解釋，任何的解釋都不

需要。別人會這樣輕蔑你，是因為你先世的惡行罪業已經造成人家對你根深蒂固的惡感，但你若假以時日去改進，用你的真誠去力行，他們就會改變對你的看法。這便叫做「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。」

改過遷善

所以讀經不是用來消滅以前的罪業的。很多人以為自己天天讀經，就可以消除業障。你若抱著這種心態，讀得再多都沒用！如果這樣唸經能消業障，為什麼很多趕經懺的法師天天都在唸經，結果唸得越多，我執與障礙卻越大呢？

在有些以經懺佛事做為經濟來源的寺廟裡，出家眾雖然嘴巴在唸經，可是心裡的我相卻越來越大。如果賺得不多，又做得很累，他們就生起種種計較或不滿。如果每天只是像這樣計較，誦經當然沒有意義了。

同樣的，做為佛弟子，不要老是以為自己做了哪些功德。真正的功德，是要從內心去省察自己，真正發覺自己身心的種種問題。在你一念相應於無為的清淨心之後，你自己的身口意三業，也不是三兩天就能變得很穩固踏實的，還要經過時間的磨練。

這時要進一步認清自己、鼓勵自己，而對任何人都要生起慈悲心，以寬容的心去對待他們，這樣你就不會再去要求別人、埋怨別人、或者數說別人的不對，反而會原諒他們，用更大的愛心去關懷或照顧他們。

縱然你做得很好了，也要慢慢再繼續努力下去，才可以改變他人對你原來的印象，否則人家只記得你以前所做的一切，仍然會認定你還是那個樣子。

如果能夠不怕人家來障礙我們，心中時時刻刻能和這本經相應，那麼以往的業障必然會慢慢消滅，最後自然就會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了。

佛陀接著又說，修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。雖然是妙行無住，任何東西好像都是空的，沒有一法可修或可成就，但佛陀又明白的說，在遇到燃燈佛之前無量阿僧祇劫之中，他供養承事了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這簡直像天文數字一樣多的佛，但他從來沒錯過供養承事任何一佛的機會！

這裡的「無空過者」，也代表真正的落實，也就是不只信受奉行，而且真正接受佛陀的護念、囑咐、及教誡，在自己的生命裡一一去相應和完成，然後才能遇到燃燈佛，並得

到佛的授記。

但佛陀又告訴我們，即使他累積了這樣無量無邊的修行與功德，這樣的功德，還是比不上將來有人能夠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的百分不及其一，甚或不到千萬億分之一，乃至於算數譬喻都無法說明了。

「後末世」也包括我們現代這些人。所謂「受持讀誦此經」，是必須依佛陀的教法去行菩薩道，先發無上菩提心，發心之後，要以無相無著及慈悲的態度在生活當中去實踐，利益眾生。只有相應於這一切，才真正是「受持讀誦此經」。

所以佛陀一直用比較的方式來強調，只要受持讀誦此經，也就是真正和這本經的真實義相應，那麼功德就超過再多再久的布施、供養、或種種修行了。

為什麼這種功德會更大？因為真正的功德是一切眾生的心性，那是本自具足、本自圓滿、本自清淨、本不生滅的。用積累的方式得來本來沒有的功德，當然比不上本來就圓滿具足的。

佛陀甚至又說，如果我們這些後代的人能夠真正受持這

本經，所得的功德，如果真要他全部說清楚，會把大家嚇呆、甚至嚇瘋了！意思也就是功德多到不可思議，無法形容！

佛陀已經講過的這些形容或譬喻，已經夠駭人聽聞了，如果全部說出來，可能沒有人敢相信。因此我一再強調，修學佛法一定要和空性慧相應，否則不管你怎麼修，都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。

反之，只要你真的能與空性慧相應，起心動念時，隨時都會知道心念是不可得的，真實的我也是不可得的；而心念雖然不可得，可是每一念都是清淨莊嚴的，所以不會落在無謂或茫然的心念裡面，而是念念都會確實掌握。

有的人擔心我在預定的期間內講不完這本經，其實這部經是我們的清淨願心，永遠說不完、行不完，因為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」，哪裡講得完呢？講得完的，是文字的東西。如果你認為講得完，或者有經可講，就還掉落在文字裡。

但是大家也不可抹煞這部經的存在，一定要清楚體認它在講什麼。當你掌握這本經的真實內涵時，經文的多寡就不重要了。我隨時也是講完經，隨時也是沒有講經；我無說，你們也無聽。這才真的相應於佛陀所說的「我講經說法

四十九年，沒有說到一個字」啊！

佛陀所講的《金剛經》，是我們生命的真正指導，因為那是從佛的真實體悟的妙心中流露出來的。所以我們必須深信這本經的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也不可思議。

即使你只聽聞到「無相」或「妙行」，若能常常思惟如何做到與「無相」或「妙行」相應，掌握當下的因緣，認真去行一切行，步步都踏實，又步步都不住著，就能時時相應於諸法的本質及真正內涵了。

究竟無我分第十七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：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：『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』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『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』

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『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須菩提，譬如人身長大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即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」「須菩提，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：『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』，即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作是言：『我當莊嚴

佛土』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須菩提，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」

. . . .

燃燈授記

《金剛經》的真實義就是究竟無我，也就是一切諸法是畢竟空的。但是聽到究竟無我，不要掉在斷滅或虛無的無我裡。佛法的無我，是建立在種種的發心及降伏我相上，然後行諸妙行，不住著在功德相上，這才可與究竟無我相應。

在這一分裡，須菩提先問佛陀，做為修行菩薩道的人，無論男女老少，當我們發無上菩提心時，該如何去「住」。這其實是指該建立什麼樣的認知，以做為我們生命的依據，然後依照它去降伏自心，在內心裡落實下來，並真正去實踐。

乍看之下，你可能覺得：「這裡的內容，怎麼好像又和最前面章節的經文重複呢？」但這裡是進一步告訴我們，修學佛法從發心開始，發心之後，除了要除掉我執之外，連法

執也要除掉，不要以為真正有一個這樣的法可得。

因此，佛陀告訴須菩提，這些發無上菩提心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應該生起滅度一切眾生之心，但度一切眾生時，卻不能在度眾生這件事上有所住著；如果認定實在有這個法，那又落入執著了。所以說雖然度盡一切眾生，但實際上卻沒有一個眾生得到滅度。

我們修行後，身心會有所轉變，所以很多人會認定確實有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法，就是因為依據它來修，自己才有現在的成就。但佛陀在這裡就進一步告訴我們，連這樣的法都不可得，也不可以去倚仗它。

你不要以為佛所講的就是最殊勝的，或者你學的佛法才是佛法，其他人學的就不是佛法。你若掉在這種思惟裡，那就不是真實的佛法了。所以真正發菩提心的人是無心可發、無眾生可度、無法可修，這才是真正的發心。

那麼我們到底要不要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呢？要發！不發就不是行菩薩道的人，可是發了心之後，如果住著於其中，認為自己是菩薩，看到小乘的人修羅漢道就批評，那便錯誤了。千萬不可如此！

佛又進一步問須菩提：「你想想看，我在燃燈佛那裡，到底有沒有得到所謂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法？」既然須菩提是解空第一，也是樂阿蘭那行者，並已從生命裡體證真實的佛法，他當然知道其實並沒有一個這樣的法可得。

這裡也處處告訴我們，一切法都不是斷滅或虛無的，只是當你執著有一個法可得，或可修、可證時，就與真實法不相應了。連須菩提都有這樣的覺悟，何況是佛陀，所以燃燈佛才為他授記，告訴他將來會成佛，名為「釋迦牟尼」。

什麼叫做如來？如來即是「諸法如義」，而「諸法如義」就是指一切諸法的真實相就是如此。一切諸法的真實相，當下就叫做如來，也就是本自清淨、本不動搖、本不來去、本自圓滿、本自如如。這就是諸法如義。

所以煩惱、生死、病痛、不滿等等，都同樣是法，只是眾生在這些法裡面還沒有得到「如」。所謂「如」，就是指最真實、一點都不虛假的。

因為一般人都認定如來有證得無上菩提，以為那是一種真實的成就，所以佛陀進一步告訴我們：「如果如來真正得到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那麼這個法是無實無虛的。」你

說它有嘛，不對；你說它沒有，也不對。只要你掉入自己身心的虛妄分別裡，那就不是無上菩提了。

雖然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但我們現在都掉在善惡、好壞、染淨、凡聖等種種對待裡，因此很難體認一切法都是佛法。舉例來說，有很多登喜馬拉雅山或做高空跳傘的人，其實心中也害怕，可是在面對性命交關時，他要丟掉對生死的恐懼和心中的一切，提起生命全部的覺照，全神貫注，很真切的觀照現前的一切因緣。

在那時刻，他對自身的安危就沒有恐懼感了，但仍然要用智慧去觀察和掌控種種狀況，才能避開一切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。那時，他整個身心的狀況其實是最真實的，心中不再有任何平常對家庭、知識、名利、地位的掛念，也超越了現前自己身心的一切。這些他全部都要丟開，而一丟開，所體驗到的就是最真實的。

他所體會出來的生命的真正價值，不在於征服了高山，而是克服了自己原來對生命的許多眷戀、貪執，以及種種無謂的分別、煩惱，甚至遠離對生死的恐懼。他會發現，其實在生命之中，隨時隨地都要超越這些，生命才能更加安定及落實。我們大多數人都只能羨慕他們而已，在生命面臨這樣

的苦或掙扎時，我們早就投降、屈服了，所以永遠無法發覺生命的真實內涵。

因此，以前禪宗的祖師，為什麼要用那麼大的苦來考驗禪眾，讓他們覺得連牛馬都不如？難道祖師是故意如此對待你嗎？不是的，其實是你自己必須經過這樣的歷練！如果你只是外在受到壓迫，而內心沒有相應，那就毫無用處了。

你必須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，把這個法用上，真的把自己整得死去活來，讓所有的心識妄想都停息下來，這時你才會知道，原來真心就是如此！你就能頂天立地的說：我與諸佛無二無別，與歷代祖師們同一鼻孔出氣！因此，祖師看起來是在呵佛罵祖，其實背後都在告訴你，你當下要承當起自己的生命，真實的認清自己的生命，否則永遠是生死的凡夫。

將頭臨白刃

一般說來，眾生還是畏懼生死，還是認定自己有煩惱，並且執著於一切相，所以無法體認到一切法皆是佛法。為什麼你不能夠在每一個相的當下，就認定它是實相呢？

佛法告訴我們，山河大地都是我們自己的妙法身，與我

們無二無別，而且見色聞聲的當下，就是自己身心的清淨妙用，但為什麼你都體驗不出來？這就是因為你還掉在相上，所以無法體驗到如來就是「諸法如義」。

所以你若認為如來證得無上菩提，那就錯了。當你證得無上菩提時，自然就知道，一切法本來就是如此，哪裡有得或有失呢？ 這便是所謂的「諸法本如如，無得亦無失」。

你也不要以為自己現在是凡夫，欠缺這個法，所以就要努力。以這種見解來努力，就是掉在自我的身心相上，就是著相，沒有見到空與有的不二，或「諸法如義」。

多年前，當我還是小沙彌時，我師公養了一隻貓，他三天兩頭就去菜市場買雞肝或豬肝，然後掛在他的枴杖上，拎回來給那隻貓吃。我那時常想：我們寺裡都沒多少東西可吃，而且我這個小和尚也營養不良，但你都不給我多吃，為什麼就常買這些東西給貓吃呢？而且最好吃的都留給貓！

我也覺得師公怎麼那麼奇怪，不是應該提倡素食或不殺生嗎？實際上，從我們的觀點來看，肉食算是殺生，但從動物的條件來說，便不是殺生，因為那是牠們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，牠們的生理結構與需求就是如此，哪裡有生起殺害其

他動物的念頭呢？

動物只是為了生存的需要才去捕食和吃肉，但我們人類殺害種種動物，往往不是因為生存需要，而是因為我們的許多貪念。像獅子或老虎獵捕吃飽後，會等到肚子餓了才再去捕捉。可是我們人類往往是貪得無厭，想積累更多、或獲得更好的享受，因此去造作更多的殺業。

我講這個例子，是要指出：一般人所謂的殺盜淫妄，是以自己個人的意識心做分別，產生好壞是非的認定，而不知道佛法告訴我們，其實法法都是平等的。

然而，很多人聽到法法平等，又誤以為可以毫無顧忌去做任何事，那又大錯特錯了！所謂的平等是指，各個因緣或狀況都沒有善惡好壞之分，可是我們依現在的因緣已經是人類，就要接受人類準則的規範，不能超越或違背這種因緣的標準。

若以「一切法都是佛法」當藉口，認為殺盜淫妄也是佛法，就叫做「顢頇佛性，籠統真如」！若是如此恣意妄為，天下豈不大亂！因為你對佛教的教理沒有真正的認知，也沒有真實的實踐和修行，所以有這樣的顛倒知見，才會認為做

什麼都可以。

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但佛法並沒有違背世間的一切法。當我們有了般若空慧時，就體認到世間一切法皆由因緣和合產生，當下就沒有高低好壞之別，但也自然不會違背當前社會的規範。

佛說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或佛法講殺盜淫妄都是佛法，主要是告訴你，當你落在殺盜淫妄的相上而有所執著，生起貪瞋、好惡之念時，那個念頭就叫做顛倒。並不是殺盜淫妄那個「法」本身有什麼過失，而是你心中的愛憎取捨有過失。

因此，你如果沒有成就般若空慧，就不要直接說「一切法都是佛法」。你若認定殺盜淫妄都非實有，你自己的身心就必須實際與這個道理相應。如果你的腦袋被刀砍下來時，你仍然不會執著於生死相，心無恐懼，你就真正已體悟到：殺盜淫妄與佛法是圓融無礙的。但你若還有一點點身心的障礙，就都不叫做「一切法都是佛法」！這是要用生命去實際體證的。

例如文天祥與史可法，他們都修行過佛法，達到真實的相應，超越了生命的種種執著，任何威脅利誘都動不了他們

的心，他們的人格已展現出真實的佛性，這才真正叫做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。

尺短寸長

前面的經文提過人身長大和大身的論題。這裡又說：以身體來講，所謂大身，就是非大身，那才真正叫做大身。因為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」，短的東西也有可以發揮其長處之時，長的東西也有其不足之處，所以你若對任何相有所執著，所見的就不是真實相。

因此，菩薩在發了無上菩提心之後，如果認為有真實的眾生可以去滅度，這樣的人就不是菩薩。所以佛陀在這裡說的，其實都是進一步要破我們的法執。

佛法雖常鼓勵我們發心度一切眾生，成就無上佛道，可是如果執著於這種信念，認為實有眾生可度，那反而度不了眾生，因為只要還住著在各種相上，所度的就非常有限，而且還容易生起種種的不滿。

例如老師會對學生不滿，認為：我這麼盡心努力的教導，你怎麼都教不會呢？實在又笨又懶，太不像話了。很多父母

的狀況也是如此。父母常認為自己對兒女費盡心思、付出心血，為什麼兒女都不知道感恩，反而認為是在給他們壓力？

你認定自己有這樣的付出，執著於自己的付出，但你的付出是落在有相上，常常帶給兒女壓力，就容易造成彼此的傷害。實際上，你越是著相，傷害就越大。

菩薩發四弘誓願時，誓度眾生、誓斷煩惱、誓廣修學、誓證菩提，但《心經》告訴我們，要無智、無得，才稱做「菩提薩埵」。同樣的，佛陀在《金剛經》裡先是說明，修行要降伏自心，做到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現在又強調連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這些法也不是實際存在的，所以四相本空，無法可修學，無相可降伏，諸相本淨，故眾生從本以來與佛無異。

「莊嚴佛土」，就是要你發願，並努力精進，超越自己身心的一切，以展現出你自己生命裡究竟的真性，以及種種善妙功德，但是在努力的過程中，如果你仍住著在有相上面，你的成就便非常有限，而且永遠不可能達到那個目標。

因此，菩薩雖積極弘法度生，但必須在任何作為中、或每個起心動念裡，念念都體認實際上無有一法可得、無有一

法可求，才能相應於究竟無我、無相的真實法，這也才是真正的菩薩、真正的莊嚴。

一體同觀分第十八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法眼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」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」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一恆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恆河，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，寧為多不？」「甚多。世尊！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爾所國土中，所有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，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

. . . .

五眼無眼

經文上說的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就是佛教所謂的「五眼」。眼睛的功能在照見一切，所以五眼就是照見功能的五個不同層次。只有證得佛果的人，才能具足佛眼等五眼，我們一般凡夫只有肉眼。

肉眼所見的非常有限，只要有一點點東西遮住，它就看不見了。此外，肉眼看東西，都只看到眼前的，而且看到的都只是假相。由於各人的福德因緣不同，當我們以肉眼來看同一樣東西時，每個人就會有不同的感受或反應。

因為我們的識心會做美醜、好壞、是非的分別，所以同樣是眼睛，看到自己的親人，就算是癩痢頭都覺得可愛，而看到別人，就可能會說長道短。

天眼就是指天人的眼睛，當然比人類的肉眼更加殊勝。以天眼看世間的一切現象，就像看手中的菴摩羅果一樣，一清二楚。天眼不僅在空間上可以看得更遠，也可以看到時間上的過去與未來。只是天眼所見的還是有限，而且會隨著各自的福報大小或修行程度而有差別。

慧眼就是見到諸法緣起性空的實相，能做到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所以小乘的阿羅漢就具足慧眼。法眼則是有大乘思想的菩薩所具足的，雖見到諸法緣起性空，但不落於空裡，不住著於法，也就是體證了空而不空、色空不二、性相一如的道理。

簡單的說，法眼就是如同前面章節所講，見到了「世間法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世間法」。若證得佛眼，就見到諸法本自清淨、本自如如，自然也具足前面四眼，這就是佛的境界。

佛陀在問完五眼之後，為什麼突然跳到恆河沙的問題呢？看起來很奇怪。這主要是印度人的邏輯思惟和論述方式與我們不太一樣。

他們可能先講一個主題，再提出主要的理由或原因來說明，但接著卻不進一步直接分析，而是再用一些次要的比喻做說明，最後才回去證明前面的主題，也就是宗旨。這就是所謂的「宗因喻」三段論法。反之，我們華人的思惟方式則是比較直線式的，比較缺乏邏輯。

佛陀提到無量恆河沙數世界的恆河沙，是用來比喻眾生是無量無邊的多，心也是無量無邊的多。眾生的心多到不可勝數，而且參差不齊。實際上，不用說那麼多眾生的心，就是單單一個人的心，也是時時刻刻都在變化，每一刻所思所想都不同。

佛陀的意思是，縱然有如無量恆河沙數那麼多的眾生心念，但佛陀用他的佛眼，便可悉知悉見。世間所有眾生的起心動念，佛都能夠知道。其實這裡的眼就是代表智慧，若有大智慧，馬上就可以知道所有眾生的心念。

大家以為佛陀是在講神通嗎？其實佛陀說：原因很簡單，就是一切「諸心，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」。諸心是指所有的心，就是所有眾生的心，這些心並沒有真實的存在。

很多人會說：「我的心受傷了。」那我問大家：心在哪裡？拿出來看看！其實心無形無相，真的是找不到，就只是一種分別和感覺而已。例如男女朋友吵架時，氣得要死，可是只要對方哄騙一下，便馬上破涕為笑，忘記剛剛的爭吵了，然後兩人又高高興興談戀愛，但隨時可能又為了芝麻小事，再次引起爭執與不滿。

難怪我們常用「晴時多雲偶陣雨」來形容心的善變。所以我們的心有沒有實際的存在呢？沒有。心永遠是變化不定的，所以沒有真實的心。只要我們知道心不是真實的，就知道心所呈現出來的相也都是虛妄不實的。因此，佛只要剎那一念，就可以知道無量恆河沙數所有眾生的心都是虛假的，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

所以我們哪有一個念頭是真實的？你每天早上起床後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念頭、多少的想像。你以為那些念頭或想像都是真的嗎？例如我們常常在做事的時候，沒有專心於眼前的事務，往往一邊做、一邊想:「這件事情真煩啊！」或者「明天買得到火車票嗎？」。就這樣，我們總是被種種妄念帶著跑，時常想到過去或未來的事，心不在焉。

三心無心

佛陀告訴我們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你若落在過去心、現在心，或未來心上，對某些事物產生了執著、貪戀，你的心就會不得安寧。但不落在這三心上，並不是要你漠視不管，把頭埋在沙裡，以為這樣就沒看見，這是自欺欺人。

佛法絕不自欺欺人。佛法要我們確確實實認清相關的狀況，對任何事都盡心盡力去處理，而在盡心盡力的過程中，並不執著於任何一相。

例如我們隔天有約會，臨睡前就會先打算：「明天我見到這個人，要說什麼才好呢？要怎麼去應對？」等到隔天真的見面時，很多狀況都不見得如你設想的那樣，甚至你原來所準備的一點都派不上用場。

但這並不是叫你不必做準備。該準備的，還是要切實準備好，而且對自己的一切要知道得很詳細，也要用智慧去觀察自己的每一句話，是否給對方帶來更清楚的認知，讓他更感興趣，所以隨時都要掌握狀況，以做出修正或改變。

因此，所謂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，並不是指沒有那些事相，而是指對於任何如幻的假相，都能用智慧與過去積累的經驗來做最正確的判斷，並用最正確的方式和語言來掌握或呈現它。這才是真正智慧的運用。

所以面對任何事情時，不必擔憂或懼怕。你只要用心觀照眼前的一切因緣，努力掌握當下去表達或因應，然後念念不住著，那就夠了。既然你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，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效果，就沒有關係了。

下卷

佛陀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修行如果掉落在色塵、聲塵等種種塵境裡，然後又將之視為實有，就永遠見不到生命的究竟實相，而修行也永遠得不到真正的解脫與受用。

但千萬不要認為：既然是無相，那就不必修行，不必打坐、念佛，不必出家、求道了。這些照樣都要做，可是在做的時候，不要落在有一個相可得或可成就上，這樣就對了。

法界通化分第十九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」

「須菩提，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。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」

....

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

「法界通化」是指法界的一切都是相通的。法界包括我們世間的現象界，也就是三界，以及出了三界以外的出世間，這些都算是法界。而法界的一切，都是同樣的、相通的，所以才稱為「一真法界」。

只要你真正相應於真實的佛法，就能夠處處作主，所以在禪宗來講，就是處處要於法得自在，於法得自在才能叫做法王。如何才能做到於法得自在？就是對這些法，你都要確實的認知，並且確實的掌握，不被這些法相障礙住，那麼你就可以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。

換言之，你隨處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實相，都是真實的，包括你自己現在的身心所體驗的一切，當下也都是真實的。這就叫做一真法界，無所不真，無一法不真。

此時，你確確實實相應於《楞嚴經》所說的：山河大地，都是妙明真心所流露出來的。而你見到一切眾生，都是像佛一樣，本自清淨、本自如如。豁然之間，你就真實與很多經教裡所講的空、實相、清淨、無我等道理，全部相應在一起，不再有任何名字上的差異。

雖然沒有差異，可是對各個名相所表達出來的內涵及修證方法，你都還是很清楚。例如要進入這個教室，從這一道門或從那一扇窗進來都可以，可是進來的方式，所走的每一條路的過程，以及還沒進到室內時所見的境況，都會不一樣，但這些你都很清楚。

所以何謂真如、何謂佛性、何謂無為、何謂涅槃，你不必去分析，但是你都能知道這些名相的義理並無兩樣，也知道它們雖無兩樣，但各個名相還是各有其不同的表達方式與作用。

如果你在布施的當下，不被布施的相障礙住，真正相應於所謂的布施波羅蜜，也就是布施度，那麼當下布施度與般若度便是一樣的，都能夠度過一切苦厄。這時你見色就可當下證得真實的本心，聞聲也可當下見到生命的實相。

所以每個禪宗祖師開悟的機緣都不同，例如洞山良价，是見到自己水中的影子而悟道，靈雲禪師是見到桃花開而悟道，還有很多人則是聞聲悟道。法界的一切，包括色聲香味觸等種種因緣，都可以讓我們悟道，所以叫做「法界通化」。

當大家依教奉行，步步去相應於無為時，就會發覺自己

的身心真的越來越充實，越來越美好。可是不要住著在這個法上，說我現在是在修行，我是一天一天在菩提道上精進用功。如果你還有這樣的想法，就還沒相應於真實的佛法。所以你必須放下這些執著，真正去身體力行，那才是真實的修行！

在這裡佛陀問須菩提：「如果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，這樣的人得到的福德是否很多？」須菩提回答，藉著這樣的因緣，當然會得到很多的福德。

為什麼會很多呢？佛陀說，如果有真實的福德，如來就不說得福德多，就是因為布施者能夠相應，證知福德是無的，所以才能真正得到很多的福德。這裡的「無」，並不是否定福德的存在，而是指在做這樣的布施時，要能夠相應，認清生命的本質本來就是清淨圓滿的。

所以六祖惠能在見性時，就說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。這是因為經過了長久的用功修行之後，本來以為最後可以證得清淨果，但悟了以後才知道，原來一切本來就是如此的。

同樣的，佛陀悟道時也才會驚歎：「奇哉，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」佛陀這句話講得驚天動地，因為他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長久努力，發覺原來一切眾生所具足的，竟然與佛一模一樣，毫無差別！

大家要相信佛法就是這樣的。如果你覺得自己現在跟佛並不一樣，那是因為你還沒有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。然而，真的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嗎？佛法告訴我們，如果不掉入對時空的種種分別裡，一念無生，一念就能相應於真實的佛法。

這一分也告訴我們，不要以為不必修福、培福，其實這樣布施種福，所得的福德真的很大，因為只要你不執著於福德的多寡，而與諸法緣起性空之理相應，你所得的福真的就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！

離色離相分第二十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」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」

....

妙色無相

「離色離相」不是指要離開或否定現前的因緣或條件，變得空洞虛無，而是告訴我們，眼前無論有什麼條件或狀況，我們都要步步用心，努力經營，但是知道一切都是因緣和合的，隨時會改變，所以不要住著在那裡。

例如大家都想成佛，可是我們想成的那個佛，都是用自己原來的妄想執著想像出來的。佛陀告訴我們，真實的佛是離色離相的，亦即要超越我們自己身心的種種執著，達到無我、無得、無證時，才能真正見佛或成佛。你若超越不了自己的妄想執著，住著在眼前自己的一切，沒有做到離色離相，離佛就非常遙遠了。

佛法的修行，不可以遠離我們現前的生活。在生活裡，你雖以眼耳鼻舌身接觸到種種事物，但當下你要以智慧去觀照、體悟，然後用最正確的方法或途徑，配合當時的一切條件，創造出最美好的事物，這才是真實的生活。一般人以為佛法說「無我」就是什麼東西都否定了，不知道無我指的是要超越一切的執著和對待，才能使事事物物都達到真正的圓滿。

例如你原來認定自己的毛筆字已經很漂亮了，那就不能再進步了。你必須知道，現在自己的字雖然寫得很好，但大約只到什麼地步，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。

所以你知道自己的功力在哪裡，也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裡，然後對自己的缺點及好處都不執著，而知道去修正缺點，並進一步去發揮優點。這才是真正的離色離相。如果認定它是實有的，無法改變，那就再也不可能進步了。

從道德觀念來講，以前未婚生子或同居好像都是天大的事情，令人驚訝。現在又如何呢？現在連稍微懂事的中小學生，都認為不必為那種事大驚小怪。為什麼觀念的落差會這麼大？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，大家比較能夠接受了。所以對任何的相，你若執著它是真的或不變的，掉在那相裡面，你就苦不堪言了。

離相，其實並不是抹煞各種事相的存在，而是不去執著這個相，然後認真去觀照這個相，加以運用，使得這個相能夠發揮到最圓滿、最美好。所以我們對世間一切事物以及學佛，都不應該是隨隨便便的。

學佛，是處處都要往最美好、最真實、最善的方向去努

力！佛是萬德莊嚴的，菩薩也要莊嚴國土，使一切事物變得更殊勝、更美好。殊勝美好是建立在自己每分每秒的努力落實上，但又不住著於眼前所有相的好壞或成就，這才是真正的離色離相。

並不是吃不到葡萄，才說葡萄是酸的。不是你得不到，才說它是空的，或抹煞它的存在。當然也不是眼睛不去看，心不去想，就說它不存在，或者只活在自己的妄想中。離色離相，不是叫你遠離這些事物，而是要真實的接受這樣的考驗，真實的去努力，而對結果沒有任何執著。

一般人都是以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來判定某人是不是佛，就像有些青少年，會以小時候印象中的佛像，來判斷是否要拜，所以遇上一些缺手斷頭的佛像，他就不拜了，說那不是佛。佛在這裡便問須菩提，佛是否可以色身或相好來見？

實際上，轉輪聖王也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甚至連阿難也具足三十相，而提婆達多也是個美男子，所以很多人就誤認他們是佛陀，畢竟他們與釋尊是同一個家族的，大部分的基因都相同。因此，憑藉外貌或表相來見佛是不正確的，只是凡夫的虛妄分別。須菩提是解空第一，真正了解佛法，當然回答說不可以。

如果以表相來看，我們現在所認知的佛，大概就是佛像，而佛像大多是泥塑木雕、或石頭刻的。這些佛像是佛嗎？如果是佛，為什麼它們禁不起火燒或水淹？即便是歷史上的佛陀，也不過只活了八十歲，跟佛像一樣，都是生滅的東西，怎能算是不生不滅的佛呢？

所以，用這種方式來見佛，一輩子都見不到佛。只有離開這些相，去體驗佛陀告訴我們的究竟法，才能真正見到佛，否則你見到的，永遠都是你自己的妄心所顯現出來的東西。

見佛見鬼

有些人說他夢裡見到佛，或者打坐中心裡沒有妄想，就突然見到佛了，所以信心泉湧，歡喜異常，覺得很殊勝難得。其實這都叫做見鬼！

你只要一執著，就算真正的佛來到你眼前，也變成鬼了。因為你若用貪戀或取捨的心來觀照他，然後認定佛就是如此，以為這樣的相是實有的，你就早已落入自己的顛倒妄想中。這就稱為「以具足色身見佛」。

所以當你見到佛菩薩顯現時，不要去執著他，只要知道

有這樣的因緣，極為難得，那是自己身心安靜、或者對佛法心有所求時的一種力量的顯現，也可能是佛菩薩的慈悲或不思議感應。但是你要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，不可住著在上面。

如果你心中常有執著，所遇到的境界往往就是魔所幻化的，或是你自己的妄心變現出來的。你的妄心變現得越多，這些鬼神就越會跟你相應。因為他必須藉著你這個身心去展現他的力量，所以到最後你就會被他所控制。

大家必須了解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只有見到諸相非相時，才能真正見到如來。也就是要超越對一切相的虛妄認知，並肯定各個相的種種因緣及作用，但又不住著於其中，當下才能見到實相，那也就是真正見到佛。

因此，學佛本來是很自在的，可是你若希望像佛一樣，有許多功德受用，卻不在實相上去相應，或只祈求佛菩薩替你消災免難，或修行後能有神通或智慧，當一點進展都沒有時，你就會覺得學佛毫無用處了。

佛陀也知道我們眾生太容易為表相所惑，所以又告訴我們，不應執著任何一相，而知道所有的言語或種種色聲香味

觸法，當下都只是因緣和合而已，不是究竟實有的。然而雖知道這些境緣都不是究竟實有的，又不否定現前的那個假有，不抹煞它的存在。不僅如此，對於現前的假有，我們甚至要知道如何去欣賞它，並對它做更好的利用，但重點就是不能執著。若能沒有執著，身心必然快樂自在。

一般人對相都有貪著的心，例如一些私人宅邸整理得美輪美奐，但圍牆高立，大門深鎖，還寫著「內有狂犬，閒人勿近」，就是不願跟人分享。相反的，我們祖師禪林的園林布置好之後，完全沒有圍牆，平常都對外開放，歡迎大家來賞花拜佛、欣賞風景。我們自己並沒因此少看了一些園林的美景，反而因為沒有圍牆，覺得天地更加寬廣。

趙州和尚說：「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，有時將丈六金身卻作一莖草用。」意思即是，大家認為沒有用的東西，在祖師的手上卻可變成像丈六金身的佛一樣，可以大轉法輪，啟發眾生的智慧。相反的，如果大家把相好莊嚴的丈六金身當作很偉大，在那裡供養禮拜，心中有種種執著，趙州就把它當作一根草來用，說它一點價值都沒有。可見在祖師的眼中，一切法都是平等一如的，無高無低。這些都是離色離相的好例子。

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

「須菩提，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有所說法。』莫作是念！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

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，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」佛言：「須菩提，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眾生、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」

. . . .

真語非語

上一分告訴我們不要住著在相上，這一分說得更仔細，要我們連佛陀所說的法及言語文字都不可以執著！佛陀雖然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為我們留下三藏十二部的經文，但佛陀告訴我們：「不要認為我有說法。如果你們認為我有說任何法，那就是毀謗佛，沒有理解我所說的真實義。」

佛陀說他一個字也沒說，就是因為一切相皆不可得，如果可得，就不是真正的實相。佛所證得的即是如此，所以他為我們講解的經教，自然也是不可得的。一旦你將他所說的當作可得或實有，那就是背道而馳，誤解了佛陀的真正意涵。

真正說法的人，是無法可說，那才叫做說法。就像我現在常對大家說法，如果我認定「我有對你們說法」，就永遠不能與正法相應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我每天還要說得那麼辛苦，口沫橫飛、滿頭大汗？因此並不是沒有法，而是不可以住著。

只要你執著於自己的種種，認為自己很偉大、很了不起，就不能見到真實的佛法。即使你只起了一丁點的念頭，以為「我已得到體悟」、或「我帶給眾生利益」、或「我在承擔

如來家業」，那就已經遠離了佛法。但並不是叫你不去用功，而是念念都要去修學無上的佛道，念念都要去成就！

我們聽了佛陀這樣的教導，就要在自己的生活上運用。連佛陀所說的話都不能執著了，何況世間眾生所說的話，所以我們何必老是掉在別人對自己講的話裡，而在其中受苦，甚至苦得死去活來！

例如有人對你說一句「I love you」，你可能就神魂顛倒了，自己被灌了迷湯都不知道！改天對方又對你講些比較冷漠或不中聽的話，你又會想：「他不愛我了，我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！」可見我們眾生多麼可憐！

對他人的任何語言或聲音，不要被它牽著走，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騙得團團轉、或為了他們的一句話就快快不樂或大發雷霆。我們只需如實觀照，知道語言只是因緣所生法，都是當下一時的需要才產生的，該用的時候就用，但使用時不要掉入消極或負面的語言裡。

如何該用的時候就用？並不是你不希望聽，我就不講，而是應該時常說真實語，學習跟佛一樣，做個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

要和佛一樣，常常觀照對方需要什麼，然後以適當的言語幫助他，更積極的發揮語言的正面功用。因此，要常常用慈愛的語言去關心人家，常對人說：「你真難得」、「你好棒」、「你真了不起」。這不是巴結別人，而是真正看出人性中的美好，即使他在此時此刻只能把那個最美好的內涵表達出千萬分之一，你也應該肯定他、鼓勵他，讓他的生命可以發光發熱，更加發揮出內在真實的美好。

對於周遭的人，我們也應該不吝給他們一句鼓勵、關懷、或愛護的話，但不一定要用好聽的柔軟語。像我常常就會講些比較嚴苛、讓人受不了的話來幫助人家。因為眾生實在太愚昧，如果只對他講好聽的話，他可能會迷失，自以為是，或不知悔改、或得意忘形，還以為自己是身穿彩裝的孔雀，永遠都那麼漂亮，那反而害了他。

我們用語言幫助他人時，心裡也不能有種種的貪念，例如：「我幫助這個人，希望他以後會回報我」、或者「我這樣做，將來就有功德」、「我這樣做，是在修行」。若有貪念，就掉在有所求的心態上，不是真語者、實語者了。

接著經文提到「慧命須菩提」，「慧命」其實就是指長老，為什麼前面是用「長老」，這裡卻用「慧命」？只有在法上

沒有執著、能見到生命的究竟實相時，才可稱為慧命。因為須菩提不僅是解空第一的樂阿蘭那阿羅漢，於法也都不住著了，所以這裡更進一步用「慧命」稱呼他。

此時須菩提還是擔心，可能有些人聽到這樣的大法，連信心都產生不了。在前面須菩提也有同樣的擔心，怕眾生心生恐懼，生不起信心。那時佛叫他不要擔心，並說這種理念的建立，需要經過時空的推演、以及繼起者的不斷努力，到了後世，有福德的眾生就能夠接受這樣的觀念，而得到身心的利益。

前面的章節也告訴大家，後五百歲的人們聽聞此經而生淨信者，得無量福德，或者受人輕賤，先世罪業便得以消滅。諸如此類，都是屬於相上的功德，都是以眾生的存在為前提。但這次佛陀直接從法上就破須菩提，直接告訴我們，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眾生！一切眾生，即非眾生，所以當下才稱為眾生，因此不要掉落在「有眾生」的執著上。

如果你認定有眾生而想度眾生，就常常會想：「我講的他聽得懂嗎？他有沒有接受我的指導呢？」如果你眼前總是有這些眾生，你就常會受到這些眾生的影響。但是，你也不是無視於眾生的種種狀況，而是要清楚這些眾生在聽法的過

程中，是否已經清楚了解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把自己所知的一切，用最易懂的言語、最善巧的方式，讓眾生理解。

這些事當然都必須做，可是你雖讓很多眾生聽懂佛法，度了很多眾生，卻不認為自己有度眾生、或有說法。這樣就正確了。並非眼前沒有眾生、或沒有說法，那就變成斷滅或虛無了。

很多人讀佛經讀到最後，心態變得很消極，以為「無」就是什麼都沒有，於是否定一切的作為。千萬不可如此！就是因為「無」，我們才會更積極、更發心、更努力，隨時改正我們自己，隨時觀照一切因緣，並利用這些因緣培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努力行種種慈悲行。

若能如此，我們的身心便能展現出最大的力量，去幫助他人及弘法利生。這才是一個佛弟子應該努力以赴的。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只要一句佛號就夠了，或者只知道打坐，什麼事都不管，那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

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....

無欲則剛

「無法可得」是我們學佛最重要的正知見。如果沒有建立這樣的正知見，學佛永遠是掉在相上的轉變與追逐而已。也就是你可能發覺自己的生命缺憾很多、很不圓滿，或者充滿種種苦惱，而當你聽聞佛法後，感到佛法很殊勝、很難得，就想盡力求取，可是你的用功往往落在自己的貪愛、取捨、執著上，以為應該具備多少東西以後，才叫做修行或成就。

但是佛法告訴大家，要放下對自己身心的貪戀及執著，甚至於涅槃和無上正等正覺等最高的妙法，其實也是不可得的。所以無論是在家或出家，修學佛法都要如此相應，並不在於滿口的三藏十二部、懂多少經教義理，或是盤腿可盤多久或多好、將來要蓋多少座廟、度多少眾生等等，這些都還是有我相、有生滅的。

佛陀在這裡告訴我們，連佛也沒有具足或成就至高無上的菩提大法，因為無有少法可得——佛連一點點的法都沒有得到。如果他有得到一絲一毫的東西，那就不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了。

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，你必須先從自己的身心及我相去

觀照，確實相應於一切諸法都是緣起性空、都是無我的，身心相皆了不可得。起心動念時，要常常往這方面去觀照。

真正的修行，要以無所求來相應。但並不是不去做、或者丟在那裡不管，而是竭盡自己所有的力量，甚至廢寢忘食用功去做。如此，不執著有，也不執著空，當下便相應於究竟的實相。

舉例來說，有一次，虛雲老和尚離開一座他興復修建的道場，將道場交給一位弟子接任住持。弟子說：「師父，我沒能力擔任住持。我不會講經說法，又不知道如何修行，怎麼當一寺的住持呢？」

老和尚說：「你幾十年來跟我東奔西走，在任何狀況下，都是盡心盡力去做，不求任何功德、也不求任何讚歎，什麼都不求，就只是盡自己的本分去做。而且你也不管自己這樣是不是在修學佛法，只是問在這些因緣下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務。你擔任住持，只要用這種態度去做就可以了！」

家師以前曾以一個比喻來指導修行：有一隻狗老是追著自己的尾巴跑，想要咬到那個尾巴，每天轉呀轉的，就是咬不著，最後累到趴在地上，向主人乞憐說：「主人，你看我

多認真啊！」主人卻踢牠一腳，不理睬牠。

另外有一隻狗，每天無所事事，趴在那裡曬太陽，可是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，它就抬起頭來，豎起耳朵聽；如果有進一步的狀況，牠就會站起來，往有問題的地方走去。如果情況更嚴重，牠就大聲咆哮撲過去。結果主人誇獎牠很盡責。

這個比喻很有意思。你心中若老是想追逐一個真實的佛法，就永遠無法相應；但這也不是告訴大家不必用功，而是說在修行時，處處要相應於無為法。只要做到行一切行時心無所著，無所貪求，當下反而能相應於真實的妙法。這樣的修行才是真實的修行，才是與「一四句偈」或「無法可得」相應。

但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跳到無法可修可學的境地，所以佛陀剛開始教我們發無上菩提心、降伏我相、行無住之妙行，處處要求我們。但到了後面，他就告訴我們，所謂的布施和忍辱，沒有真實的功德可得，所成就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也非真實的莊嚴。

那為何要用頭目髓腦來做布施呢？因為這樣做，可以降伏我相。但降伏我相之後，不要認為無我相才是最究竟的，

因為連這樣的法也是沒有的！

大家到這裡學佛，如果仍然帶著你自己的認知來感覺和學習，即使你覺得自己學到一些東西、或者失掉一些煩惱、或者沒得到任何東西，那都是你的「我」在作祟。

因此，無論是僧是俗，自古以來千千萬萬的學佛人，真是太可憐了！出家人以為自己出了家，其實連自己身心的家都出不了，頂多只是換個環境，讓自己從五欲塵勞的世間轉移到寺廟，看起來比較安定、比較有東西可讓自己去發心和努力、或認為自己是在修行，但那只是從世間相的追逐，變成對出世間的追逐，只是相上的改變，感受另一種不同的身心體驗罷了，並沒有真正與佛法相應。

出世間相是實有的嗎？如果你認定它是實有的，就永遠無法跟真正的無上正等正覺的大法相應。你所相應的，只是有層次的斷除煩惱，使身心能夠更自然、更安定，或更能生起慈悲心，甚至有更強的觀照力，但是與佛陀所講的最基礎的正知見，也就是諸法緣起性空，卻完全沒有相應。

修學佛法，如果連這個基本的道理都無法相應，那這一類的修行，和天主教那些神父、修女有什麼兩樣呢？他們也

是過著獨身節欲的生活，也做種種的禮拜、祈求，也到世間做接引的工作，那你所學的跟他們有何差別？

至於婆羅門教，常是以最苦的生活方式來修行，他們捨棄家庭名位，放下一切，到水邊林下求道。他們大都從小就知道基本的教理，到了老年放下一切時，通常知道怎麼去用功，也可能到有明師指導的團體裡用功。大多數人專心一意修行，不在乎外在環境的條件，在捨棄一切俗累牽纏時，能毫不遲疑，斷得非常徹底。

跟他們相比，我們身為佛弟子，甚至是出家的法師，可能對佛法的實際內涵都還沒建立正確的知見、也沒有在身心或修行上真實相應。處處只是表現一些堂皇華美的相，美其名是鼓勵自己、或讓自己有個期待或希望，但其實全部是建立在個人意識的貪戀或想像上，只不過把它想成更美好、更偉大罷了。

再以中國的儒家來比較，也是如此。近代很多大儒說，孔子的教導最了不起，因為他講內聖外王，要入世過切合實際的生活；不離世間，才能真正經世濟民。聽到這些，你要怎麼去跟人家說明，你學的或修的是什麼？

許多學佛的人完全迷失，對自己的正法都沒有真正認清，更不用說依照佛的教導在生命裡去實踐！只是攀緣自己心中的許多分別妄念，構築成種種想像，以為那就是最美好、最善妙的。

這裡佛陀進一步告訴我們，要放下對法的執著，不要追逐或貪戀於法，因為這樣的大法根本也是不可得的。

佛陀首先是破大家對我相的執著，因為只有破除我相的執著，你的生命才能開展，而相應於佛陀所說的真實生命；至少可從凡夫的執著情境裡進化提昇，而與聖弟子的身心莊嚴及成就相應。

這要從降伏我相及無我的思想去相應。如果你真的相應於無我了，也不要以為有這樣的真實法讓你去吹噓，認為自己了不起，或自己修的是最高、最難得的境界，因為佛陀告訴我們，其實連這樣的法都不存在！雖然佛陀證悟之後教了這樣的法，但我們在修學而得到身心的體驗和好處之後，不要又住著在這個法上面。

在達到生命的超越與淨化之後，必須進一步把這種超越與淨化也放下。也就是當你真正的開悟，見到自己生命的實

相後，你不認為自己已開展了真實的生命、或已得到真實的體悟。只有如此，你才真正相應於究竟的佛，達到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遠離一切顛倒夢想了。

當下空寂

很多學佛的人，生命都沒有相應於佛陀的教導，往往都是在那裡瞎用功，還以為自己叫做修行人，其實都是心外求法的糊塗人，追逐的都不是真實的佛法。

大家修學佛法，要放下一切妄想執著；放下其實就是提起。每一刻都要能真實的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，清楚當下的念頭是否住著在自己的我相裡，是否隨著人相或種種境風而轉、被帶著跑。如果有，就遠離修行了，就不是佛弟子，更不是菩薩。

只有能夠降伏我相、人相等諸相，你才有力量去行菩薩道，才有真正的本事能夠去教化和幫忙一切眾生。否則你要拿什麼去幫助眾生？

如果沒有像這樣用智慧去觀照，一旦遇到境界的考驗，自己就會失掉了主宰，掉入情境裡面，對境界起貪愛或反感，

比較沒有修養的人可能就破口大罵或大打出手了。比較會用功的人，可能就會觀照：唉呀，反正我已經盡心了，也很認真去做，既然因緣如此，就隨它去吧！

這看起來好像也是一種處理的方法，但事實上又被境緣帶著跑了。你並沒有見到諸法的實相當下就是空寂、清淨、圓滿的，任何現象只不過是暫時的，不是實有的。當你隨著境界和我相在流轉時，所做的選擇或判斷其實都不是最正確的。

所以這裡告訴我們，修學佛法若要相應，最直截了當的，就是知道「無法可得」。也就是任何境界來臨時，不被境界所轉，當下觀照它只是個緣起的假相，哪能傷害到自己呢？這就是把這個法或境緣還原到它的實相了。

進一步還要知道，你自己現在的感覺和知覺，其實已掉入我相當中，而我相也根本不存在，你不要起個念要去降伏它。你想降伏它時，便又有個我了，因為在降伏的過程中，你可能會起懺悔的心、或願受果報的心。

用這種方式去修，其實都不是真正的相應。真正的相應，就要像《金剛經》所說的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當下

知道一切相、一切心念都是空寂的、非實有的。若能如此相應，那麼當下就是如如，當下就是如來。

禪宗的高明就在這裡！任何境界來臨時，當下知道它只不過是個緣起法，不跟著起心動念，然後隨順那個因緣去成就種種事。

也希望大家捫心自問，自己來學佛的心態是什麼，正確不正確？如果心態錯誤，聽了法之後又不知道去修正，還以為自己的認知是對的，以有求、有得的心做為自己修學佛法的本因，這都是背道而馳，永遠都在生死的染心中流轉。

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」

. . . .

平等差別

雖然無法可得，可是仍然要去修行。菩薩的五十二階位，也是要一點一點逐級去相應及體驗。像我以前有一些身心體驗，也可以與空性相應，但要如何做到完全相應，甚至根本不起念就能念念相應，那就更不簡單了！

雖然我們也常常發心行善，但都還是落在有所為上。不過，這仍然非常重要，因為這就是有學佛和沒學佛者的差別。可是你如果還落在「有善可行」的相上，那你永遠就還是佛子，而不是佛！

佛陀接著告訴須菩提，最真實、最高的大法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下之分。「是法」其實就是指一切的法，而這個「是」就是肯定所有的法都是對的，亦即一切法當下都是清淨、如如、不生不滅的，所以叫做「是法」，正如前面說過的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。

一切諸法既然都清淨圓滿，當然就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下之別；而平等的、沒有高下的法才叫做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這就是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意思。如何把這句話落實成生命的體驗，就是禪的修行了。佛陀告訴我們的每句話，你都要去深思；不只是去想，而是要去參、去疑為何是如此，因為你的心被世間的種種相所轉，明明看到處處都有高下的差別，怎麼會是平等的呢？

不要以為你知識高、能力強，就能夠得到更多的佛法。以我為例，我懂的佛法就比大家多嗎？其實沒有。因為只有完全的無所得，才是真實的得。如果你可以體會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當下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因此，若能以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來修一切善法，就能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行一切善時，不為什麼而做，就只是如此去做，這才是最難得的。如果能夠像這樣降伏自心，心中沒有「我在修這樣的法」、「我可以得到成就」的念頭，念念將一切執著放下，當下你就變成佛。

佛法就在世間裡。你看到世間的種種事物，都不要掉在我相、人相裡去做種種分別計較，同時又善於觀察一切因緣，這就叫做真實的佛法。

學佛的人，不可以離相而說修行，也就是不能否定相或除去一切差別，以為這樣就是修行。佛法的修行，是要深知一切因緣，對親疏遠近、是非好壞等一切相都了了清楚、了了分明，善知各種差別。如果你眼裡連親疏遠近、好壞是非這些分別也沒有，人家看了會害怕，你就變成如孔子所說的「鄉愿」，只是個連是非善惡都不分的濫好人，那就不對了。

在行的時候，要觀照各種因緣，配合它們去行事，但又不住著在那些差別相上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，否則你就只是糊塗而已。

執善非善

如禪宗達摩祖師所說，一切業緣都是自己所造的，所以當好壞的業報來到時，我們都要如實承當下來。如果是壞的，就當做是償還舊債，了卻自己過去所結的怨仇；如果是好的，我們也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，知道這只不過是眾緣和合而成的。

此外，隨著因緣去行一切事，不起心刻意去造作，也無所求，但是善於用智慧去觀照；既然諸法都是因緣的變化，只要你心中起一念淨心，所有的相和因緣就會跟著轉變。這

就是達摩祖師指導的「行入」。

一念善心起，所有的因緣相就不一樣了，這便是心生種種法生，心轉種種法轉。當你一念真正放下心裡的種種掛累時，你對那個境界就不煩、也不苦了。

大家不要認定對的才叫做善法，不對的就不是善法。若是如此，你的心又落在對錯的執著裡。對或錯，往往只是不同時空背景或條件下的不同認知罷了。例如在禪堂裡教導大眾修行時，我會罵人，說他們懈怠，甚至用香板打人。

一般說來，罵人、打人並非善法，可是在禪堂裡為了督促和要求大家用功，打罵其實是一種善法，因為這是不為己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！

何況罵人、打人時，我自己也可能受到傷害。說句老實話，我個子這麼矮，如果每個人都要我來打，打到最後我手也會脫臼。我不像以前家師帶領禪七時，一天可以打個幾頓。那時候參加禪七的只有一、二十人，而且他老人家個子滿高的，我們又坐著，其實很好打。「啪！啪！」，不管你坐得好或壞，他全部打香板，我們常被打得莫名其妙。但你以為打人罵人很快活、很自在嗎？都不是，其實是為了成就大家

的修行！

佛法所謂的善法，其實不是指不殺人、不放火、做善事，而是指「不執著」。對於每一個法，你都要知道它是因緣所生之法，不掉落在好壞、是非、對錯的認知或執著上。

不掉落在那裡，並非不認清它。你照樣要認清，而且認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什麼該做、什麼不該做，一清二楚。該做的努力去做，沒做好的就去修正，改進自己，但不要落在相上，認為自己有這樣的過失，所以必須去修正它，修正後就會變好人、變成有成就的人。如果有這種想法，就是掉在相上！

你只要認清:的確，在現在這些因緣裡，我沒做好這件事，在言語或行為的態度上，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。所以只要如實去改進，但不執著有一個我可得，你就能相應於真正的法了！

在你聽到這個法、有了如此的認知以後，要以沒有分別對待的心，在日常生活裡一步一步去實踐它、落實它，讓它慢慢達到完美的境地。

一般人看到穿衣、吃飯、睡覺、以及日常工作，就說那些不叫做修行。他們認為修行應該是天天研習教理，或者天天打坐、拜佛、修禪。若是如此，當然也叫做修行，但叫做著相修，不是淨行。

很多人都是這樣，越修心越空洞，越修心越死，越不能生起智慧，都只著在自己的身心狀況上，發不起真正的大願心，沒有大擔當、大犧牲，成為焦芽敗種。

縱然這些人的身心有一些小體會，但仍是生死中人，頂多只是有個安定相，看起來好像清淨，但對諸法的究竟實相並不清楚，依然顛倒迷惘。當那個定相不見時，他們就完全無法作主了。

禪修當然重要，但並不是讓你自己越坐越安定、越安詳、越自在，以為這樣就是在參禪。同樣的，研讀經教，也不是要你越研讀，知道得越多，卻如六祖所講的「口說般若，心不行般若」，或「《法華經》念了三千遍，結果只被法華轉，而不是轉法華」。

經典告訴我們，淨行就是處處都要離相，念念都是清淨的正念。可是我們每個念都是掉在生死的染念裡，每個行都

是有所著、有所貪、有所求，當然就不是真正的行善了。

如果以真正無求的心，歡歡喜喜、高高興興的去做，去接受任何的狀況，那就是「淨心行善」了。

我們眾生平常行善都是有所求的，總是著在相上，但是學佛以後，就要慢慢修正了。行善，只問當為不當為；若當為，你就在現前的因緣之下，盡心去做該做的事，有沒有人稱讚你、有沒有福德、有沒有什麼好處，都沒有關係。

這也就是很本分、很老實的做，如家師所謂的「做一天和尚，就老實的撞一天鐘」。撞鐘看起來平常，只是一件需要做的本分事，沒有什麼功德可求，也不是什麼更高或更低的法，但是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都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低上下的差別。法法都是解脫的妙法，只問你自己的心有沒有相應！當你心有所住著，即使是禪宗的大法，也變成「纏」住你的法了。

善來比丘！

佛陀時代，有兩兄弟同時捨棄家眷，發心去出家。他們走到半路上，遇到路旁有個窮困的婦女帶著四五個小孩，對

著一個男人的屍體哭得死去活來，原來這一家唯一能夠賺錢養家的主人死了。

以前印度的女人不可以外出工作，所以沒了頂樑柱，整個家也會跟著垮掉。這個哥哥就決定留下來，把這幾個小傢伙養到可以自立時再去出家，而讓弟弟先去完成出家的心願。於是弟弟獨自前去佛陀的座下出家。

過了幾年，他哥哥終於也來了。來的時候，還沒剃度，佛陀看到他就說：「善來比丘！」他就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甚至連佛陀的法都沒有聽到，馬上就悟道，證了阿羅漢果。他弟弟嚇了一跳，說：「怎麼會這樣呢？我出家比他久，聽的法比他多，又很精進修行，而我哥哥什麼都沒修，什麼都沒聽，怎麼馬上就相應呢？」

佛陀告訴他：「你以為聽到我講的法，才叫做佛法嗎？其實你們兩兄弟發心來隨佛出家修行時，就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啊！你哥哥那時看起來還沒出家，但是他的心已經真實的出家，跟出家的真實本意相應了，當然也就相應於我所教妙法的真實義。」

由此可見，佛法是不從外求的，也不是從經典裡求的，

而是在你的生命裡面本來就具足的！

雖然具足，但並非不必修，而是要以淨心去行善，去行諸妙行，如此即是！

什麼叫淨心？並不是告訴我們不能有邪念、不能有煩惱、不能有貪瞋癡的念頭。應該是在任何念起來時都不在乎，但馬上觀照它只是因緣和合的假相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那就是淨心的工夫。

很多人學佛學得非常著相，說我修的這個法才是真法，他修的那個法叫做世間法。而在我們的道場所做的一切，叫做無法可學，無法可修。

佛法是「無門為門」，而我們的門，永遠廣為眾生敞開，你可以隨時進出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也不留。只要你願意來學，我們這裡是平等一如的，沒有僧俗的分別、也沒有高低大小的分別。

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

「須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；若人以此《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

. . . .

自家珍寶

即便堆聚了像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須彌山那麼高的七寶來做布施，相較於受持、讀誦，或為他人說這部《金剛經》，甚至只是其中一個四句偈，所得的福德差得太多，多到不可思議，實在無法形容了！

這是因為，只要相應於諸法的實相、真實的智慧，你就會發覺，你身上本就具足無盡的寶藏，而且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，所以不必辛苦向外去追求或累積福德，內在的功德自然就湧現出來了。

所以承接上一分說要以清淨心去行善，這一分告訴我們，只有相應於般若智慧，所成就的福德智慧才是無限的。也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修行，才能真正證得無上正等正覺，並度化一切眾生。

經文從開始到這裡，佛陀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不斷重複用各種比較和譬喻來說明般若智慧之功德的殊勝。怪不得連佛陀時代的一些出家眾都會認為：「佛陀怎麼這麼嘮叨、這麼囉唆？怎麼對大家要求這麼多呢？」

大家不要覺得為何佛陀翻來覆去都是講同樣的話。其實佛陀所說的一切話，都是在叮嚀我們，在做任何事的過程中，隨時要反省、檢點，隨時要知道改進自己。

不要認為佛陀在這一分裡的叮嚀是多餘的。佛陀是再次提醒大家，如果努力精進不能與般若空慧相應，就仍落在生死裡，永遠見不到真實法。可憐我們眾生，在師長要求之下，自己不知道改正或珍惜，反而認為那是多餘的。

我自己就很懷念師公及師父對我那種不近人情的要求、鞭策、責罵，以及種種折磨。師公的弟子方甯書教授告訴我：「如果你師公真的對你不好，怎麼會叫我偷偷去英文補習班看你、或送圍巾到你掛單的臨濟寺給你，怕天冷你受不了？就是因為他包含了太多對你的關懷，所以才用那種態度對待你。」

事實上，我後來也慢慢體會，我就是應該接受這樣的教導，不管他們是用和善或溫柔的言語來教導我，還是用棒喝打罵的方式，我都應該要接受。那種近乎無情的鞭策，消了我自己許多無始以來的業障，而在那種無理的要求下，我自己也培了許多福。

在後來的修行裡面，我也才知道，這些磨練都能幫助我降伏我相，所以很容易就與佛法相應。一個人若能夠這樣去承擔，才有真正的利益可得，自己的福德及智慧才真正能夠成長。

以前我自己不明白時，總是怪師公如何不好，但現在想再挨他的棒喝已經不可得了。臨濟禪師也是如此，常常希望再有像黃檗那樣的師父，能夠動不動就對他三頓棒。那真是讓他懷念不已啊！

所以當佛陀預告他將要入滅時，沒有一位出家弟子說：「太好啦！那位常常管我、唸我的人，終於要離開了，以後我就自由了！」能夠有為我們如此盡心、用心的師長，我們真的要知道感恩！

有些弟子也說我很會唸，可能唸得大家都受不了。但是所有的唸，都是出自於對弟子們真實的關懷。如果你們真正做到了、相應了，我還在唸，那就叫做不知趣，或者不懂得教導的方法。事實上，你們雖然懂了，但還沒有真正用自己的生命去與佛法相應。

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度眾生。』須菩提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即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須菩提，如來說：『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，以為有我。』須菩提，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」

. . . .

願力無窮

有了真實成就後，就不該停留在自己所得的境界上，以為「我叫如來，我已解脫，已成就最高的境界了」，而是要生起真正的大悲願心，去度化眾生。我曾經問過家師：「既然諸佛菩薩無形無相，也沒有任何東西可做為依託，他們到底以什麼方式來度化眾生呢？」家師回答：「以願力來度化！」

我們都時常提到願力，但必須和我們的生命串連在一起，才算真正的願力。身心有執著時所發出來的願，當然也是願，但那只是小願，是落在生死染淨裡的願。只有相應於真正的無我，那時所發出來的願才與真實法相應，真正具足無盡的力量。

所以雖然眾生無邊，成佛以後還是繼續度化。不管是胎、卵、濕、化的眾生，或有情、無情，都要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但實際上又無眾生可度，這才是我們修學佛法的真正目標。

那麼應該以什麼相來度眾生呢？該以何種相來度，就以那種相來度。不要以為一定要有個具備眼、耳、鼻、舌的形

體出現在你面前，你才能被度化。一切諸法隨時都是你的得度因緣。

祖師禪展現出來的就是最真實的佛法，有些祖師在水邊林下，聞聲見色就開悟了，這便是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

前面佛陀教我們要發心度眾生，為何這裡又說不可有這樣的心念呢？因為你若執著「度眾生」這個法，你的發心就還落在相上。不過，當我們還著在相上時，佛陀就先教大家發心度一切眾生，讓眾生都究竟成佛。

可是在你透過實踐，慢慢降伏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之後，知道所有的相都是虛妄無實的，你就能夠從一切相的分別對立裡，見到諸法的實相本來是平等、如如的。既然是平等如如的，所有的法都沒有差別、或真假好壞，法法當下就是如此，所以也沒有眾生或佛的差別，也就沒有度與不度的問題。

但這種無差別，並不是像我們凡夫的分別妄識所認知的無差別，而是在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都降伏之後，有了證悟，見到諸相非相，當下就是法法平等無別的實相。

若非如此，則我們用第六意識轉出來的那個相，永遠都是生死相，而非妙相。

必須如前面所說的去淨心行善，然後妙行無住，百千萬劫這樣一直用功，而對每一次的努力精進以及成就都不住著，這就叫做真正的修行。

發心度眾生，當然是修行佛法最主要的目的，可是你若執著「我必須度眾生」的想法，那麼你又落在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上，離不開身心的體驗，無論修行或度眾，效果都非常有限。

同樣的，如果我們認為如來真的在度眾生，那是凡夫的見解。但佛陀已經成佛了，在他眼中，所有的法並沒有高低、優劣、染淨等種種差別，都是一如的，眾生和佛也都是相同的，所以哪裡還有「我要去度眾生」的分別念呢？

但這並非否定眾生有所差別，反之，佛深知因果業報的種種作用和差別相，可是他不住著於這些如幻假的差別相裡，因此能夠隨緣、隨願度化一切眾生。這也就是虛雲老和尚所講的「空花佛事時時要做，水月道場處處要建」。

因此佛陀告訴須菩提，如果說如來有度眾生，那麼如來當下就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也就是凡夫，不是佛了。佛陀既已成佛，當然就沒有這四種相。而即使成佛後，佛還是有無盡的願力與慈悲來度眾生，可是他永遠都沒有眾生可度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，一切諸法的實相是沒有所謂的「我」，但凡夫修行卻都落在「有我」上。例如我們常認定：「就是有我啊！我有煩惱，有這個身心，有生死啊！所以我要去修行，才能離苦得樂！」所以我們永遠都沒有跟佛陀所說的話相應。

佛陀說：「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」這是告訴我們，不可能真實有凡夫這種東西存在。因為一切諸法都是因緣和合所成的，怎麼可能有稱為「凡夫」的實有的東西呢？

只有當一個人還執著於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時，他才稱為「凡夫」。一旦他轉變了，不落於這四個相，他就不再稱為凡夫了。可見凡夫只是因為現在的因緣如此，所以稱為凡夫，只要因緣一轉變，他就不是凡夫了，正如世間所有的法，都不是永遠真實的存在。

大家必須了解，如果我們認定自己是凡夫，那就永遠是凡夫。佛陀提到凡夫，就是要告訴我們，沒有凡夫這種東西，凡夫只是個暫時的因緣。就是因為沒有真實的凡夫存在，所以我們才稱他為凡夫，否則世間的一切相若都不改變，那該如何運作下去呢？

例如春秋戰國時代有個楚王，巴結他的臣子對他說：大王，您老人家萬壽無疆，這個江山永遠都會是您的。他聽了好高興，可是旁邊有個老臣就罵那些臣子阿諛奉承，矇騙君上，又說國王的江山早晚也是要換人坐。

楚王聽了很火大，要治那老臣的罪：「朕即山河，你怎麼膽敢說朕的江山會換人？」老臣問：「您這個王位是從誰來的？」「當然是從我父親來的。」「您父親的王位又從哪裡來的？」「從我祖父來的啊！」老臣說：「他們如果不死，輪得到您嗎？」

王位的可貴就是因為它少有，而且也會改變，不是永遠的。實際上，王位不但無法永遠坐下去，而且坐久了也會出問題，就像康熙活得太長了，造成諸皇子之間為了帝位明爭暗鬥，便是個好例子。

所以身為凡夫並不可怕，也不需要擔心自己是凡夫，因為這只是一種我們暫時假扮的身分。例如在家裡，老公可能稱老婆「達令」，可是換個角度，等一下兒子來了，就會稱她「媽媽」。但她其實是同一個人，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因而有不一樣的名稱。

因此我們知道，當每個法隨著因緣轉變時，內涵就會不同，稱謂也不一樣了，所以沒有一個法是永遠真實的存在。這正是佛法的可貴之處，因為只有「無一法可得」，才是究竟的真實法。因此在修行佛法時，如果你處處以為自己要去得到什麼法，要去成就什麼法，你就永遠見不到真實法。

但是知道諸法不可得之後，不要以為這些法就不存在。這些法還是有的，但每個法都非永遠不變的實際存在，而且每個法當下都是平等如如的，因為一切法都會隨著種種不同因緣而不斷的轉變。

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佛言：「須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即是如來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

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....

是人行邪道

沒有我人眾生、聖凡染淨等一切對待時，當下任何法呈現出來的就是真實法，我們稱之為「法身」或「實相」。不要把這裡的「身」當成一種真實的身體。法身其實就是指實相，也稱為「真如」或「佛性」。

只要遠離了諸法的相上的差別，見到它們不生不滅、本來空寂、如如、清淨的一面，當下就是見到法身。並不是離開現前的種種現象，別有一個身體叫做法身，也不是離開了我們的臭皮囊、或現前的山河大地，另有一個清淨莊嚴的淨土或法身土。絕非如此。

如果你體證聖凡、染淨等一切對待都是平等如如的，沒有高下，當下的境界就稱為法身的境界，也就是你當下已成就妙法身了。

佛陀先問須菩提：能否以三十二相觀如來？如果你是以三十二相來觀如來，所見到的只不過是化身的相，不是真實的佛。化身的相是隨著因緣而有生滅變化的。

因此，三十二相只是隨著眾生的種種差別因緣而暫時顯

現的。嚴格說起來，它是由眾生的共同業感或業識所變現出來的，不是真實有這麼一個法存在。

如果你是用三十二相來觀如來，那世間上不是常可以找到長得酷似彼此的人嗎？不要說雙胞胎，就是不同父母所生的人，也可以長得非常像，讓人難以從相貌來辨認。此外，就像電影《變臉》中的情節，現代科技可以把一個人的臉從這一張變成那一張，兩者截然不同。更有趣的是，連男女都可以變性，本來是雄赳赳的男人，可以變成嬌滴滴的女子。所以哪一個相才叫做真實的相呢？

須菩提豈會不知道這個道理。雖然知道，他還是先以我們眾生的心理來回答，所以才說：「如是！如是！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雖不是究竟的相，但也不是虛無或不存在的，而是經過無量劫的修行才能成就的。只是你若認定這個相為實有，你就落在自己的虛妄分別裡了。

你認為三十二相很莊嚴，那麼具足三十二相的眾生就是佛嗎？佛陀接著告訴我們，轉輪聖王同樣也具足三十二相。轉輪聖王有金輪、銀輪、銅輪、鐵輪等四種，只要是轉輪聖王，就都具足三十二相。

姑且不論轉輪聖王，光是天人的相，其實就比三十二相還要殊勝莊嚴。所以如果用外貌一層一層比下去，你根本不知道哪個相才是最殊勝的，因為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好的還有更好，永遠比不完。

有一次我去拜訪方甯書教授，在座有一位很富有、又有學問的董事長，字和詩都寫得很好。他是九十幾歲的長者了，而方教授八十幾歲。兩個人在一起聊天，方教授很謙虛，說：「老居士，我沒辦法跟您比，但有一種可以比。我不跟您比富，而跟您比窮。我不跟您比誰的學識高，而跟您比誰的學識低。」

這位老居士聽了哈哈大笑。他說：的確，如果世間上一切比較都沒有了，就沒有爭強鬥勝或勾心鬥角的問題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這是個很有趣的例子。所謂知足常樂，不比多而比少，不比高而比低，那還有什麼「人比人，氣死人」的問題呢？

這裡的三十二相，不要認定它指的只是容貌，其實還包括身分、地位、財富、相貌、品德、學識、技能、人際關係等一切，這些都是屬於「相」。所以我們常認定自己有成就、

有莊嚴的相貌、或有種種勝過別人的東西，其實都是落在有相上。

同樣的，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來辨認佛，那就錯了，因為佛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。佛陀告訴我們，如果只以三十二相來觀如來，那麼具足三十二相的轉輪聖王，豈不也是如來了嗎？佛這樣講，是要指出，以這種方式來觀如來，是在相上做追逐，永遠也見不到佛。

同樣的，面對世間一切事物時，不要先用自己的認知或見解來看它們，馬上把它們定位：這個叫什麼，那個是什麼。然後對它抱著一種期待，認為自己的看法最對或最好、或自己最重要，這都是掉入我們自己的分別妄識裡。

說句老實話，世間上各式各樣的觀點或主張，都是來自我們自己的貪愛與執著。對這一點，希望大家要常常自我反省和觀照。所以佛陀要我們泯除自己所有的見解和認知——也就是對種種相的執著與看法。

佛是不能以三十二相來見的，也就是不能從相上來認知或判斷。同樣的，我們眾生自己的實際內涵，也不能以目前所顯現出來的身心相來認定，因為那只是各人的業感在此刻

所呈現出來的，然後再各自用第六意識的分別心去認知的；當其他眾生看我們的時候，同樣也是用他的第六意識去分別和判斷。所以天下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自己是誰，只有諸佛才能盡知。

為何只有佛才知道？就如前面經文所講，因為佛知道沒有眾生、沒有諸心，所以一切眾生起心動念，他才能盡知。

最後佛陀說了一段大家耳熟能詳的偈語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實際上，以色或音聲不僅見不到如來，也無法見到你自己生命的究竟實相。

總之，我們要牢記，做為一個佛弟子，修行如果掉落在色塵、聲塵等種種塵境裡，然後又把塵境當作實有，就永遠見不到生命的究竟實相，而修行也永遠得不到真正的解脫與受用。但這不是叫你去否定這些塵相，而是要即這個相就能離這個相。

所以千萬不要認為：既然是無相，那就不必修行，不必打坐、念佛，不必出家、求道了。這些照樣都要做，可是在做的時候，不要落在有一個相可得或可成就上，這樣就對了。

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

「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：『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：『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：『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』莫作是念！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」

. . . .

執空執有

看了前面的章節，大家就明白，我們眾生很容易掉在有無的執著裡。佛陀告訴我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，有人就認為沒有三十二相；佛告訴我們無我，要以無我相、無人相等來降伏自心，有人就否定有我們這個人的存在；佛告訴我們無佛可成，有人就認為沒有佛；佛告訴我們沒有無上正等正覺可得，有人就認為沒有這樣的法。

由此可見，眾生不是掉入堅固實在的有裡，就是掉入空洞虛無的無、或者斷滅的無裡。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。告訴你要無相，並不是沒有這些相，而是要你先觀一切相當下都是因緣和合的，沒有永遠不變的相。

因此，你若認為有個真實的相要去證取，那都是落在凡夫的顛倒與無明裡。所謂顛倒就是錯誤的認知，將錯的或假的誤認為對的、真的，這就是顛倒，沒有智慧。

世間上沒有一個法是永遠固定而真實存在的，所以沒有一個不變的因、不變的法、或者永恆的上帝。以佛教來說，這些是絕對沒有的。佛教認為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的，時時刻刻都在變化，生滅不已。

在那當下，因為沒有實際不變的存在，所以稱之為「空」。但是在這不斷轉變、無固定存在的「空」裡，又時時刻刻產生各種不同的相，所以又說它是妙有。

在這一分裡，佛陀又告訴須菩提，如果認為「佛不需要具足三十二相，就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那就錯了，因此告訴他不要這麼想。意思就是說，如果我們只掉在相的有無裡，那麼無論有三十二相或無三十二相，都見不到真正的如來。

佛陀確確實實具足了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尤其佛的報身是由種種莊嚴及福慧所成就的，超過所有的菩薩。這在一切諸佛都是相同的，沒有差別。一位成就究竟佛果者，怎麼可能不具足這些相上的莊嚴美好呢？只有法身是無形無相的，這在佛與眾生是無二無別的。

因此，如果認為佛不需要具足這些相好就能成就佛果，甚至認為不可發起無上菩提之心，那就是斷滅或虛無的想法——認為這個心與這個法都是斷滅的。

有人聽到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就以為沒有心的存在，或是聽到佛法說無我，就認定沒有一個我存在，然後就想：「如

果沒有我，那我怎麼修行呢？」其實就是因為你認定有一個「我」，所以你的修行才無法成就。

所謂無我，並不是否定你現前這個五蘊所成就的身心存在，而只是告訴你「我」是假有的，如果處處執著它為實有，你就無法真正修行，也無法真正了解生命的實相。

最近我看完蘋果公司創辦人賈伯斯的傳記。他的事業成就很大，他也做過禪修，有些身心的體驗。最後他自己也說，希望生命不是只有這一生就結束，但他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來生。所以外國人畢竟還是比較老實。

由於他的修行，他相信不但人類所做的一切都是世世代代的知識和技能一直累積、演進，而傳衍下來的，而且生命可能也是這樣一直傳衍下去。可是畢竟沒有人可以證實。

從宗教的觀點來看，一神教認定人的生命是永恆的，只要回到神的那邊，就是永生，而沒回到神那邊的就叫做永死。其實永死也還是一種永恆，只不過是墮入層層的地獄，或者變成撒旦，但還是存在，並沒有斷滅。

所謂生死兩茫茫，大多數中國人對生死問題都是茫茫然

的，置之不論，如同孔子所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心理上對生死其實還是很迷惘。唯有中國歷代的禪宗祖師，對生死表現出真正的超脫自在。

儒家的很多大儒，包括孔子在內，經過一生的努力奮鬥，到最後對生死問題都是束手無策。他們對自己這一生可能知道得很清楚，但也可能有一種無謂的感受。

所謂無謂，就是沒有清楚認知它的意義，所以不知道如何去真正的面對它，而有一種無奈。孔子雖然能夠照顧好自己，但是對於自己的命運、以及時代的種種局勢，還是覺得很無奈，遇到許多問題時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再看佛陀的一生，即使遇到種種打擊，甚至在吃了害死他性命的最後一餐後，他都沒有對生死的問題生起一點徬徨或哀戚。在弟子們對佛陀即將逝去覺得哀傷時，佛陀還告訴他們，不要掉在世情裡。

在這一分裡，佛陀進一步解釋，真正發心行菩薩道的人，絕對不會說諸法是斷滅的。因為一旦有了斷滅見，就會否定因果的存在，認為什麼都是無、什麼都是空的，沒有過去或未來。很多人認定：「我們現在的生命就是這麼確鑿，但誰

知道死後到底還有沒有呢？」

讓我們來分析一下我們現在這個身體吧，你真的可以確定它是實際存在的嗎？從地水火風四大、或色受想行識五蘊來講，我們還在媽媽肚裡的那個生命，與我們現在這個生命，是不是一樣呢？

從我們的感覺來說，當然覺得是一樣的，可是從色法來看，就會發現已有極大的轉變。嬰兒時候的模樣，與我們現在的身型外觀，當然已經完全不一樣了，而我們精神面的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也都和小時候截然不同。由此看來，哪有一個真實的自己存在呢？或者說，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自己？

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所謂真實的自己，其實念念之間都在轉變。但這不是斷滅或虛無，只是說沒有永遠不變的真實存在，一切現象都是不斷在變化的。

可是我們眾生沒有看到念念之間的變化，疏忽了那些變化，而把念念之間的變化所呈現出來的相，當作是一種永遠不變的相，也就是當作是實有的，這就是我們真正的問題！

所以我們必須念念不住著於身心，不貪著這個身心，但

也不要掉入斷滅見的思惟中。若能如此，就是真正行菩薩道，就是真正發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心。

我們也要常常思惟，佛陀告訴我們有或無，到底真正的意涵是什麼？禪宗就是叫你從這裡去參個話頭：佛叫我們不可以認定有個無上菩提是佛所成就的，但又說它不是斷滅的，那它究竟是什麼？這樣老實去參，就叫做修行了。

總之，學佛修行，一定要步步踏實。步步踏實，並不是住著在那裡，就像上樓梯時，每一步都要踏得很穩，才不會危險，但接著又要把腳提起，才能繼續往上移動，這樣便是我們所形容的「步步生蓮」。最後成佛時，盡大地皆成蓮花！

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

「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。若復有人，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。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」「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著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」

....

畢竟空寂

佛陀在上一分告訴我們，不可以落入斷滅見，但你若又變成往相上去求，認定有佛可成、有眾生可度、有真正的福德智慧要去完成，那又是掉在眾生的執著上了。

所以在這一分裡，佛又回過來，告訴我們要知道一切法無我。佛陀從前面就一直教導我們如何降伏其心，不可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見佛。

這些其實就是告訴我們，連佛法都要遠離。非法要遠離，法也要遠離，遠離到最後，就能確確實實與一切法無我相應，真正見到生命的實相，那就是真正「得成於忍」了。這樣的成就，當然比布施充滿恆河沙數世界的七寶來得更加重要。

但我們也知道，用世間的七寶去布施，與用一塊錢來布施相比，在數量與表象上當然有差別，可是在真正的功德上卻毫無差別。因為從諸法的究竟實相來看，一切當體空寂，都是平等如如的，儘管在相上各自有其作用。

但相的作用在諸佛看來也是平等一如的，大家都沒有欠缺，而從眾生的角度來看，就有大小之別，那是眾生第六意識的虛妄分別造成的。

舉例來說，同樣都是人，但小孩子不懂事時，我們將玻璃珠與鑽石混在一起，讓他挑選，他可能就會挑玻璃珠。小孩子與大人眼中看到的鑽石，其實都是一樣的，但為何我們認為鑽石更可貴呢？這就是價值觀的影響，也就是識心的分別作用，所以一切才有高低好壞的差別。

再以食物為例，習慣吃麵包的就說飯難吃，習慣吃飯的就說麵包難吃，但外國人就覺得他們的麵包好吃啊！那就是用自己的習慣、經驗、認知來做種種的分別，而是好是壞，就看能夠滿足你自己多少為定。順你意的，你就說它好，不順你意的，你就說它壞。所以哪一個才是真的對或真的好呢？

像這樣，當我們領受諸法以後，就會產生種種計較分別，而貪瞋癡愛就從這裡產生了。喜歡的就貪求，不喜歡的就嫌棄。眾生難就難在這裡。我修行到今天，也不敢說自己能夠做到於境離相，不貪不愛。好困難啊！

但只要能告訴自己，儘量遠離這種種的分別，隨時起觀照，隨時注意，不要被自己無始以來的雜染習氣帶著跑，那麼雜染習氣就可以慢慢遠離了。

所以希望大家在學佛的過程中，儘量不要掉入我貪裡面。

「我貪」就是落在有相上，常常以自我來做為第一個考量，如此就被自我綁住，而做任何事，再怎麼努力也都很辛苦了。若在相上起心動念，你發心發得大，有時受到的反擊也就更大。

常常有人認為：我是發心來寺廟做義工的，怎麼最後變得兩邊不是人，家裡嫌我、寺裡也嫌我呢？其實並非如此。我們要知道，在任何環境裡面都要隨順因緣。事情做得不順，並不是你的錯，也不是對方的錯。並不是你的才對，也不是對方的才對。

你只需要觀照所有的因緣，對各種狀況都知道，但不住著在那裡，不掉在自他或對錯的分別裡。若能如此，就可以不受種種狀況的影響，而用更慈悲的心去包容或幫助對方。這就是菩薩的精神！

因此，佛陀從諸法實相的角度說，用無量無邊的七寶去布施的功德，還不如能夠與「諸法無我」相應的功德。為何有這樣的差別？例如做布施，你可能很努力去實踐，而這樣的布施或用功修行，也可以帶給你很多的歡喜，讓你感受到自己的慈悲心生起，自我漸漸減低，吝貪也漸漸放下。

這都算是有所領略、有所感受。可是一旦你的用功落在相上，這些感受就會隨著你的身心狀況或是努力程度，產生高低變化，而你也會在法上進進退退，無法與真實法相應。

反之，如果你的精進能相應於真實法，就可體認到諸法的實相為何，該做的你就會努力去做，並逐一克服多生累劫的習氣。如此，你的觀照能力會比以前更強，住著於相上的狀況也會越來越輕，而由清淨心流露出的功德，也就越來越大、越多了。

所以佛陀也告訴須菩提，菩薩知道自己無「忍」可成就，也不以為自己開悟了，或真正有這樣的成就，因而才能成就真正的福德。菩薩如果認定自己有所修學、有所得、有所證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薩了。

因為從諸法的實相來看，一切本來就是空寂、清淨、如如的，哪有一個我可以去成就，哪有一個法讓你去證得，哪有福德讓你去受用？

所以佛陀才在前面說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只有證悟到這樣的地步，對所修的福德無所貪著，才算見到諸法無我，才是真正得成於忍。

趙州行腳

我們隨時要覺察自己的心念，如果落在我相當中，就要趕緊把自己拔出來，去跟真正的實相相應，告訴自己：「我又掉入自我本位了，又以自己的一切為主了。」所以修行真的很難哪！

趙州老和尚八十歲了還要行腳。人家問他為什麼行腳，他說：「只為心頭未悄然。」也就是他的心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安寧。他不是早就體證到心即非心、或無心可得了嗎？

沒錯，他確確實實已經相應了，不會再顛倒或執著，可是只要還有餘生的時候，還是要依照自己的體證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一點一點把自己無始以來的雜染習氣慢慢消融，達到真正的清淨。

所以我雖然常會斥罵你們，同樣也會讚歎你們，那是因為看到你們不夠努力，或看到你們能夠真正在法上去用功。你若能學習趙州那樣不斷努力在相上去消融，就能真正體會到不受及不貪。

諸位聽《金剛經》聽了這麼久，希望大家能知道，究竟

如何修行才相應於真實的佛法。不要在聽完之後，也不懂、也不真正去修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

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

「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如來若來若去，若坐、若臥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

....

唯人自鬧

威儀是指修行成就後所現出的種種莊嚴妙相，這是屬於色法的相，而成就的當下也是寂靜的，也就是真空，所以合稱為「真空妙色」或「妙色真空」。亦即真空當下就具足種種妙色，而妙色的當下也就是真空。

寂靜並不是指沒有聲音、或什麼都沒有，而是指諸法的本體當下空寂，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，就如同默照的「默」，又稱為「靜」。這也是不得已而給的一種形容，因為反過來說，諸法如果有生滅來去，那就是很喧鬧。

但是不要因為諸法沒有生滅來去，就以為沒有諸佛或一切諸法。實際上，諸法時時刻刻都在剎那生、剎那滅，諸佛隨時隨處都在善護念諸菩薩、善咐囑諸菩薩。阿彌陀佛無時無刻都在對我們放光，在接引我們。可見處處都是很活潑的，可是活潑的當下又是空，所以我們說它是寂靜的。

從佛陀一再叮嚀和囑咐我們就可以看出，《金剛經》的每一段，都在扭轉眾生對前一段所說的修行問題可能產生的誤解。所以這裡的經文就是告訴我們，修行要在哪裡修。

一般人都以為要在禪堂裡才能修行，要打坐才能修行，要到水邊林下修，或者要誦經念佛才算修行。但是佛陀說，生命真正的實相，是要在行住坐臥中都不離佛法，也就是行住坐臥時時都在修行。

行住坐臥就是四大威儀。在任一種威儀的當下，就要與真實的佛法相應，所以又稱為寂靜。當下就是威儀，同時也就是寂靜。但我們常常在行住坐臥裡忘失了自己，這就是我們可悲的地方。

因此，不要以為「如來」是佛陀專用的名稱。其實如來就是指諸法的真實義，因為一切諸法的真實意義就是無所從來、也無所從去。我們同樣也屬於諸法，如果我們所呈現出來的一切威儀，若來、若去、若坐、若臥，也是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，那麼我們當下也就是如來。

反之，如果我們的行住坐臥等一切表現都著在有相上，掉入生滅來去裡，那就不是如來。佛陀在前面已經清楚的告訴大家，不可以色見佛、或以音聲求佛，那為什麼我們在修行時，還常常掉在有一個身心相要去修、有一個境界相可取、或有一個法要去努力修證？

現在台灣佛法雖然普及了，但一般人對修行還是非常的著相。如果我們掉落在相上，就無法自在了。所以不要以為一定要在什麼場合、或者以什麼相修才算修行。任何時間地點、任何因緣，還有你現在的任何狀況下，都可以修行。

大家不要把自己定位為：我沒有福報，我沒有智慧，或者我沒有時間，沒有合適的場合，一堆的「沒有」！真正要你「沒有掉」的東西，你又「沒不掉」。

如果把這些觀念都捨棄掉，不畫地自限，那就好了。但一般人偏偏在福德、智慧、因緣這些東西上做文章、找答案，認為自己不具足這些條件，可是貪瞋癡等種種顛倒，卻又很具足。

實際上，佛已經告訴我們，在佛陀時代的那些弟子，大多是在水邊林下修行的。那麼，水邊林下有沒有佛、有沒有經典呢？沒有啊！那要如何修行呢？

所謂見法即見佛，修行就是把佛陀所講的教法擺在心裡去用功，時時刻刻去思惟，時時刻刻儘量照著去做，這才是真正的用功！豈是一定要在殿堂裡面修才叫做用功。

佛法本來叫我們要破相，我們卻拚命的找種種相來執著。佛法說處處都可以修行，我們偏要找個佛殿或禪堂，以為這樣才可以修行。其實並非如此。因為我們這時代眾生很多，大家在一起修學，所以不能夠像以前那樣隨機教學。

若是隨機教學，就不需要在團體裡共修。你只需要問幾句話，就可以回家、或找別的場所自己去用功。但我們現在一般人習慣於團體的共修，往往執著要有一定的處所、形象、及儀式等，以為這樣才叫做修行。

西天取經

我們又常常認定佛在靈山、佛在西天，認為取經就是要到西天取，卻不知道「從是經出」就叫做無上正等正覺的大法。「是經」是哪一本經或什麼法？其實就是一切法！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任何一法都是「是經」，哪裡還要去西天找呢？

所以希望大家調轉過來，不要掉在種種執著裡，要體認到，在任何狀況下，在每個當下，你只要不住著於它，那就是修行，沒有必要遠離它。睡覺也一樣可以修行啊！

「禪門三柱」的作者菲力浦．凱普樓老師(Philip Kapleau)，在他書上提到，他曾指導一位女孩參禪。這個女孩子很可憐，年紀很輕就得到癌症，後來無法再用原來的方式打坐參禪。

凱普樓老師寫信告訴這個女孩：「修行只要念念相應於佛法就可以了，所以你可以坐著參或躺著參，在睡著或沒有精力參的時候，你就不必參。只要你一念清醒，不管什麼狀況，即使是疼痛時，你就還是繼續用功吧！」

女孩就照著他指導的方式去做。臨終前，她寫信感謝老師，說她手術後都依照老師的指導，不拘形式的修。最後生命雖然即將消逝，但以這種方式用功，讓她面對生死病痛等狀況，還能夠走過來，因此她一點都沒有遺憾。

至於一般人打坐時，都會先學習七支坐法等方法，讓自己知道該怎樣用功、怎樣調息、以及怎樣觀想。但這些方法只是前方便，只是幫助初學者在方法還無法用上手時，用這種方式來修，讓身心比較能夠安定下來。

但如果你執著這些方法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修行，才算修行，那就不對了。在任何時間下，只要我們的心相應於真

實的佛法去用功，那就叫做參禪。在用功的當下，如果身心能時時刻刻達到非常寧靜的狀況，沒有種種妄想執著，那就算是禪定。

但如果只住著在禪定上，就永遠也開啟不了智慧！你必須從定裡覺察到心中原來的清淨，體認諸法原來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。所以不可住著於任何相上，但也不可遠離一切法或一切相，反而要在種種相上去善觀它們的因緣，以成就種種的福德智慧，這才叫做修行。

〈威儀寂靜分〉就是告訴我們，四大威儀不是只有行如風、坐如鐘、臥如弓、立如松，因為你站得再怎麼威儀端正，會站得比松樹更好嗎？你坐得再怎麼威儀端正，會坐得比大鐘更穩嗎？如果不會比它好，學它有什麼用呢？坐得那麼安穩的大鐘，你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開悟嗎？當你敲它時，它就「悟」了， 因為它一定會嗚～嗚～嗚～的響。

希望大家修行不要掉在相上。對於種種的相，要時時刻刻去觀照，知道它們是因緣和合而成的，但並不是虛無的，因為空寂的相當下也就是妙有的相。

因此，不必遠離身心等種種現象。在一切現象之中，你

當下若能相應於現前的真實法，則當下就能受用它。並不是要你放下世間的一切，然後去追逐另一個所謂的真實快樂。

若是如此，那就是謀虛逐妄，如六祖所說的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。真實的解脫法，就在我們現前的身心和生活裡、在我們的家庭和社會中、以及我們周遭的種種境況裡。

一合理相分第三十

「須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，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即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即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！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」

「須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，貪著其事。」

....

妙合無合

「一合理相」是指：一個相的成立，其實需要很多微細的相、微細的因緣。例如我們現在認定的這個身心，也是從地、水、火、風等色法，再加上心法，才得以成就。所以一個相的成立，是由許多因素組合成的。

例如一個鬧鐘，要有許多零件才能組成，還要會響、又可以定時，具有鬧鐘的種種功能，才能算是鬧鐘；如果不會響，只能算是一般的鐘。此外，如果只有鬧鐘的形式，但指針卻不能移動，那就只是個壞掉的鐘了。所以一個完整的鬧鐘，不只要具備種種零件，還要有真實的功能和作用。

凡是從很多的因緣和合而產生的相，就稱為「一合相」。我們也稱宇宙為一合相，但宇宙裡面有許許多多東西，從很大的星系到很細微的微塵，也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多種物質所組成，這些我們也分別稱之為一合相。

從天文學來說，一些行星或恆星互相撞擊，粉碎之後變成星塵，在太空中飄散、旋轉，最後互相吸引，向內縮聚在一起，又形成新的星球。所以每個世界都是由最小的微塵組成的，然後再由許許多多的世界組成三千大千世界。

在這裡，佛陀問須菩提，若將三千大千世界粉碎，所產生的微塵多不多？須菩提回答說，當然非常多。微塵在形式或數量上雖然多，但我們認定它很多，是因為在實質上，微塵當體是緣起性空的。

也就是因為性空，所以微塵才是真正的多。否則如果落在一定的數量上，無論數量有多少，都只是在形象上比較出來的結果，所以還是有限的。

例如我們常稱有億萬財產的人為富翁，比起窮人來說，億萬已經很多了，但如果跟微軟的比爾蓋茲的幾千億財產來比，有億萬財產怎能算是富翁呢？在他眼前，簡直就是窮光蛋嘛！

只有無形無相才能算是真正的多、真正的大，因為它不落於一定的數量，無可限量，再怎麼心思口議，都無法竭盡其數量。所以不可思、不可議，才是真正的大、真正的多。

反之，一旦落在相上，再大、再多都可以去形容它，或以數字完全表達。我們現在知道宇宙有多大嗎？不知道。因為我們從來不知道它的邊際多遠、多遼闊，只能說它無邊無際。

又例如以前的人覺得月球離我們很遠，但以現在的科技來說，往返月球一趟，需要多少時間都可以算得出來，所以怎能算遠呢？如果算得出、說得出，都不算真正的遠。

因此，須菩提說：為什麼微塵多呢？因為微塵當體是空；若不掉在相上，才說微塵多，若落在相上，如來就不說微塵多。這些微塵眾沒有真實的存在，它們只是諸多因緣變化時，暫時存在，變成其他因緣時，也就不存在了。

但每個因緣都可以再產生另外的因緣，所以永遠生生不息，永遠在變化，而不斷生出新的相，這才算多，真正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！

前面說過，從生到死的過程中，我們從嬰兒逐漸成長，變成少年、成人，再變衰老，身心都不斷變化，一直變成「新」的東西。如果從滅的角度來說，它是一直滅下去，滅滅不已，無有止境。從生的角度來說，它是一直生下去，生生不已，無有止境。所以它的滅，不是真的滅，因為它又一直生下去啊！這就叫做不生不滅。我們要了解，這樣的生命就稱為真實的生命。

換言之，我們的生命，其實都沒有永遠的真實存在，但

也不是等同於斷滅。從生生不息的角度來講，生者恆生，我們永遠都沒有死。從滅的角度來講，滅者恆滅，我們永遠都沒有生。這便是不生不滅。

從理上來講，其實都很容易了解。那麼大家在了解之後，就要問自己：如果是如此，為何自己還會掉在身心相上，有生滅來去的恐怖和顛倒無知呢？你若這樣一直問下去的話，就叫做真實的修行、真實的參禪。就是這麼簡單！

因此，修行要懂得用佛法去用功，不要只落於身心相的清掃上，認為這樣就是在修行。內外的諸相都有生滅來去，你再怎麼掃，永遠也掃不完、掃不掉啊！

禪宗常常以「寸絲不掛」來比喻。意思就是說，心裡不要認為有一個法或有一個相存在、甚或有一個無相存在。這些都要完全淨除，那才是真正的真空妙有。

須菩提提到，佛陀說微塵很多，是因為佛陀不落於相上，知道微塵並不是究竟真實的存在。但這裡說不是究竟真實的存在，並不是否定它的存在，而是指所有的相都不是永遠的，而是由種種因緣組成。

那麼一微塵裡，又有多少「臨虛塵」呢？其實一直分下去，就沒有一個東西真實存在，而都只是由眾多因緣組合而成的。所以我們要了解，縱然將三千大千世界磨碎到像微塵那麼細小，也仍然不是真實存有的。

這是告訴我們，對於世間的一切現象，我們要如此認知清楚，不要動不動就掉在各種相的執著裡，以為真實有我、或有山河大地等種種現象的存在。

可是告訴你「無」，也不是否定它的存在，而是叫你不要執著那一份實有，知道一切只是因緣和合的，那就對了。此外，因緣也是時時處處都在轉變，某些因緣我們沒有見到，並不表示它們不存在。

世間的任何現象，時時刻刻都在變化。你若認為世界是實有的，則這個世界就叫一合相。一合相就是很多因緣和合而產生的相。那麼一合相是不是真實的呢？

佛陀告訴我們，所有的一合相都是不可說的，因為它們沒有究竟真實的存在，但它們也不是虛無的，而是眾多因緣和合而成的。當每一個因緣剎那剎那改變時，舊有的就不見了，而它們就會呈現出新的面相，所以叫做「剎那生、剎那滅」。

一般凡夫沒有這樣的智慧，把這些剎那生、剎那滅、非真實存有的東西當作實有，就對它產生貪著了。

法界一心

佛法說十法界就在一心裡。如果你現在起心動念，心念的感覺相應於某種境界時，你就是在某種法界裡面。例如你現在若能做到無欲，你就相應於阿羅漢界，無欲無求。如果你現在的心念只是想去獲得、或擁有更多，你就相應於餓鬼界，貪得無厭。如果你心裡常常充滿種種瞋恨、嫉妒、或不滿，你就相應於阿修羅界，常常像兇惡的鬼神一樣。所以人心的剎那轉變，就可以成為種種的相。

以前家師說過，有一種顯像技術，不但可以顯現人的五臟六腑的健康情形，而且一個人修行得好不好、腦筋裡常常想哪些東西，都可以呈現出來，因為照出來的光譜就不一樣。

如果平常滿心都是壞念頭，呈現出來的色彩就都是暗黑的，而真正修行很好的人，呈現出來的色彩就很優美。事實上，後來發覺所有的生物都會發光，連樹葉也會發出很微弱的光。

此外，很多領袖人物的腦波特別厲害，就像磁場有吸斥和扭曲作用一樣，可以用他的語言、態度、思想影響周遭的人。所以我們心念的力量，其實是不可思議的。既然稱為「力」，那就是無形無相；而無形無相的，仍然要藉其他的形象來顯現。

因此，聽到佛陀在《金剛經》裡所說的這些道理，我們自己就知道應該怎麼修行了。對所有的事，都不要當作實有而掉入貪著裡。所有的相都叫做一合相，一合相並非真實的存在，但也不是沒有，而是眾緣和合的。

每一個相都在生滅，但這種生滅速度太快了，快到我們根本分辨不出來。每個東西一生起來，剎那間又不見了，你能說它存在、或說它不存在嗎？所以叫做不生不滅。但這不是靜寂的、完全不動的不生不滅。

即使是石頭在那裡千萬年都不動，可是它的相仍然是在生滅裡面。相反的，風雲雖飄忽不定，時時變動，但它的本質難道就是生滅的嗎？

以一滴水珠來說，它一下子在天上，一下子在枝葉間，一下子在空氣裡，其實只是屬於因緣和合的相，哪裡有真正

的生滅來去呢？所以水滴或一切事物的來去生滅，都是你自己的分別妄知。你的心攀緣到哪個東西，那個東西的相就存在了。

這並不是否定它的暫時假相的存在。實際說來，它的存在是因為你進一步去分別它、貪戀它、執著它，它才變成存在的。一切相都是如此，本來就是生生滅滅的，本來就非實際存在的。你若把它當作實有，就會在其中產生種種的苦惱了。

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

「須菩提，若人言：佛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非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是名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」

「須菩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」

....

還諸天地

「知見不生」的意思就是，不管是對的、錯的，或好的、壞的，所有的見解我們都要放下，因為好壞、對錯都只不過是自己的虛妄分別。

佛法說「正智無智」，或說「般若無知」，所以大家不要以為真的有般若存在。如果有一個真實的般若，那它就不叫般若，因為般若就是真正的智慧，而真正的智慧就是無智或無知，正如南北朝的僧肇大師在他的《般若無知論》裡所說的那樣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，如果你認定有一個真正的無上菩提的妙法，或最究竟、最莊嚴、最殊勝的佛法，那都錯了。但也不要認定它們都不存在，否則你又掉入斷滅裡了。只有遠離一切諸相，還給一切諸相它們自己的本質，那時你才能真正見到諸法的實相。

佛陀在前面要我們降伏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諸相，但你若認定這四相為實有，那麼，你就是和它們打得鼻青臉腫，也無法降伏它們。可是你如果當下知道這些相是虛妄的，當下就遠離它們，你就可以清淨自在了。

另一方面，你若已經到了相應的地步，也不要以為這樣的見解是最好的，或者能如此修，做到沒有我相等四相，是最高、最了不起的，因為佛陀告訴我們，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。

一旦你掉入這種想法，執著只有這樣的佛法才是最微妙、最殊勝第一的，你就還沒遠離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畢竟沒有一個法可修可證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

很多人讀經，對經文所說的東西，常常是轉來轉去繞不出來。的確，我們只有用生命去實證，才能夠真正知道經典在講些什麼。我以前看這些教理的時候，都似懂非懂。分析推論起來好像懂，可是它們究竟是什麼，總覺得一片茫然。一旦真正相應的時候，就不需要再去形容了。

我最喜歡用吃榴槤來比喻這種情形：早年我在佛學院讀書時，有同學從馬來西亞帶來了榴槤糕，吃起來就跟一般糖果的味道不同。我問那是什麼東西做的，他說用榴槤做的。我問他榴槤長得什麼樣子，他跟我形容了老半天，每一句我都聽得懂，可是腦子裡再怎麼想像，也還是組合不出來。

他說：「榴槤這麼大，表皮有一粒一粒的東西會刺人，

打開後，裡面有一粒一粒的果實。那個果實，有的人說很臭，像雞屎味，又像臭豆腐味，但有的人卻說很香……。」

他怎麼形容，我都想不出榴槤的真正樣子。後來我從師範大學畢業，應聘去馬來西亞教書。那時候剛好盛產榴槤，他們就在我床下準備了一堆，我天天吃，吃到後來真是見到榴槤都會怕。但是第一眼看到和第一口吃到的時候，就發覺果然跟原來認知的都不一樣，真的好吃極了。

那個同學開玩笑說：「法師，有了它，你就會『榴槤』忘返啦！」的確，連當地的原住民都寧可沒有衣服穿，把僅有的財產——沙龍——拿去當掉，也要買來吃。

舉這個例子就是要說明，佛法講的無我，是沒辦法用文字去形容的，只有自己親證才能夠知道。等你親證的時候，你就知道它是什麼「碗糕」（台語：即玩意）了，也就不覺得「無我」有什麼了不起，因為它本來就是生命的實相，只不過你原來被自己的分別妄識矇騙了。從今以後你不會再騙自己了。

但是往昔的雜染習氣照樣在，也常常會作祟。但是作祟沒有關係，你不會像以前一樣顛倒，認為所見所聞的境相是

實有的，但還是會被它帶著跑。可是被帶著跑時，你只要一觀照，馬上就能遠離這個相。

其實差別也就在這裡。一念覺起時，那個境相當下就不離而自離，所以也不必辛辛苦苦去除掉它了。這可以比做是對疫病產生抗體，否則真的很困難。一般人都是在境界裡面跟它對打，每次都弄得遍體鱗傷，慘敗而歸。

大家生命的過程，是不是都是如此呢？可是當你了解佛法而真實相應時，遇到境界，往往只要把心念一轉，它就奈何不了你，而你也不會被它帶著跑了。

所以希望大家了解，〈知見不生分〉，並不是告訴你要沒有智慧，什麼都不清楚、不明白，變成像呆瓜或死人一樣。並非如此，而是要對一切境緣都了了明白、一清二楚，所以說「般若無知而無不知」。

《心經》也告訴我們，要照見五蘊皆空，並從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觸法等十八界開始修，再慢慢修到十二因緣，一一都照見其空，最後見到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這樣一層一層用智慧在各個境界上去修，看起來有種種的修法，可是修到最後，你若認為有所得，那就錯了，因為只有無智亦無

得，才是真正的菩提薩埵；而這樣的人，才可以遠離一切顛倒夢想，並遠離生死及恐懼。

就是因為你已經無證無得，才能夠遠離這些，否則這些雖然是假法，但照樣會把你綁得死死的，讓你不得安心。這就像本來沒有鬼，你卻被鬼嚇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心裡不應該有鬼，但我們卻常常被自己想像中的鬼鬧得惶惶不安，晚上到黑暗處去，就以為有鬼。

世間的人大多著在種種相上。實際上，就算是最高最妙的正法，一旦你著在相上，認為它們是最殊勝、最難得的，而去執取它、修證它，甚至有所成就，那也不算真正的證得，因為你還是落在有修有證的相上。再了不起，你也只是登地的菩薩，還沒有究竟成佛。

對於一切法，必須如實認知、如實見到、如實信解，而不生法相。不要在任何法上生起種種的相，例如好的、壞的，對的、錯的，高的、低的，一旦掉落在這裡，就是著相，就很麻煩。你一著相，就沒有照見五蘊皆空，就是凡夫。

如果不著我相而落在法相上，那也很糟糕，頂多只是像阿羅漢一樣，達到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

後有」而已。他頂多也只能如此，並沒有見到真正的法空。見到真正的法空時，是連所謂的「法空」這個法都要空掉，這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一切諸法皆空。

證到這種空時，也不要以為這樣就是「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」、或就是證得；你連這些都要空掉，才叫做「不生法相」。不生法相，才真正相應於諸法的實相，所以才說「是名法相」。

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

「須菩提，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；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

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」

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....

皆大歡喜

最後，佛陀告訴我們，不要在體證到諸法的實相之後，就只成為自了漢，而是應該進一步發願去度一切眾生，因為成就眾生才是我們成佛的真正目標，這就是應化。

所謂應化就是指：眾生該以什麼身來度化，我們就以什麼身來幫助他們。為什麼叫做「化」？因為無形無相、無可得，也沒有什麼可貪、可戀、可取、可做的，所以叫做化，因此「化」並不是沒有。例如飯是從米變化過來的，米和飯是不是同一個東西呢？不能說它們是同一個東西，但米煮熟以後就會變成飯，這就叫做化。

如果你掉入執著裡，常常覺得「我要做大菩薩，我要做大功德」，那就叫有修有得。即使有修有得也算是菩薩，但這樣的菩薩是有為、有相的，無法與真實的無為相應。

所以做為一個菩薩，我們要在六度萬行、種福培福上面去努力，樣樣都不能少，並認真要求自己。可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，都要不著相、無所求，只是平平實實、老老實實去做，那就對了。但是你仍然要觀察因緣，去達成最好的成就，而不以為有成就可得。

只有善識因緣、善用因緣，才能夠成就因緣。既然是因緣，就是不可得的法，沒有一個我可得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。這叫做善識、善用、善成就；能夠這樣，就是真實的修行。

所謂諸法因緣生，並不是叫你不去創造。很多人在說「我就隨緣啦」的時候，往往是一種消極的心態，以為無所作為就是隨緣。其實，只有積極去認知一切、開展一切、成就一切，而心中毫無執著或貪戀，才真正叫做隨緣。

例如外面下雨了，這樣就不要做事了嗎？如果下雨就什麼事都不做，那就不對了。在下雨天，你照樣有很多事可以做，只是戶外的事可以減少一點。並不是說遇到順境的時候，你就很會用功，而遇到逆境時，你就被打垮了、打趴了。這都是對因緣法沒有真實的了解。

我們雖不住著於一切，但要認清一切，然後進一步展現出諸法真實的功用，這就叫做化。同樣的，我們透過對佛法的認知，身心獲得種種受用之後，要化成慈悲的願力，以各種途徑或方式去幫助他人，這就叫化或應化。

佛教與其他宗教不一樣，因為佛法認為只要自己真實的修行，人人都可以成就，不需要依賴神或他力。但成就不是

為了自己個人的離苦得樂，而是為了成就更多眾生！因此，在整個修行過程中，你心中都要有眾生，不離眾生，所修所學處處都是為了眾生，不為己求！

我們心中時時刻刻要有佛法，以佛法來安住自己的生命，但是不起執著，以為「我是懂得修學佛法的人，有修有證。你們要對我恭敬供養」。

我們雖發心度眾生、證菩提，努力去實踐，但又不認為有一個至高的佛法可成就，或有許許多多的眾生要去度，這樣才真正與佛法相應。可見佛教不同於其他宗教。

人性裡面當然有許多缺憾。你若能夠真正去改進這些缺憾，那就叫做修行。所以佛法雖說眾生自性本來圓滿、清淨、如如，但並不是告訴我們無需修行。

性上雖是本來圓滿，但是我們無始以來，許許多多虛妄、染污的業障及習氣，還是要藉著薰修來消融。我們本有的清淨智慧及妙德，也要以不思議、不著相的妙薰來薰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，否則仍只是個種子，產生不了真實的作用！

當你在行的時候，不要貪戀或住著於其中，而是要做到

實無眾生可度。你若認定有真實的眾生要度，就會做得疲累不堪。你天天都要做聖人，多麼辛苦啊！天天都想去報恩，你怎麼報得完？

至於八萬四千的煩惱，你如果將每個煩惱都當作實有，都要去斷、去清除，那要多久才斷得盡、清得完！何況任何時刻起心動念，其實都在造罪，所以雖然一邊在了業障，可是一邊仍繼續在造罪。像這樣掉在相上修，就會修得非常辛苦。

因此佛陀告訴我們，真正的修行要相應於真實法，那麼修就是無修，而證就是無證。所證的是不可證的東西。可是無修並不是沒有那個修的相，不要掉入斷滅裡。至於證悟了以後，應該怎樣真正去行菩薩道，就是最後這一分佛陀給我們的教誡。

證悟以後，你不要只掉入自己的受用裡，仍然要去度一切眾生，不捨一切眾生。可是在度化或成就眾生的時候，不要以為：都是因為我，你才能夠有這樣的成就。

世間很多人常常以為自己了不起，動不動就說：「都是我提拔你、給你機會，你才有今天。你怎麼忘恩負義呢？」

這其實是你自我膨脹。一個人的成就，其實是來自於他本身的努力。

講得難聽一點，你只不過是他的一個機緣，被他善巧運用罷了；沒有你這個因緣，他可能要稍微轉遠一點。他善用你這條順風船，這就是他的智慧啊，所以那並不是你賜給他的。他自己的能力是主因，你的幫忙只是個助緣而已。

佛陀最後還是充滿了慈悲與關懷，再次用有相的東西來做比較，以教誨我們。這也是因為無形無相的東西沒辦法形容，所以只有藉由相來做譬喻和說明。

佛陀再一次指出，布施培福的福德當然大，可是只要有人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，然後持於此經，甚至只是其中一個四句偈，受持誦讀，為人演說，功德就大過於以無量七寶來布施。

持於此經的「持」，如同先前所說，不僅是誦念，而是要做到降伏我相等四相，然後行於布施、忍辱等六度，並在妙行上去相應。如果沒有真實相應於無為法，那麼所得的功德再多，也是相當有限的。真正的功德，來自於對心性及無為法的體認與相應。

所以佛陀又進一步告訴我們，若要落實在真正的修行上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「不取於相」，如如不動。因為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一旦取相，就算是法，當下也變成非法。你必須體驗一切法都是平等如如、無高無下的，一旦取著，縱然是佛法，也變成了世間法。

一切法都是如如不動的。不要將「如如不動」當做是死的東西，沒有任何活動。其實它的意思即是色空不二，或說是真空即妙有，妙有即真空。換言之，一切法都在變化，而變化的當下就是如如不動，也就是不增不減、不來不去、不生不滅。

大家可以想想，你活到現在，可能有一定歲數了，真正讓你取到或得到什麼嗎？想一想，其實也沒有，都只是你妄想心裡面的一些執著和貪念，而你的所得或所失，也只不過是因緣相的來去而已。你若知道這個道理，就能體會「如如不動」。

此外，若能常常如此觀想，就會了解所有的法都是有為法。那麼出世間法是不是有為法呢？出世間法既然是用來教導我們遠離一切生死的，當然也叫做有為法！你如果認定實

際上有有為法、也同樣有無為法，那你就是取著於法、取著於相。

夢幻泡影

最後，佛以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的偈語做總結。其實這裡所說的有為法，包括一切的法。佛陀說，不管是佛法還是世間法，你都要認清它們只是夢罷了。

我們都知道夢境並非真實，可是也不會說夢不存在，也就是不會落入斷滅或虛無裡。當你夢醒時，你知道：我昨天做了一場夢，夢到這個和那個東西。但你不會把它當作真的，因為你知道那只是夢中顯現的。一切有為法也是如此。

佛法告訴我們，一切諸法，其實都只不過是自己的妄心所呈現出來的認知。你認為它是真實的，就是因為你現在還沒從夢中醒來。當你夢醒時再回頭看，就會發現：「啊！原來這些執著和貪戀，都不究竟、不真實。」

幻術也是一樣。幻術就是我們今天的魔術。魔術師變魔術可以變得出神入化，如果你把魔術當真，你就會把魔術

師當作神來崇拜。例如前幾年有個美國的大衛魔術師，真是好厲害，可以把萬里長城變消失，也可以把好大的一架波音七四七飛機，當著大家的眼前突然就變不見了。

他這些魔術都是現場表演的，當時都有幾千、幾萬人同時觀看。那麼大的東西，他才喊一二三，說不見就不見了，看得大家目瞪口呆！

另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台灣的魔術師劉謙。他在大陸春晚節目的表演非常有趣。他從觀眾裡面隨便挑三個互不相識的人，請三人從身上各自取下項鍊、手錶、戒指，叫他們拿給大家看清楚了，然後他把三樣東西用鐵絲串起來，放在盤子裡，並請這些人都回去。

他喊一二三的時候，盤子裡的三樣東西都不見了，在他身上怎麼找都沒有，原來東西都回到那三人身上了。這些人有點不敢相信。其實平常戒指都是戴得緊緊的，項鍊和手錶也是老半天才拿得下來，但怎麼又回到他們身上，讓他們都嚇了一跳！

接著他又說：「好，請你們都坐在原位。」然後喊一二三，盤子裡面又跑出那三樣東西，他們三人身上的東西

也不見了。你說神奇不神奇？

雖然覺得神奇，但實際情況怎麼樣，我們真的講不出來，他也不肯把真相告訴我們。但我們都知道那只是魔術，把它當作娛樂，就不會當真。

大家必須知道，一切有為法就是如夢幻、如水泡、如閃電。水泡一下就消失不見，而天上的閃電，一閃即逝，毫無蹤影了。

在《百喻經》裡就有一個故事：從前有一個小公主，國王很疼愛她。有一天，國王帶她到花園去玩，花園裡有座印度式的大噴泉，噴著美麗的水泡，在陽光下泛著各種漂亮的顏色。

小公主看了非常高興，跟國王說：「好漂亮的水泡！快把它拿來做項鍊！」國王馬上答應，命令王宮裡最好的兩三個工匠來做，但都做不成。國王非常生氣，就把他們都處死了。但小公主還是吵著要項鍊。

國王暴跳如雷，大喊：「怎麼連這麼一件小事都沒人會做！」所有的工匠都嚇死了，怕被找去一定變成刀下亡魂。

這時有個老工匠自動來見國王，國王說：「好！如果你能把項鍊做好，我就賜給你最高的封賞！」

老工匠答應了，並到噴泉旁開始工作。他對小公主說:「公主啊，我年紀老了，看不清楚哪幾顆水珠是最美麗的。請公主拿給我，我再幫你串成項鍊！」

小公主聽了非常高興，一心想挑最喜歡、最漂亮的水泡，就用手去撈。但剛撈上手沒多久，就「噗！」的一聲破了。她再去撈，又「噗！」的破掉。最後，小公主知道，原來水泡雖漂亮，卻不實際，而且她撈得太累了，就沒有再纏著國王要項鍊。這件事就這樣圓滿落幕。

這就是智慧的妙用！在你沒有智慧的時候，很多事情就在那裡打結，讓你解不開，感到困頓不堪。事實上，世間的事情就如夢幻泡影，如同魔術與水泡一般，都是不真實的。但是當你住著在那裡，心中計較分別時，你就沒有智慧去處理，再怎麼轉也轉不出來了。

像這樣的四句偈都是很好的法句，大家可以把它背起來，然後常常在內心裡觀照，因為它們就是修行的真正指導。如果你能照著去做，那就是正確的修行了。不必整部經背誦，

例如你只念到般若，或念到波羅蜜，能照著去做，那就可以了。

以波羅蜜來說，對任何事，你都要善觀所有的因緣，以最恰當的方式處理它，而有了好的成果之後，不去取相或執著，願意與大家分享，那也可叫做波羅蜜。但我們往往都不是如此，都是掉在某一個相上，把它當成實有去執著。

例如韓信當年受到胯下之辱，如果當時他和那些小流氓們拔刀相向，那麼不是你死就是我傷，徒然自毀前程。當我們真正認清自己生命的實相，體認它的美好時，就會自我珍重，絕對不會魯莽行事。

一朝風月

大家都希望每天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，但是面對一些因緣時，卻很容易住著在那個相上，做種種的計較，把自己弄得很不快樂，那不是自找苦吃，愚不可及嗎？

其實，對逆的因緣，你當下可觀它是空，而對順的因緣，可以好好的成長它。你也可以更進一步，不管因緣是好是壞，都把它當作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知道它馬上就會過去。

另一方面，雖然如夢幻泡影、如露亦如電的東西並不真實，可是也很美好。例如過年過節時才會放煙火，我們明明知道那是一閃即逝的東西，可是照樣去創造它。縱然不是究竟永恆的東西，我們也不必否定它，仍要知道它本身是有作用的，所以我們才要築夢、追夢，也要生起慈悲心，以種種善巧方便來度化眾生。

就像《金剛經》這部經已經講完了，而經書也是如夢幻泡影的東西，但還是可以讓大家認識佛法，皆大歡喜。如夢幻泡影般的佛事，仍然要時時去進行，這才與佛法真正相應。

所以我們心中要常常想：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好、最清淨、最莊嚴的。不受種種事相的影響，如如不動，並且反過來，積極去掌握各種因緣，成就所有的善事。這樣才算是日日是好日，晝夜皆吉祥！

因此，在佛陀講完此經時，所有聞法者也都非常歡喜。那麼大家現在看完這本書，是否有聽到佛法呢？說有或說無，都是騙人的，都是住著在相上。希望大家不住著於相，清清楚楚知道該做什麼、該如何行，努力去實踐。願大家把聽經聞法的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，也祝福各位早證菩提！

永遠的感懷

法施功德主　許美真居士

媽媽的病，來得很突然，原以為只是個小病，卻不知無常已悄然到來，椎心的感覺與母親的緣分一點一滴在消逝中。在整個醫療過程中，我們做子女的有多種不同的聲音，兄弟姊妹間那種抱怨與無奈，卻又不知如何是好。不只是母親身心的痛苦，我們做子女的也歷經煎熬，百般憂慮與不捨。在這生死苦惱中還好

有了佛法，為了幫媽媽祈福，大家的心一下子都凝聚在一起，念佛的念佛，誦經的誦經。也因如此，我發覺大家的心才漸漸安定下來。

每周往返台中、台北，希望能多看她幾眼、多陪伴她，也多少能為她分憂解苦，我甘之如飴，因為這是為人子女應當要做的事。但是看著她病情的變化，我深知時日已無多。我們知道她想回家，最後家人決定護送母親回台北的老家，從台中出發，我們一路上握著她的手，口中誦著佛號，途中聽著她呼吸器底下微弱的呼吸聲，從她的嘴角可以感覺到她也在誦，因為要完成回家的心願，她知道這是她撐下去的力量。也因如此，不管車外的風雨交加，當下的她心是安定的。

讚歎媽媽有如此的善根福德因緣，回到台北，彷如睡著般，嘴角帶著一抹微笑，媽媽安詳的走完人生最後一程。最初有蓮友的助念，接著有法師的開示，她是如此有福報！曾記得某次佛七法師曾開示：「臨終時有人來助念，這一定是往生者累生以來結了很多善緣才感應到的福報。」

雖然距離媽媽往生已有一段時日了，但是心中的感恩卻與日俱增。感恩所有的善知識、善因緣，感恩兄弟姊妹的善解與同心協力，感恩蓮友的協助與關懷，更要感恩果如法師對我們一家人的開示與啟發。由於果如法師在作七的開示，讓家人領悟到佛法的利益。在觀念上，知道做佛事要用懷念的心、用感恩的心、用清淨的心念去誦念，這強烈的心念就能傳達給她，媽媽就會有所感應，有了方向與依靠，不會為前途感到恐懼迷惘。也因為知道做佛事的好處，所以過程中家人都用平靜的心、感恩的心去念佛、拜佛、迴向。不可思議的，那股安定祥和的力量，讓家人的心有了轉變，家人關係更堅定、和諧，更有向心力。

感恩果如法師的慈悲與傳達佛法的真實面，讓我們知道最大的報恩是服務與奉獻，從求觀音到學觀音、做觀音，普門示現。也感恩父母讓我們體會生命的無常，讓我們更珍惜當下。其實，父母隨時與我們同在，身上留著的仍是父母的血液，為報親恩，也為了報答這次所有有恩於我們的善知識，願用這父母所給的身體，能在學佛的路上與家人相互勉勵與扶持；也願在有生之年，直到盡未來際，都能發起菩提心，在菩薩

道上更精進努力；更希望天下所有家庭，在面對家人往生時，能無有恐懼悲惱，像果如法師的開示內容一樣，都能用正確的觀念做一場莊嚴的佛事。

果如法師於媽媽三七佛事的開示全文：

許老夫人以及許家的孝眷，大家午安，阿彌陀佛。

今天大家都齊聚在這裡，為許老夫人的三七來誦經、講法。我相信老夫人現在就在我們的身邊，接受孝子們誠心懇切請法師為她說法、誦經。深信此時此刻老夫人以她生前所做的一切福慧功德利益，必能以歡喜心來此聽經、聞法。並仗佛的光明，以及自己聽經聞法的功德，及本身具足的佛性，一定能得生淨土。

在這裡我們大家齊聚一堂，認真聽法、認真誦經，即是真實的修行。所謂誦經，不只是要我們對著佛陀所講的經教誦唸而已，而是要把經典指導我們的內容，從身心去落實與實踐，完全做到佛陀對我們的開示，那才真正叫做誦經，否則就如同六祖所講的「口說般若，心不行般若」，那是沒有用的，甚至如同誦得《法華經》三千部的一個弟子，縱然誦

了三千部，可是沒有真正的了悟，仍然被《法華經》轉，心不能轉經。

所以《楞嚴經》告訴我們心佛不二，每個人就叫如來。什麼叫心佛不二？意思是說只要我們的心不掉入種種分別對待裡，每個人自己的心即是真心，就如同佛一樣。

我們誦經、聽經、聞法，真實的功德來自哪裡？來自我們本來的心性裡面。人人都具足像佛一樣的妙智慧、妙光明、妙清淨，只是我們多生累劫以來，沉溺在貪愛計較裡面，使得我們自己原來的真心不能顯現，因此才會在六道裡生死流轉。因此不論是陽上的家眷，或是亡者許老夫人，大家都要做到迴光返照。什麼叫做迴光返照？就是用自己的智慧，去觀照我們原本清淨圓滿的這個心。

佛陀告訴我們只要放下一切的分別計較、貪念，當下就跟佛無二無別，正如佛證悟的時候所說的一句話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因為妄想執著、分別，而不能證得。」所以，佛陀證悟了以後，開示眾生，說佛跟眾生一點都沒有差別。但是為什麼我們墮落到變成眾生，在六道中生死輪迴呢？就只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心常常在分別、計較、貪愛，起種種的執著，使得我們沉迷在自己的妄

知妄見裡，才會這樣的辛苦。

六道的生死輪迴從哪裡來？那是我們的心妄生分別。所以才有這些苦難的果報。如果能一念相應到佛法，一念清淨，當下我們的心，就是佛心，而當下我們所見的、所處的，就是淨土。所以說念經、拜佛並不是拜外在的經或外在的佛，要念的是我們心內真實清淨的本心！清淨的真佛！佛只不過在他自己證悟以後告訴我們，說我們跟他無二無別，所以不管是誦經或修行都不可以著相，在心外求法。心外求法叫做外道，即使修得再多、念得再多，都沒辦法了解自己清淨的心，是跟佛無二無別的。只要著在相上分別，一定是生死輪迴不斷。

所以，無論是我們在座的諸位菩薩，或著是往生的許老太夫人，都要認清這點，心當下就是佛，佛就是自己的心。只要遠離一切妄想分別、執著貪愛，那與佛就沒有不同了。

因此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誦經中，要時時刻刻念佛念法。為什麼？不是為了記憶更多，而是告訴我們已經迷失了，已經忘記了自己原來具有的清淨心。所以藉著佛陀的經教義理，再重新喚醒自己，不要再迷失。所以，誦經的功德，不是來自誦多少遍，不是請多少法師來。重要的是念念能夠啟發心

中真實的內在，及像佛一樣的慈悲、智慧與願心。如果我們行為與身心都能夠像佛一樣，那麼我們每一個就都是好人。

我們用這樣的心來迴向給我們的親人，那我們的親人當下就得度，如果我們只是在外相追逐，那頂多叫做人天福報。人天福報的修行是有限、有漏的，不是真正的報恩。真正的報恩是希望能夠引導我們所親愛的慈母，能夠往生「不退轉之地」，那就是「見到我們生命裡最真實可貴的、跟佛無二無別的清淨心」那樣的境地。

真正對父母的報恩，不在於經典誦念多少，而是在於你誦念當下，能不能開啟現在的心，體悟它原來跟佛無二無別。如果能夠一念相應，那一念就叫做真實的功德。以這樣的心迴向，慈母就可以得到無上的利益。然後照這樣去修，那麼念念就在報恩，這才叫真實的報恩、真正的功德。

那為什麼要請法師來，為什麼要為她做七呢？因為雖然已經告訴我們要這樣修，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怕自己無始以來的習氣業染太深。例如在念經的時候打妄想、念經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去用功，所以請法師來給我們開示，帶領我們做一些儀式，使我們能夠專心去念誦，然後照著裡面的文義去觀想、思惟。這是由法師來帶領的功用，否則自己念就可

以了。

此外，誦念不在多少，而是你的心念要相應於佛心，那麼當下就像佛一樣有無量無邊的恆沙功德。否則你經念得再多，經是經，你還是你，那就沒有用。當我們把經念到和自己的生命相應一體的時候，真正的河沙妙德就都具足了。

用這樣的心，迴向給自己的親人，她一定能感受到如此的善功德。

不僅親人得利，《地藏經》說：如果我們真實的誦經，七分中有六分功德是誦經的人自己獲得，為什麼？因為念念都以清淨的心去念，念念都藉著佛經裡面的教誡喚醒我們原來的清淨心，所以當下是你得利最多。既然念念已獲益，每一念就有真正的願力，無論對你的家庭、對你的親人、乃至對你的事業，甚至對你的社會、你的國家，你都會用真正的感恩心，發願去照顧成就，那就是佛所說的大孝。

大孝不只是彰顯自己家族、父母的名譽，而是要用自己的身心為我們國家社會帶來實際的利益，這在中國叫做大孝。那我們佛法呢？要更進一步使我們的親人相信，也能夠體悟我們每個人的心當下就跟佛心是一樣的，這樣的功德孔子也

沒告訴我們，世間所有其他的神教也都沒教我們，只有佛陀教我們，說我們每一個人的心，都是像佛一樣的，所以這才叫不世出的功德，是原來的本具功德。所以不是在經教的多少，而是在念念之間，能不能藉佛陀開示的這些教理，真正的喚醒你生命那一份真實的清淨。當你顯現出這個清淨的時候，就不辜負父母生你、養你的辛苦，生命可以發揮像佛一樣的身心行為就是大孝。用這個功德來迴向，哪個父母不會得利呢？絕對可以得利。

所以我們今天誦經就要從這樣的意義來觀想，這就叫做導其神識。就是開導、引導我們親人的神識，使能夠生起真正清淨的心、決定的心，不再為自己的前程感到迷惘。否則叫作生死，要去輪迴。

在這一段時間內亡者的中陰身有種種狀況，一個叫做恐懼，一個是顛倒，還有一種就是不明。為什麼不明呢？因為眼前不見了，眼睛雖然有，但眼前見到的是黑暗，而且它見不到任何的人，也見不到自己的色身。因為跟著它生命很久的這個色身，突然一下沒有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它的親人、它的種種一切，它都看不到了，一切都是黑暗，對亡者來講是非常恐怖的。然後還有第二種，就是生命的大苦，中陰身是有生命的。中陰身的身體非常危脆，風一吹就散了，雨一

來就像刀劍刺身，又加上無明顛倒，使得亡者的中陰身，時時刻刻都產生非常大的不安與痛苦。

這種不安跟痛苦，很容易引起我們生命的顛倒和貪瞋、迷戀，甚至有很強的瞋恨。每每一百個人之中，往生的時候，能夠再做人的，沒有兩三個，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做修行，所以在中陰身的時候，往往就沒有力量了，會隨著眼前的境界去受報，因為一念生起瞋心的時候，千萬障門都打開了。

中陰身有五通，這個叫做報通，不是修來的。例如說生下來魚就會游泳，鳥就會飛天，那個就叫做報通，不是修來的。中陰身也是一樣，它有天耳通，有神足通，還有他心通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，當我們在念的時候，因為我們自己是她的親人，平常她聽不懂經典教理，從來沒有聽過，只要有法師來，或者我們自己盡心念，則你自己所知的一切，她就可以感通，一旦感受到，她就馬上能夠明白。這時候你們跟她有血緣關係，你們自己的心光是依佛法及一種誠懇心而來的，這樣的心是一種光明，那樣的光明，就會給她帶來一種明亮、溫暖，使她特別能跟你感應，因為你們有血緣的關係。

人在黑暗裡面會恐懼，她看到光明，也就遠離了恐懼，再看到自己的親人，然後再聽到佛法，是不是就更安定了？

尤其是她生前，本來就有接觸三寶，這個功德可令亡者遠離種種的恐懼。恐懼心不起，又能從佛法、佛號，或者經典感發她原有的善根，她自己就不會孤寂，就不會害怕，而因為你們時時刻刻替她做功德，迴向給她，也可讓她身心不再這樣苦惱。這也是陽上的孝眷做七的意義。

我們當然要很誠懇、很努力去做，但不是盲目的做，而是每一種作為都要帶有真正的修行，理也要通。我們很多人不通，只是在事相上的追逐，以為請的人越多，做得越熱鬧，甚至殺豬、殺羊、拜神，把這些當作一種炫耀，那就不一樣了。

我們做的是很莊嚴的佛事，雖然一方面仍感傷老人家已經不能再陪伴我們了，但這叫做生死無常，是本來的定理。然而我們應該要感謝父母賜給我們這個身體，我們如何再用這個身體去完成自己生命的修養，至少在人格、身心、做人方面做到不忝所生，這才是重要的。什麼是不忝所生？就是沒有給父母帶來恥辱。有些人作奸犯科，是不是讓父母丟盡了臉？

我們起碼要能夠做到不忝所生，然後進一步修身養性，使父母能夠因為我們這些子女而光宗耀祖。光宗耀祖不是說

考上狀元等等的大成就，而是人人都誇你說：「你生了一個好兒子」，為什麼？因為他能夠去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慈悲善事或公益，這樣子就又是第二步的孝。

再來是服務人群，處處為眾生。像菩薩一樣發大願，進一步把自己的人格變成跟佛一樣，那麼所行的就是菩薩道。利用父母所生的身體，從一個「小我」的完成到最後變成「大我」，這才是真正的成就、真正的盡孝。否則我們說，慈母已經遠離我們了，你要再侍奉供養有可能嗎？不可能了，但是心中要常常保有對慈母永恆的記憶、永恆的懷念，這懷念不只是擺在心裡，更要落實於身心的修行，以此身心力量的實踐，讓老人家即使已經走了，可是她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身上，繼續再發揚，這就是真正的盡孝。否則世間多我一人又能怎樣呢！

縱然我們不是在事業上有大成就，可是我們是腳踏實地的做個清白人，所學的、所知的，雖然不是很多，但是以自己的所學所知毫不保留地幫助所有的人，這個就叫做盡本分，又能真正助人，這樣就是實行真正的菩薩道。

我們不要學世俗的一些做七，只是表相上的做，我們也不只每個七才做，其實每天都應該做。怎麼做？你說我沒這

麼多時間，來她靈前誦經或做佛事，不需要。念念相應於佛心就叫做修行，就是最好的供養，也就是最好的報恩。明白嗎？

所以我剛剛講的，縱然在這四十九天裡面沒有這麼多時間在老人家面前念佛號，或者頂禮上香，換水供飯、供菜，可是沒關係，只要你的心，念念相應於佛心，那麼當下，她生的就是一個佛子，就像是我們的佛母——摩耶夫人一樣的。

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知道，老人家是我們的親人，我們永遠懷念她，永遠感恩她。但最好的懷恩，不是只有在這裡拜拜，或者做得很熱鬧，而是在自我的生命裡，立下一個更高遠的志願，在生命中設法真正去完成，讓這短暫的的生命得以充分的歷練，發現生命的真實，發揮生命真正的價值。完成自我生命的修行，就是最好的報恩。然後自己修行有功效以後，便能成為一個有力量的菩薩，去幫助別人，那就不枉父母生你，這叫做真正的不忝所生了。這樣母親就如同佛母——摩耶夫人一般能夠生下佛子菩薩，那是何其的榮耀，對不對？

所以我希望各位都要用這樣的法來共同勉勵，不管我們的親人在或不在。如果在，我們要覺得無比的幸福。常常要

珍惜這樣的因緣。

我在祖師禪林，每天都要上課五個小時，可是我每天都要從北投趕回中和，哪怕只是牽著我媽媽的手走個兩小步，我都覺得很幸福。因為我家老人家已經一百歲了，我的母親還在，所以我覺得我是個非常幸福的人。雖然我知道因緣不可能永遠有的，但是有的時候我就要永遠珍惜它，哪怕回去可能比較晚了，老人家已經睡著了，可是只要能進到她房間看著她熟睡，好像自己嬰兒時期那種安詳，有時摸摸她老人家的額頭臉頰，甚至於俯身親她一下，哪怕她睡著了，我都覺得無限的歡喜，這是任何財富都換不來的，是最大的歡樂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佛菩薩。

那我自己呢？在古人來講，六十幾歲也算是老人了。我現在已經六十三歲了，還有百歲的老母在，算是非常有福報的人。所以我珍惜這樣的福報，我也感恩天下的父母。希望我們每一位學佛的人，要常常感恩父母。

知道感恩的人，永遠不會窮困匱乏，為什麼？因為父母的愛就如同日月的光，常常帶給我們溫暖，常常帶給我們光明，有光明有溫暖，我們一定是幸福的。

現在在座的每一位，都做父母了。如果我們用父母給我們的愛，再去愛下一代，還有我們現在學佛了，更進一步用佛法去教導我們的子女，讓我們父母所生的這個身體，也像慧命一樣，能夠繼續延續下去，這也就叫做盡孝。

所以不只要我們自己做好，還要讓我們下一代知道，父母的恩不只來自父母，也來自祖先，所以叫祖德流芳。我們要知道：我們的阿公阿嬤是怎樣辛苦來的？當時台灣情況怎麼樣？他們當時怎麼培養你們？這些事你們的小孩也要知道。（就好像我常常說，在此時此刻你們不只是來這裡誦經，念念大家就走了。）雖然他們沒有見過，但是不管有沒有見過，應該利用這個家族聚會的時間，把母親如何扶養你們成長、她是怎麼辛苦、你們有怎樣的感受，跟下一代做說明，讓他們也了解阿嬤是怎樣的偉大，雖然沒有偉大的名聲名譽，可是她在我們子女的生命裡都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人。我們必須把她的精神、生命永遠傳承下去。

所以我在講經的時候，也常把家母的一些美好的身心行為、德行，以及在我生命裡面所感受、感恩的地方，拿來跟所有的佛友一起分享。

今天我們當然帶著萬分的不捨來跟老人家誦經，但是我

相信，老人家只要聽了以上的佛法開示，加上你們所有子女親人對她的深恩的永遠懷念，並從你們每個人身心行為上，做出最好的一種表現，我相信她的在天之靈，是永遠歡喜的、含笑的，會覺得自己這一生的努力，果然沒有白費。

你不要以為她不知道，她現在是最知道的時候，懂嗎？你們一起心，一動念，她都了了清楚，所以這個時候我希望每一個人都用最誠懇的心專心念經文，然後也用最誠懇的心來請求佛菩薩，接引老人家往生善道。當然最好是去西方極樂世界，親近阿彌陀佛，得不退轉。

簡單說到這裡，等一下我們準備誦〈普門品〉。〈普門品〉的意義是什麼？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以他的慈悲、願心普照到每一家、每一戶、每一個人，令他們都離苦得樂；然後每一家、每一戶、每一個人也要像觀世音菩薩那樣，把慈悲智慧用出來去關照自己與別人。能夠用出來的人最有福，也就能得到佛菩薩最多的護念。

因此，我們不只是念這本經，希望我們自己，每一人、每一家都能夠學習和效法觀音菩薩的慈悲，希望自己就是觀世音。不僅在家中擔負起自己這一家的苦難，家人所有苦難我們都要擔當，我們也要處處聞聲救苦。普門是指什麼？面

對每一個家庭裡的一切苦難，我們也要效法觀世音菩薩去聞聲救苦，這就是誦〈普門品〉最重要的意義。所以重點不在你念誦多少，也不在你念誦得多好，而是你有沒有用你的心去真正的感受，你心裡如果有佛菩薩，你就永遠不會窮困，也不會出問題。心裡沒有佛菩薩，當然你什麼行為都做得出來。但是只要心裡有佛菩薩，自己就能常常感受到佛恩佛德。我們也常講到諸佛的護念，《阿彌陀經》常講到十方諸佛常護念我們。我們心裡只要有佛菩薩，諸佛就能護念我們；假如心裡沒有佛菩薩，當然就感受不到佛菩薩的恩德。

希望家家戶戶都有觀世音，人人都要做觀世音，那麼國家社會及每個人一定都能安定祥和、快樂無憂了。

所以我們要效法〈普門品〉裡的觀音妙智力與慈悲，先從自己的生命去完成，然後變成觀世音的化身，處處去幫助自己的家人，去幫助所有的朋友，幫助所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，讓他們都得到究竟的快樂，這就是我們做為佛弟子應該努力去實行的。雖然不能做到那麼圓滿，可是只要能這樣的發願，一步一步走下去，一定會成就的。

在這裡祝福大家，吉祥如意，也祝福許老夫人，往生淨土，上品上生，阿彌陀佛！

歡迎加入
「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」
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！

「佛法這麼好，知道的人這麼少」，所以發願讓所有的人，都能夠體驗佛法的好——這是聖嚴長老學佛弘法的初發心，也是聖嚴長老一生奉獻、實踐的寫照，更是他老人家對僧俗四眾弟子最深切的咐囑。

祖師禪林做為一個專修祖師禪法的道場，以承當聖嚴長老的願心「發揚漢傳佛法，篤續祖師心燈」自勉，結合經教義理、漢傳祖師禪法的特色、聖嚴長老的教誡、以及果如法師的修行體驗為指引，定期舉辦念佛、默照、話頭等禪修訓練，弘講經典及公案語錄，並以不拘形式的茶禪、攝影禪、書法禪等生活藝術禪坊，誘導學人在生活中親近禪法。

為了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，祖師禪林所有的講經

說法、禪期開示、小參請法、對談內容、活動過程，都需要文字和影音的紀錄、整理、流通和宣揚，亟需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。「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」油然而生，非常需要您的護持，和我們一起共同承當聖嚴長老的願心。

歡迎您定期定額捐款贊助，或不定期隨喜護持，弘護影音文字法寶流通，功德無量！感恩您的發心願力。

現在就加入「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」，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！

詳情請洽祖師禪林知客處：

電話：(02)2891-5205

傳真：(02)2891-5317

法施功德會專用匯款帳戶：

萬泰銀行（代碼 809） 土城分行（代碼 0256）

戶名：祖師禪林 / 帳號：025-11-81388-0-7

Account Name: Chan Cultivation Center

Account No.: 025-11-81388-0-7

SWIFT Code: CSMBTWTP

Bank: Cosmos Bank, Taiwan (Tucheng Branch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萬古的呼喚：金剛經妙義 / 果如法師著. -- 初版. --
臺北市：祖師禪林, 2013.10
430面；21×14.8公分. -- (經典系列；1)
ISBN 978-986-89467-2-9(平裝)

1.般若部

221.44 102019439

經典系列 01

萬古的呼喚－金剛經妙義

作　　者　果如法師
出 版 者　祖師禪林
發 行 人　釋果如
文字編輯　謝安健　沈麗文
聽打稿潤稿　林聖國
錄音聽打　陳可秀　黃佩芬　李尹元
　　李麗珠　陳儹仁　孫守丕
照　　片　江思賢
　　P.1、2、4、44、58、77、89、126、135
　　172、183、198、215、252、279、287、295
　　303、341、354、363、381、389、403、421
　　張振興
　　P.43、143、288
責任編輯　謝幸容
設計排版　傑崴創意設計有限公司
發　　行　祖師禪林
流通處一　祖師禪林
地　　址　台灣台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198號
電　　話　02-2891-5205
傳　　真　02-2891-5317
流通處二　玉佛寺
地　　址　台灣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57號
電　　話　02-2222-7290
傳　　真　02-2223-9682
初版一刷　中華民國102年10月
ISBN　978-986-89467-2-9
工本費　400元